

風報叢書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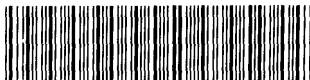
新浮生六記

藍白黑著

第三集

影藝出版公司刊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4 6041B

著 黑 白 藍

新 浮 生 六 記

第一 章 靈 感 記 趣

(3)



影 藝 出 版 公 司 刊 行

新浮生六記

藍白黑著

第一章

靈慾記趣

(第三集)

小蘭忽爾放聲格格笑。笑則斷斷續續，飄逸清脆，有如發自繫於鶴尾之銀鈴，駕風飛去；故其音符先由高而低，再由低而遠，終則愈飛愈遠，邈然不可捕捉！余聆此種輕佻之笑，心胸驟爲熱浪所襲，而血管細胞，亦隨之增高溫度；因是全身柔軟似絲，一若灌酒微醉，幾至無法自持矣。余以下頷俛其右肩肩頭，並以面龐頻頻摩其粉頰，悄然與言曰：『汝之笑，發於咽喉，出諸肺腑；此笑彷彿一支動聽歌曲，或一首美好詩詞，聞後不啻已盡四瓶莊源大之葦葦燒，教我遇身渾陶陶矣！』小蘭亦以粉頰，頻頻摩擦余之面龐，柔聲曰：『葦葦燒尙未開瓶，汝已先感醉意；此則所謂酒不醉人人自醉也。』余喜其出口成章，欣然應諾曰：『對哉對哉，目前之我，果屬酒未醉人人自醉也！然按此句下文，蓋卽色不迷人人人自迷，設指此語兼以喻我，尤無不當。職是之故，四瓶葦葦燒今雖呈現目前，而我亦有飲酒以待天明之意，其奈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又加之何？』小蘭睜目問曰：『醉翁之意既不在酒。那末請問醉翁。現在目的爲點啥？』余迅速答曰：『欲藉酒後興緻，泛舟一遊杭州之西子湖也！』既而余之二手，遂捨雷峯保俶二塔，作蜿蜒直下之勢；迨及中途，故意囁曰：『西湖到底來拉啥地方，還要請儂做做嚮導，領領我去好哦？』

小蘭立即移其擱置榻間之手，攔阻腹際，天真答曰：『弗要攪七念三哉！我身上啥地方有啥西湖，儂也脫煞會講笑話哉！』余圖突破此種臨時防禦線，乃竭力推其橫攔腹下之臂。小蘭則吃吃笑甚，堅不將臂撤除。余曰：『儂說儂身上無不西湖，兩隻手爲啥攔拉此地？是則欲蓋彌彰，可見手之下，必爲西湖風景區也！』小蘭呼吸，益見短促頻繁，嘻嘻笑曰：『謝謝儂，不要再動手動脚哉！西湖也好，南湖也好，祇要表少爺歡喜，慢

慢交統統會送撥儀，有啥心急出來？現在儂先揩面揩身，再喝幾杯老酒，其餘事體，等一歇同儂談。儂有阿好？』余不從，繼續試探進攻。詎小蘭蹲踞已久，腿漸痲痺，結果不支而踣，余猝不及防，竟隨同倒臥地上。

余起，且扶小蘭起。小蘭起則退坐木椅間，靛腿不輟；且靛目投余白眼，粲然曰：『表少爺窮凶極惡來邪氣，好像前世弗會白相過西湖！如今害得我兩條腿，酸是酸來；所以罰儂跌脫一交，我也開心！』余僞示不悅，曰：『偷鷄弗着，餓脫一把米，真真倒霉。西湖嚙不碰着，却先翻一個跟斗；恨起來，跳出窗口，翻到草地上去！』小蘭低聲問曰：『光火哉是哦？啞晴晴，馬馬虎虎算哉！總而言之，我今夜一定依儂，決弗使儂失望就是！』余含笑點頭諾之，且輕輕鼓掌，僞向小蘭讚許曰：『儂能够鑿貌辨色，看風扯蓬，真叫做聰明伶俐，乖是乖來！阿拉既然要好，格齣戲弗能弗唱；如果弗唱，儂個喉嚨口癢來些，我喉嚨口也癢來些；一癢，即使不唱，今朝睏覺也，困弗着個！何況早眼試驗，讓我心裏有數脈；否則一隻保險箱，到底阿會出過毛病，叫我那哼可以曉得？』

小蘭兩 蒼蒼無光，遲疑言曰：『表少爺將來，阿會攢脫我哦？試驗嚙不關係，祇要表少爺心裏明白，我樣樣色色都願答應。不過，我倘使嚙不錯處，希望儂弗要變心！』余曠曰：『閒話一句好哉！』小蘭曰：『少奶奶方面，因為我有言在先，日後當無任何問題！然處小姐之事如何，司徒小姐之事復如何耶？』余初無表示，小蘭續言曰：『適在廚房蒸煮滴鷄咖啡之際，吾嘗思及司徒小姐所引起之糾紛。我因不知此，紛內幕，自不敢試作斷言；苟以處小姐之含淚欲哭，悒鬱幽怨之情形觀，則又不難透窺個中真相一二也。處小姐溫柔而又美麗，堪稱世上稀有之絕色女子，縱屬一髮一睫之微，亦莫不惹人愛憐。此等標準漂亮人物，表少爺一旦棄之，不覺可惜耶？』余若無其事，答曰：『司徒美則美矣，非處女焉；處小姐美麗之外，再加溫柔，我雖有愛之之意，其奈又非處女也！既已不處，縱屬月裏嫦娥下凡，亦如喫飯小菜中缺少辣椒，吊弗出十分胃口！目前主要關鍵，似盡繫於少奶奶一身；今午少奶奶借汝密商，究係何事，此時汝應爲我詳述，用以驅除吾之心頭狐』

疑！」語畢，並擊桌速其說明。

小蘭以齒頻啃上下唇瓣，沉思不語。余再三慫恿之，乃期期艾艾答曰：「少奶奶嘗千叮萬囑，命我切莫宣佈，按理我宜守口如瓶，不可透露。表少爺今既一再探詢，設仍繼續守祕，勢必使汝不悅。左難右難，是誠難上加難！」余解釋曰：「汝能守口如瓶，確屬人類美德之一種。但遇事務須權衡輕重，分別親疏，倘或固執不變，一視同仁，雖似面面顧到，實則面面不周耳。姑以我言，爾我日後之關係，當較少奶奶密切；若少奶奶，無非汝之主母也。世上祇有千年朋友，嚙不千年東家，格種道理，儂阿曉得？」

小蘭果張唇而笑，天真言曰：「那末講撥儂聽好哉，但是儂弗能再搬嘴舌，曉得哦？」余許之，小蘭低聲宣佈曰：「少奶奶答應我做媒，要我嫁撥表少爺！我覓表少爺那啻會討阿拉鄉下人做家子婆？少奶奶却對我說：自有辦法，包儂成功！」余曰：「滑稽哦？少奶奶爲我娶妻，好像變成我個姆媽哉！」小蘭笑甚曰：「還有一樁事體！」余詢之，小蘭又宣佈曰：「再俟數日，此間尚有傭婦侍女各一人，將被辭歇！蓋因有彼等在，少奶奶深恐表少爺顧及顏面，拒其做媒也。」至此，始知張之手段，確未出余所料。遂欣然趨前樓小蘭在懷，與言曰：「少奶奶肯幫阿拉兩人忙，真是刮刮裏個叫！來來來，我來替儂脫衣裳，馬上上床，大家先個個舒服，寫意一歇。我面孔寧可弗要搽哉，老酒更弗要喝哉！」語已，且伸手爲其襯衣。

余爲小蘭襯衣，無非虛張聲勢而已；兩手雖舉，初無實際動作，用意仍在測驗彼村姑之心理及態度。詎小蘭兀坐如故，不稍躲避；僅微仰其首，含笑注視余之面部，意似覘余如何處理此一當前問題。時小蘭所衣者，卽士林旗袍，余先爲其解除頸下之鈕扣，然後循序及於第二顆；二顆既解，小蘭猶無表示。余乃試以左手，自彼右襟之開縫處探索入內；蓋知侍女捨旗袍而外，未嘗穿有片襦之褻衣也。

余之手指，甫觸小蘭右胸，覺其肌膚汗珠濡然，滯澀無比。因借故縮手，戲之曰：「小蘭屢次速我洗面沐身，儂自家爲啥汗酸臭來邪氣？上面既然搭搭滴，下面當然更搭搭滴；上面搭搭滴嚙不關係，下面也搭搭滴，

那就倒足胃口哉！」小蘭媚眸笑曰：「方在廚下，爲汝舉火蒸鹵鷄並感咖啡，以是置身熊熊火光之前，汗流浹背矣。表少爺今既嫌我髒，稍待俟汝洗滌畢，吾亦需赴廚下，一淨我之身體也。」余問曰：「淨身何必入廚下？脫光仔立在灶司菩薩面前，菩薩一定要交十年馬褲運！」小蘭天真幌腦曰：「綢好電燈泡浴，菩薩那能看得見？」余曰：「菩薩眼睛邪氣尖，黑頭裏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現在時勢，弗比從前康熙皇帝受光，人既嚙不好人，菩薩亦無好菩薩；菩薩看看，萬一忍弗住，那末毛病一出，將來養出一個小菩薩來，那末折空老壽星哉！」小蘭撕唇笑曰：「去去去！吹哈短命牛皮！」余曰：「實則浴於此室，不必含噪也。設汝未能盡除污垢，吾願相助一臂之力，爲汝按摩。吾雖非混堂擦背出身，自問按摩手段，高人一等；屆時當使小蘭潔白之肌膚間，不留一粒污點焉！」

小蘭別臉不止，頻頻羞余曰：「堂堂大少爺，堂堂報館裏向寫寫文章先生，啥事還好人弗要學，要學擦背？」余笑甚，詰之曰：「助汝潔身，完全自願，汝亦反對耶？」小蘭曰：「我自家有兩隻手，不必儂來幫忙。我個身體，裏裏藏藏來些，勸儂省省哉！」余曰：「吾不嫌汝髒，汝蓋無言矣！何況正因汝汗甚，吾始願爲汝洗滌。緣我素來有潔癖，倘不親自動手，心裏總有一眼膩仔相。否則吾爾酒後縱然同床，請儂離開我遠一眼，我真弗高興碰着儂個身體！」小蘭略思曰：「直梗看來，如果弗答應儂，儂又要發脾氣哉，是噠？」余應曰：「此誠知己之言也！」小蘭粲然曰：「好罷；統統答應儂，儂先揩面吃老酒！」

余乃襪襯衫及西裝長褲，就盆洗面。洗面既罷，小蘭又命褪汗搭，兼以揩身。余笑而從之，俟竟事，小蘭復授余繡花拖鞋一雙，且囑除履除襪，以盆中污水滌濯二足。余仍點首順其意，不稍反對。既而揩拭畢，余坐椅閉門曰：「面孔汰好哉，上身汰過哉，兩隻脚亦汰清爽哉；一個身體汰仔四分之三，還有一段地方，啥事體弗喊我汰？格一段場合，雖然不及儂齷齪，要汰索性一起汰汰，儂看好噠？」小蘭掩唇俛腰吃吃笑，低聲曰：「儂要汰，儂汰好哉！今朝馬馬虎虎汰汰，明朝等亞爾曼出送，儂再到三層樓，寫寫意意恁個浴！」余曰：「

亦是亦佳！今吾行將脫除襯褲矣，汝且閉目背我而立，千萬弗要偷看西洋鏡！」小蘭睜眸反問曰：「我暫出室迴避五分鐘如何？」余不然其說，曰：「汝姑留此！如欲出室迴避，我必不歡也！」小蘭凝目沉思良久，方毅然應曰：「好個好個！那末儂要快一眼，而且弗可以同我打棚，聽見哦？」

至是，小蘭果面壁而立，不敢回顧。立多時，未見余有任何動靜，催曰：「表少爺到底來拉做啥，快一眼好哦？」余默默無應，唯肅然以坐，欣賞其背部之線條。嘗覺女侍身段各部，均整合度，闊狹有緻；外衣雖寬，未嘗剝削曲線之美。而其曲線，且復塗墜濃厚之健康色彩也。又歷多時，小蘭再踉足催曰：「表少爺存心同我開玩笑哉！我又弗是讀書學生子，那能罰我立壁角，阿要滑稽哦？」余僞稱曰：「快哉快哉！」小蘭曰：「那哼嚙不一點聲音，儂好像弗來拉汰身體！」余曰：「千萬不可回顧，我之褻褲業已褪除，刻正一絲不掛，全身赤裸裸矣。汝苟欲偷窺，則此處之西洋鏡，殆爲前未之見者，看看將要駭煞哉！」小蘭聞言格格笑，笑則周身顫動，狀似無限愉快。

余遂躡足至小蘭之後，驟然捉其臂，問曰：「阿要看看西洋鏡？西洋鏡嶄是嶄來，看看有儂滿意！格種西洋鏡，愈看愈有滋味，越看越有勁道；所以少奶奶看得已經着迷哉！現在撥儂欣賞欣賞，讓儂也能見識見識！等脫一歇，儂個西洋鏡，不妨撥我看看，大家算是交換好哦？」小蘭笑益烈，掙扎不敢回視，僅斷續言曰：「吾無西洋鏡，何須交換？縱或有之，則我有，少奶奶亦有。汝已見之於少奶奶，固不必再求之於我也！」余曰：「以吾預料，少奶奶之西洋鏡，將不逮汝富有趣味；蓋其西洋鏡早已拆穿，汝則未也。」小蘭天真問曰：「同爲西洋鏡，有啥分別出來？」余曰：「差別之巨，非言語所能形容解釋者！稍待吾倆研究之際，我當盡可能爲汝說明。」言已，余以左手摟其小腹，曰：「再下三寸，西洋鏡在焉！今先供我手一試，以手代目如何？」小蘭果恐余之手指，將下移三寸叩其西洋鏡之門戶，急個儂變折腰部，且出一掌防護其地。余笑甚，搖曳其肩曰：「儂用一隻手，擋沒西洋鏡，氣量小是小來！實則儂不用手擋，我也弗會動手動脚；反正今朝夜裏，

遲早總要交換着看明白，我又何必心急弗煞？」小蘭曰：「表少爺閑話真多！」余曰：「我遭少奶奶鋼禁斯室，若無汝伴我，我將氣得嘔血矣！汝此際倘不借我談談說說，稍求宣洩內心煩悶，則我寧願上吊自殺哉！」

小蘭聞余忽出此言，驟然回首探視，方知余之裝褲未褪，竟撒嬌舉其雙拳，頻捉余之兩肩，刺刺言曰：「儂壞來！儂壞來！害我立仔交關辰光壁角，到底算啥意思？」余告以方在欣賞渠之背部，抑譽其背部曲線殊佳，足能媲美一般閩閩千金。結論則曰：「苟以汝之軀體各部，作綜合觀察，則線條之美，少奶奶固然弗及，處小姐則亦遜汝遠甚焉。此種健美體格，倘能盡褪所穿，供我作人體寫生之模特兒用，吾自信將恃此畫一舉成名，紅遍整個海上也。」小蘭曰：「脫光仔撥儂畫畫，阿要難爲情？」余曰：「世界上絕無難爲情之事。樣樣色色，起初想想都蠻難爲情，等到動手去做，就一眼嚙哈難爲情哉！譬如阿拉兩家頭，等脫一歇睏在一床，儂現在想想，一定邪氣難爲情是哦？然而到仔伊個辰光，包儂面皮老起來，格句閑話儂阿相信？」小蘭瞳光閃閃，含笑不語，意似沉醉於未來一幕事件之幻想中矣。

既而，余乃就小桌而坐，囑小蘭於榻下出菜烹燒一瓶。小蘭欣然應命，並設法啓瓶爲余注酒於杯，指杯告余曰：「最近接家書，囑我回鄉一行。昨日特向糟坊市酒四瓶，兼辦毛巾香皂之類若干，歸以贈送隣居。初未料此酒竟爲表少爺先飲，明日唯有再購一瓶補缺矣。」余詢以行期，小蘭略思答曰：「本來就想日內動身，現在却要打消哉！」余知其心理，問曰：「緩歸之意，吾知必係爲我，其然耶？其非然耶？」小蘭抿唇而笑，矍曰：「弗是弗是。儂又弗是仙人，儂那哼能够猜準我個心事？」余不與辯，舉杯一飲而盡，小蘭欲奪杯，時已不及。余眇目示意，曰：「老酒喝飽，可以振作精神，否則吾將無力泛舟遊西湖也！」

余一杯既傾，欲取瓶再注，小蘭急執瓶在手，幌腦止余曰：「素知表少爺不善飲酒，每每一口而頰紅，半杯而微醉，若盡一盅，則必酩酊不醒人事。今夕對酒，不特作牛飲，飲且迅速，態度大異昔日，究爲何故耶？」余笑曰：「吾已言之在先矣！稍待我將泛舟遊覽西湖，此時不能不借酒助興。蓋西湖之湖面至廣，勝迹特多

，若不涉足則已，否則自非準備充分時間，準備飽滿精神，不足以言暢遊。」小蘭高擎酒瓶，堅不授余；腮間之笑意則甚盎然，而尤以兩瞳，忽爾迷離朦朧，蕩漾濃厚之熱情。余顧而樂之，復補充曰：『謂汝彷彿杭州之西湖，可稱恰當之至！西湖爲中國僅有之風景區，匪止著名於東方，則世界各國，亦莫不一致推崇，讚美備至。其地之風景，純出天然。湖光山色，交相映輝；幽壑流水，互爲媲美；徜徉山水水間，觀感固時時不同，趣味亦處處迥殊，一經入山探勝，必有樂以忘倦之味。至若少奶奶處小姐等，雖非絕無風景可提，惜乎皆屬太湖或鄞陽湖之類，唯見巨風颳颳，大水淼淼，泛舟其中，倘不窮拚性命，幾難控制；縱有若干趣味可言，趣味亦因此而大打折扣矣！』

小蘭昂首側耳，味殊津津。迨余之言告一段落，乃又提出處小姐問題，揚眉言曰：『表少爺同處小姐有過花頭是哦？如果我做男人，我決弗肯放棄處小姐；處小姐直梗漂亮，又直梗溫柔，表少爺將來阿能够摺脫伊？』我聞小蘭所指，不禁佩服其謹慎細心，立即加以說明曰：『吾指處小姐之湖面，多巨風亦多大水，乃猜測之詞，事是否如此，不得而知也。我與處小姐之感情良佳，彼嘗屢次邀余登舟，遊其湖面，而余則因渠係有夫之婦，山湖已成私產，以是始終未曾鼓起勇敢，冒險一遊。尙希勿以處小姐之事，介介於懷；緣吾行將取得西湖之產權，於願已足，自茲不作他想矣！』

余言訖，續向小蘭取酒瓶，小蘭仍拒而不與。余薄責之曰：『此時我之情緒，十分痛快，汝若殺我風景，我必不懽！昔日我與老酒，固然無緣，今夕即非求一暢飲不可；倘或飲而醉，醉而有如死豬，心裏向還是交關開心。不然，雖遊西湖索然無味，儂曉得哦？』小蘭雙手抱瓶，呆思有頃，柔聲問曰：『老酒儘管喝，我又弗肉麻！不過慢慢交喝，少喝一眼。省得喝醉仔，明朝少奶奶罵起我來，叫我那哼答復？』余含笑諾之，小蘭果又開瓶，爲余再注一杯，我端酒在手，稱譽之曰：『對呀對呀！直梗肯聽閒話，才是我格好妹妹哉！』小蘭張脣而笑，余又曰：『讓我喝完九杯茶荳燒，我必動身往杭州，白相西湖去哉！吾計劃自湖濱公園登舟，先經外

湖，再入裏湖，然後取道而至湖心亭，儂阿同意？』小蘭曰：『我弗曉得！』余向其招手曰：『儂先過來讓我研究一下。湖濱公園現在是春天，還是冬天，倘使冬天，一定無花無草，交關冷清清也！』

小蘭不解余意，欣然奔至余之身畔，以一臂攔余肩上，媚然問曰：『表少爺要想研究點啥？春天那哼，冬天又那哼？啥叫啥無花無草，又啥叫啥交關冷清清？』余回首斜視，集中目光於小蘭之小簷下，且以右手食指，遙指目光注視之處，含笑與語曰：『所謂湖濱公園，實即湖濱花園也。湖濱花園，位於西湖之旁陸地上，其他蓋即鄉人所稱之堤岸者是。然余不稱堤岸，而稱湖濱公園，目的在於拍拍儂個馬屁耳。』小蘭聆余如是解釋，恍然而悟，不禁吃吃笑甚，以拳輕擊余之肩，天真嚷曰：『曉得哉！曉得哉！儂真壞來！格種閒話，講得文納，誠來邪氣，如果弗拆穿，隨便啥人都猜想弗到，儂所講個原來是指迭種地方。聽聽蠻文雅，想想就覺着有眼惡形惡狀哉！』

余遂樓之坐余膝間，舉杯命其飲。小蘭搖首幌腦，燦爛笑曰：『儂說喝老酒，喝仔要遊西湖。我又弗遊西湖，喝啥短命老酒？』余乃置杯於桌，樓之益緊。並吻其粉頸，低聲問曰：『照儂閑話，儂也歡迎我游遊杭州，白相白相西湖是噠？』小蘭因以其頰貼倚余之面龐，出親暱之狀，謂余曰：『白相就白相哉，嘴巴浪何必一徑嚙嚙嚙？我噠不講弗答應儂，也弗會講答應儂，為啥一口咬定我是歡迎儂？』余不與之辯，唯頻頻以左頰摩擦渠之右腮。時余為杯酒所釀，心絃之跳躍，已蓬蓬然可聞；而全身尤灼熱異常，如患高度熱症。余自知雖無醉意，然沉醉之階段已未遠。况與小蘭耳鬢廝磨，致有一種微妙之快感，通過整體細胞；論其力量，似更甚於杯酒萬千倍，遂使余醇然不克自持，先酒而醉矣！

小蘭之頰，任余摩擦有頃，方略後昂其首，凝眸向余睇視，嚙嚙笑曰：『儂面孔介熱，又介紅，有眼酒醉哉是噠？而且蓬冬蓬冬，儂心跳得蠻蠻噯！』言訖，舉咖啡壺擬為余傾注一杯，旋覺咖啡已冷，問余曰：『咖啡弗燙哉！馬馬虎虎先喝一杯止渴，等一歇再替儂去重煮一壺阿好？』余之口腔，果甚乾燥，唯不欲取咖啡

止渴，乃搖首示意，令其弗必傾注。余曰：『第二杯酒，猶未點滴沾唇，暫時不必吃啥咖啡，還是多喝一點茶芽燒。』小蘭反問余曰：『既弗會喝酒，何必多喝？』余曰：『汝之年齡尚幼，安能明瞭個中道理耶？吾嘗爲汝言之在先，遊西湖必須借酒助興，若喝咖啡，腹中之酒將被沖淡，興趣行將大打折扣也！』至是，余復擎杯續飲，一飲又盡一杯。第二杯既下，余之咽喉辛辣無比，腦漸昏沉。但仍竭力鎮靜，緊拽小蘭之腰，問曰：『儂應該不老實實告訴我，儂個湖濱公園，花草有啵？花草多噴？』小蘭垂首吃吃笑，拒不答復；余大聲催之曰：『儂如果再弗回答，我要親自動手抵其地，考察一番矣！』

小蘭立即交叉雙手掩腹下，聳肩吃吃格格笑，笑則顫動不已。其因係坐於余之膝間，以是彼動而余亦動，其勢有如能傳染者然；余遂隨之動而笑，笑則張口如彌陀佛時，小蘭兩掌雖掩，防守不嚴，苟予以突擊，仍不難排除障礙，直抵目的地。余目光炯炯，顧其所掩之地良久；小蘭忽擺動二足，出天真表情，告余曰：『阿要拿面鏡子，撥儂照照？儂兩隻眼睛裏向，統是血筋，醉得已經弗成樣子哉！弗會喝老酒，偏生左一杯右一杯，簡直當酒是白開水，阿要歎大？現在儂個眼睛骨落落，滑稽真是滑稽來！』余之頭腦，原已沉沉而昏；今復顫動多時，酒性益往上湧，幾欲噁心作嘔。余竭力抑制，猶以湖濱公園一語，向其調笑曰：『依我研究，汝之湖濱公園，目前當在初春季節。初春花草，方告抽綠，其地觸目盡皆稀疏嫩芽，不蕭條亦不繁茂；未若隆冬或盛夏，非不及即太過也。我之臆測如是，弗曉得講得阿對？』小蘭閉唇無語，余呵指伴搔其癢處；小蘭懼搔，始吃吃然嚷曰：『慢慢交自會明白，何必多問哉？儂說是春天，也許偏偏在冬天！』余睜目問曰：『若在冬天，蓋即一眼無啥陰矣？』小蘭復儂余左肩笑曰：『倘在夏天又如何？』余應曰：『夏天枝粗葉繁，蔭影交錯，其地足能避暑；登其上，有如登身普陀山也！』小蘭抵唇問曰：『表少爺喜愛夏季，抑喜愛冬令？』余答曰：『各有趣味，烏可一概而論。設嚴格以言，冬令花草雖告枯萎，尙無寂寞之感；緣其開湖泉潺潺，山壑幽美，稍可補其不足焉。』小蘭兩瞳閃閃，狀似思索；思索有頃，忽舉手擰余之腿，嘻嘻然曰：『表少爺身爲護』

書人，故出言吐語，奧妙無窮。他人若不深入熟思，殆不明汝所形容者，乃指此等地方也。閑話壞是壞來，我真弗要聽！」

既而，余復取瓶注入酒杯，甫滿一杯，又一傾而盡。小蘭視余酌酒，大表不滿；乃持瓶搖曳，指窗外曰：「儂如果再喝，我要拿瓶擲到窗外去哉！老酒直梗喝法，等一歇發起酒瘋來，撥三層樓亞爾曼曉得，那哼弄法？」余聞小蘭提及董事，亦覺其言良是，遂棄杯起立，倒榻間而臥。迨登榻，余招小蘭曰：「火速過來！阿拉馬上要遊杭州，陪儂白相白相西湖哉！」

小蘭置酒瓶於案頭，旋審察瓶中所剩之容量，回顧媚笑曰：「一瓶茶壹燒，被汝飲其大半矣。昔日，表少爺首次偕少奶奶在餐室對尊，未竟一盅，卽已醉態畢露；後且知覺盡失，呼呼然蜷曲臥於二樓起坐間之沙發內。由是以觀，表少爺之不擅飲，業有事實證明於前。不料今夕，汝忽一變而爲筵上英雄，不飲則已，飲必盡一大杯；抑又續進一杯無難色，一若量宏如海者。前後對照，判似兩人，其屬昔日故意佯醉藏量耶？否則，今夕倘非蓄志酗酒求醉，則表少爺之飲量，堪稱驚人矣！」余曰：「千句拚一句，吾非好酒之徒！此時所以作牛飲，志在泛舟暢遊西子湖，亦卽助汝開啓保險箱耳。」

余言訖，繼拍床沿令其登榻。小蘭踟躕不前，唯張目嘻嘻笑。余復催促之曰：「快眼快眼，弗要牽絲扳藤哉！銅匠師父，已經將鑰匙預備妥當；撐船朋友，也已經預備好竹篙哉！鑰匙同竹篙，都是一等一個刮刮叫貨色；阿要拿出來撥儂欣賞欣賞，讓儂心裏有點數脈？」小蘭聞余言。其目光，不期然自余面部，悄悄南移，止於一處；蓋其注視之地，卽余所稱之竹篙與鑰匙是也。然凝望多時，未見篙漿有何動靜；余乃笑謔之曰：「胆子弗要小，要看請跑過來看；立拉介遠，那能看得清爽？不過照我研究，無論當儂是船也好，當儂是保險箱也好；如果比較起來，設非箱之鎖孔小而鑰匙大，亦必竹篙長而船身狹窄耳。以吾之篙，配以少奶奶之舟，可謂長短合度，天衣無縫；故泛舟甚易，一夜可行八百里，毫無障礙。今試與汝之舟合作，或有調轉不靈之嘆，將

使船老大不克盡展所長，全力以赴也！」

小蘭兩瞳，平添無限迷惑之色，睹其神情，知其心靈亦已爲酒所浸，醇然醉矣。余再三促之，小蘭始抿唇笑曰：『又弗是充軍，直梗心急做啥？俟我將杯盤收拾，並赴廚下爲汝溫煮咖啡，猶需時間半句鐘也！』余微笑不耐，曰：『何必挨三挨四，慢吞吞來邪氣？倘使再挨辰光，天快亮哉，我也要困覺哉；伊個時候，儂即使三請諸葛亮，諸葛亮要搭架子哉！』小蘭姣媚曰：『那末我身體總要汰汰。』余曰：『馬馬虎虎，弗要汰哉！我現在遊興十足，一分鐘都不能等待哉！古語說：飢不擇食，渴不擇飲，我此刻白相西湖要緊，船就離離一眼，弗礙事個！』余語已，又拍榻頻頻呼之，爲狀殊急。

小蘭見余似有醉意，括臉羞余曰：『喏喏喏，弗要面孔！一歇功夫弗能等，天下倒是少見！』余嘆曰：『少吊胃口好哦？揆脫一歇，本來嚙哈關係；祇因竹篙已舉，若不乘時撐船，未免可惜耳。如謂不信，汝且睜開眼睛看看明白，我要將竹篙掙出來哉！』至是，余果霍然坐起。余坐起，尙未出示竹篙，小蘭已倉然趨門側，關熄電燈。燈滅，索之空中，猶可清晰辨別所有物體輪廓。時爲黎明前三時，下弦之月在天，銀光印滿後隣之瓦脊間；探視屋外，明耀幾同白晝。是以室內一切，既經窗前月色反映，亦莫不形象如繪，線條如畫。余向背立門畔之小蘭，招手言曰：『汝能驅除燈光，何不並而將月光一齊驅除？緣燈光滅而月光不滅，則在月色反映照耀中，吾依然可以出示竹篙，供汝見識見識也！』

小蘭佻腰吃吃笑，悄悄罵余曰：『賊骨牽牽，阿要賊腔哦？儂弗必再叫我見識，我已老早見識過哉。昨夜在三樓門洞裏向，隨便啥物事，統統看得蠻明白，又蠻蠻清楚！儂同少奶奶兩家頭，惡形惡狀來邪氣；我出生以來，算是頭一次，看到格種撐船白相等壞事體。』余問曰：『汝既已暗中偷窺，則對撐船用之竹篙，其感滿意否？』小蘭低聲曰：『謝謝一家門，我看看也駭煞快哉！少奶奶日裏向，總是交關正派規矩，好像觀音廟裏觀音娘娘；想弗到夜裏碰着表少爺，就變壞哉！』余曰：『少奶奶之壞，究壞至何種程度？』

小蘭初則扭不直言，余一再慫恿之，仍掩唇不吐一字。其時余已醉甚，心弦既震顫跳躍，頭腦復昏沉膨脹；而且胸腔如火灼，口腔若久旱。整個肢體，雖似被酒所木麻，神志則仍保留相當清醒；略感異樣者，即言語發音，有時咬字不甚準確耳。然余急欲研究小蘭之當前心理，不以酒醉爲苦，復百般克制，強艱小蘭閒談。小蘭不勝余之催促，但又恐余不歡，方低聲答曰：『講撥儂聽，就講撥儂聽好哉！昨夜我看少奶奶眉。眼笑，真是骨頭輕來；像伊格種窮兇極惡個樣子，倒像恨不得一口拿儂吞下肚去，阿要有有趣噴？』余聞言，不禁放聲哈哈大笑。小蘭見余笑聲洪亮，急奔至榻前，以手掩余之唇，止余曰：『聲音直梗高來西，儂真發癡哉！假使撥三樓亞爾曼聽到，下樓看看究竟，那末拆空考壽星，完結大拉司哉！』余握其一臂，曰：『老甲魚，果來此，充其量，捉奸而已！』小蘭撒嬌曰：『阿拉嚙不做壞事體，捉暗短命奸？』余遂曳其倒榻上，曰：『所謂壞事體，此時開始登場矣！』

小蘭既倒榻上，因有一臂爲余所執，無法驟然脫身。是時，小蘭雖作掙扎，實則有其動作而無其實際；所以不能不略表掙扎者，蓋屬一般公式，凡爲女性，皆有此等千篇一律之文章耳。余初任其掙扎，不加阻止，意欲窺其如何轉圜；俟之四肢擺盪多時，猶未停止。方告之曰：『儂不歡喜我是癡？如果儂心裏弗大願意，那末請儂講一句閑話好哉！儂個照片還放在西裝袋裏，讓我拿來交還儂；大家從此一刀兩斷，算是弗會認識。等到天亮，我馬上離開此地，而且馬上離開上海，我要從此再會罷上海哉！』小蘭聞余言，目光閃閃爍爍，有若半信半疑；遂乘機依偎余之懷中，嫵媚言曰：『啥人說弗歡喜儂，阿要自說自話哦？儂打算離開上海，少奶奶一定要哭煞哉！我也要哭煞哉！謝謝儂，弗要發脾氣阿好？我樣樣色色統統依儂就是，儂總應該窩心哉！』

余大樂，乃撫其額，撫其頰，撫其頸，循序而下又撫其胸。按其胸前景物，彷彿賭具牌九中之一塊橫置之地牌，牌面構圖殊簡單，僅有東西二點而已。余固撫其胸，幸而止於點旁之平面，未嘗直抵左右兩個焦點。既及胸前，小蘭不稍迴避，余喜而慰之曰：『直梗才算乖哉！今朝格齣戲唱完，我是儂個人，儂也是我個人哉！』

自茲以後，吾當設法隨汝下鄉，借汝度鄉村生涯。鄉村環境，最爲有益身心，不特使我健康增加，並欲藉此閉門讀書十年，宣誓做一個中國最有本領之大博士。」小蘭捉余之臂而吻，曰：「表少爺下鄉後，穿西裝抑穿中服？若衣外國裝，以吾鄉聞言，當屬表少爺一人矣。」余曰：「決計穿西裝就是！我賣相嶄，儂交關有面子；到伊格辰光，儂亦不妨打扮得漂亮一眼。於是人家批評起來，一定說：迭一對小夫妻，真够得上郎才女貌四個字也！」

小蘭吃吃不休，愉快殆不可言狀。既而語余曰：「表少爺休息一歇好哦？我去汰汰身體，立刻回來，弗曉得儂阿肯答應？儂答應我就去，弗答應我算哉！」余順其意，曰：「蠻好蠻好！船裏大掃除一下，畢竟清爽乾淨一眼；那末坐船客人，格外會感到興趣。」小蘭笑曰：「剛才爲啥要反對？」余曰：「因爲儂現在求饒，所必答應儂，我是吃軟弗吃硬個！」小蘭冒曰：「啥事體吃軟勿吃硬，儂這個人，原來歡喜拍馬屁個？」余自諱曰：「對哉，儂弗歡喜我吃軟，那末我就吃硬好哉！」余語畢，復捉其臂，曰：「儂不妨摸摸看，所謂堅實之物，即在此地焉。」

時西湖畫舫，雖不知停泊何地？舟子之竹篙，則已昂然高舉。余捉小蘭之臂，強令探索，原係蓄意試之；不期小蘭於黑暗中，不避羞臊，當余一曳之際，其纖纖柔荑，竟順勢而下，力按竹篙之梢。然僅一按，即又畏懼縮回，並驟爾翻身，一躍下榻。余企圖俛其重登，乃迅然坐起，擬牽其衣角，不予放行。詎用力太過，胃部突受劇烈震顫，乃一陣作嘔，胃中之酒遂衝喉而出，噴濺小蘭旗袍之上。

小蘭見余嘔吐不已，急往門側啓燈。燈啓，擲昏掩鼻言曰：「酒腥氣來！弗會喝，偏生一杯二杯三杯；喝醉仔又要打紉，阿要惹氣！」語時，目光炯炯然集中一處，又括臉羞余曰：「弗要儂隻篤臉，真是賊腔來邪氣！儂不妨自家低頭看看，阿要惡形哦？啥個吃硬弗吃軟，堂堂讀書人，虧儂說得出口！」既而取巾趨榻前，先助余揩拭。俟揩拭畢事，復扶余臥下，纔則有如慈母之視幼子，含笑語余曰：「乖一眼，弗要再翻來覆去好哦

？老酒吃醉，面孔變成關老爺哉；現在嘴巴阿乾，咖啡要喝哦？請儂望望我件旗袍，已經溼淋搭滴；如果是別人吐拉我身上，我老婆老早光火哉！」

余領首謝之，命其即往廚下煮咖啡。小蘭乃就桌旁，整理杯壺，回顧余曰：『先飲一杯冷咖啡如何？汝醜酒三杯，未嘗稍進菜肴，胃之受損，可想而知！今若舍冷水而索熱湯，則熱湯與烈酒並納胃部，等於遇火添薪，勢必增加醜醉之程度矣！』余謂患有嚴重之胃寒症，厭食冷飲，懇其速備熱茶止渴。小蘭聞余言有胃疾，堅稱係出嗜辣之害，並力諫余自茲應視辣如毒，勿再近之，以免積久傷身。余善其說，小蘭始欣然托盤啓門出室，逕赴廚下。迨小蘭女端咖啡銀壺返，余則呼呼大放鼾聲，佯作熟睡。小蘭呆立榻前，凝眸良久，初欲張臂喚余醒，旋看余睡態甚酣，不忍驚擾。注目多時，始迅然取薄衾一角，覆余腹上；繼則匆匆出室，捧一小型案頭電爐至。電爐安置畢，且取銀壺擱其上。測其用意，似待余醒發火事溫。各事安排妥當，復蹣跚出室，持一巨盆，次又提熱水一壺入；然後扁門襯衣褪褲，於明照之燈光下，不惜盡露其晶瑩豐滿之肉體焉。

小蘭整體既裸，窈之有如美術專科學校所陳列之石膏像，晶瑩凝滑，絕無瑕疵；其間唯一破壞美感者，僅左右兩臂，各有痘疤二三粒耳。余微盱二目，暗自欣賞，視線最先集中之處，即屬西子湖畔之方寸地。其地依余前此臆測，當爲春初之花園，柔草稀疏，色澤油然；詎事實反是，索之不得一枝半莖，而猶保留隆冬時之蕭殺漠落之景象焉。沿湖濱公園而上，目光逐漸登攀雷峯保俶之巔，巔有塔基，其形渾然而圓，塔則矗立其中；塔身色彩鮮美，彷彿晨霞之燦爛，令人百觀不厭。至若公園之下，蓋即西湖，惟湖面隱於兩堤之間，倘非緣兩堤斜徑俯視，作詳細之欣賞，則無從判斷其形狀爲如何矣。

余偷窺良久，小蘭初不知，因是進而高舉其腿，立以除穢；迨大腿甫舉，西湖乃亦展覽於電燈之光圈中。時余心如撞鹿，全身細胞如灼，而犯罪之心理，尤油然而興，頗欲一躍下榻，撲之入懷。終以酒醉過甚，四肢癱軟，不克稍一彈動。而胃部所儲之酒，又汹涌不息，殆非嘔吐不可。至是余乃佯醒，且睜目呼之曰：『我復

欲嘔吐矣。蓋速扶起，我之胸臆正如刀割也。」小蘭聞余將嘔吐，竟忘其裸體之身，急趨榻前，挽余起，指地下曰：「吐於榻前無妨，稍待吾當一併消除焉。」余試之曰：「地讎不可睡矣！」小蘭笑曰：「表少爺言之在先，命我同榻，酒後殆巴忘耶？」

余乃移目察其軀體，作驚訝狀，問其曰：「小蘭全身一絲不掛，其在沐浴耶？」小蘭毫無羞愧，亦不稍事掩蔽。媚然答曰：「行將入浴，聞君醒，未及披衣耳。」余故意詢其沐浴也未，小蘭搖首示意。余因催其速浴，語未已，宿酒果爾衝喉而出，噴濺滿地。小蘭待余嘔畢，復扶余臥。商之於余曰：「表少爺今夕醉甚矣！明日事爲少奶奶所悉，吾必遭受呵斥無疑；果如是，表少爺理應爲我辯白也！」余曰：「儂是我個人，儂怕少奶奶做啥？來來來，弗要洩浴哉，還是睏覺！」小蘭沉思有時，曰：「熱水已備，待吾五分鐘如何？」余頷首然其說，曰：「沐浴可，但不許熄燈！」小蘭粲然笑曰：「花頭多來，祇好聽儂命令哉！」言已，果返身提壺注水於盆，坐盆中浴。

小蘭既入浴，平靜之空閒，驟有一種淅淅瀝瀝之美妙音響；斷續不息；其聲或疾或徐，或近或遠，乍聞始似發自粵式台上之敲琴，鏘鏘然清脆悅耳。余則仆臥榻上，折腕作枕支頰下，怡然觀其淨身。雖觀，因有理智竭力控制，絕不產生任何邪念；其情形一若參加課室之人體寫生，全神所灌注者，唯在欣賞對方之線條美耳。按小蘭之軀體，骨肉停勻，胸臀豐腴；肢骨稍粗而不嫌其粗，腰圍略闊而不覺其闊。審其整體線條，含有相當健康美，一望而知來自白鄉村，來自自然；其美決非沉溺奢侈生活之都市女兒，所能比擬，洵可謂之健美線條之傑作焉。

小蘭且浴且顧余微笑，狀殊燦爛。笑則兩瞳迷矇，雙頰凝朱，索之不特毫無羞澀之意，且復洋溢無限嫵媚之姿。笑有頃，視余依然目不轉睛，睖之不移，乃斜眸譏誚余曰：「直梗合仆睏拉床上，阿吃力哇？眼睛骨落落，張得介大，涎口水好像快要流下來哉，看儂饑是饑來！我身浪嚙不繡陪花朵，一徑看，能够看出啥個滋味

，真是慧大！」余雖兩眼疲甚，四肢乏力；聆其言，仍不甘緘默，復與笑謔曰：「正因儂身浪，嘯不花朵，覺得交關希奇。所以愈看愈有勁，恨不得再拿一面顯微鏡來，索性仔細研究研究，儂看好哦？」小蘭抿脣罵曰：「吓吓吓！」余曰：「至於說：快要流出涎吐水，一眼弗錯！但是儂倒猜猜看，涎吐水到底啥人先流，又從啥地方一隻嘴巴裏流出來？」小蘭忽吃吃失聲，囁曰：「要死哉！惡形來！」

余俟小蘭浴罷，方仰身而臥。時余憊倦已極，乃瞋目先睡，未幾漸入矇矓之境，置室中一切音響於不聞不問。當余睡意正酣之際，小蘭似會屢次推余醒，見余不之理，遂作罷。又歷多時，余之項下若有物橫壑其間，睡甚不適；醒而睜目探視，方悉小蘭正伸臂摸余之頸，甜然偕余並枕而臥。視其全身，則猶寸絲不掛，未披片襦；僅兩膝以上，覆有薄衾一角而已。

時已黎明，天空呈現淡淡之魚白色一抹。室之窗戶，尙敞然洞開，晨風習習吹入，含有無限寒意。余撫小蘭四肢，覺其肌膚冷如凝脂，瑩滑無比；深恐伊人膚孔，爲晨寒所侵，致攪疾病。乃提薄衾，將其全體蔽遮。既而余則悄然下榻，因渴甚，且親取電流，熬煮咖啡。咖啡溫畢，小蘭嘗輾轉反側數次，視其二腮，一若蘋菓之泛緋紅，厥狀至美。又歷半時，余已盡咖啡四盅，復悄然登榻；登即俯察小蘭容貌，見其兩目皆縫開一線，而烏黑之瞳，又在長睫下左右溜轉，殆似未嘗熟睡。余初擬喚之醒，旋恐醒後笑謔過度，產生不測，以是任渠暢眠如故，不敢驚擾。緣兩性間事，無笑謔，則無感情作用，而一切越軌行爲，亦無從演出；余爲防止犯罪行爲，遂不得不臨事克制，處處謹慎也！

詎余方倒臥，小蘭忽霍然坐起。先則低呼余名，繼則輕推余身，余佯作酣睡，未予響應。小蘭呆坐多時，不得要領，終則起而穿衣；枯坐窗前。余察其態度，殊爲寂寞，益不欲觀之再談，遂安然睡去。俟醒。天色大明，回顧小蘭，猶兀坐窗下，垂首默思。余呼之曰：「喂，儂要介早起來做啥？」小蘭不理，余又問曰：「儂昨夜啥辰光上床誦覺？上床之後，爲何弗喊我一聲？阿是故意避我，叫我上當是哦？」小蘭仍垂首無語，狀甚

氣憤。再三詢之，復不應；余大惑，下榻捉其臂，審其面龐。殊未料小蘭兩眼淚珠晶瑩，正在黯然哭泣。

余大爲不解，叩其所以。小蘭初猶拒不發言，後因經余溫言相慰，始含淚言曰：『表少爺視我有口無心；昨宵對我所言種種，是皆哄我者也。』余曰：『我邪氣歡喜儂，儂那哼忽然埋怨我起來？』小蘭冷然曰：『噫不福氣要儂歡喜，祇怪我生來命苦，做仔鄉下人！』余正待探問何以不歡之由，忽有步履之聲，止於門外。小蘭倉皇萬狀，急拭淚低聲告余曰：『門外來者，似爲亞爾曼。表少爺希毋高聲，免爲老甲魚聞知也。』

小蘭甫畢詞，門上果發出輕微之彈指聲。小蘭不敢應，唯蹙眉皺額，張手作莫可奈何狀。余觀小蘭神色，斷定扣門者必屬董事，否則鄉下姑娘，素以天真撒野著稱，蓋不必驚惶失措，一至如斯也。余遂返身收拾衣履；擬攀桌踰窗，赴屋外草坪之側暫避。小蘭見余聳身登椅，急伸臂阻余行，悄然與余耳語曰：『窗外草地，盡爲碎石玻璃之屑，汝若赤足躍下，必受重創。爲今之計，君宜鎮靜應變，切勿慌張；不然吾遭斥責解職均無妨，若累表少爺與少奶奶，連同受罪，則心有未忍也。』

余雖罷行，然心如吊桶，忐忑莫能安。時董事叩門之聲漸緊，余唯掩臂屏息，呆若木鷄；小蘭視而不忍，復振臂低告余曰：『吾且佯作未醒，置若罔聞，度彼亞爾曼，當不致含怒破門而入！老甲魚例有早起習慣，歷次睡此，輒先家人起身，往花園散步，以故今日亦然。此來叩門，或屬嫌我貪睡，除此而外，他無理由！』既而董事起門益驟，且呼小蘭曰：『小姑娘何以貪睡若是？今已六時半，猶爛睡不醒，昨宵究爲何事辛苦耶？』小蘭兩腮赧然，流露無限窘意；低聲自語曰：『辛苦嗒個魂靈頭！上海灘，老甲魚總是死弗光。』

董事仍起門如故。捉又若干時，張忽追跡至，至則喝止董事曰：『鄉下姑娘，素來貪睡；倘非必要，何苦喚之起？』董事表示不然，誚張曰：『汝爲一屋主婦，對傭女不加管束，今反出言袒護，阿要礙得着？』張力言小蘭日夜劬勞異常，入寢又獨遲，堅請董事毋須多事。董事曰：『室中電火通明，澈宵不息；今日百物飛漲，電價奇昂，小丫頭豈可如是浪費？吾意不如喚其醒，予以薄責不可！』張慶曰：『此事由我負責，弗必勞動

大駕哉！』董事曰：『尙有一事，令人猜疑，汝且俯視門畔之畚箕，箕中茶飯狼藉，酒腥四溢，顯屬酒後嘔吐之物。昨宵小蘭登三樓，未嘗見其頰間存有醉意，是則此物究係出自何人所嘔者耶？』張果訥訥不能答，董事捉門遂愈沉重。余見形勢未能緩和，不敢再事踟躕，乃提衣攜履，越窗一躍出室。余既出室，小蘭始響應。未幾，且啓門迎董事及張二人。董事入則大聲詰問小蘭曰：『桌上之男式手表，乃何人物？』

余隱身窗外，猝聞董事以手表一物，責備小蘭，不禁駭悚甚。緣董事所指之手表，即張昨日出資爲我購買；該表係名貴之愛而近 (E. W.) 牌。金壳金鍊，光彩燦爛，置之案頭，確易引人注目也。至是，余防董事因手表而增疑竇，或有探索窗外草地可能。遂躡足沿屋牆西行，藏於牆之轉角略凹處；顧其凹處，即屋之後門，因非必要，其門扁閉已久。余既得更安全之匿身地，胆乃稍壯。以是側首張耳，靜心竊聽室中談話；兼欲窺張將出何種方法，能在董事前，解除小蘭之圍也。

時之室中，初則保持沉默氣氛，俄頃，張先發聲格格笑，高聲曰：『小姑娘爲汝所唬嚇，無異鼠之遇貓，六神無主矣！此一手表究係誰何之物，又何以置於此室，吾知其事甚詳。汝面呈慍色，殆疑手表乃渠偷竊而來；或疑小姑娘與人私通，物爲姘夫所遺者耶？汝果作如是設想，不啻以小人之心，而度君子之腹焉！』董事未答，小蘭亦默然不語。旋聞張曰：『窗外僅有方寸隙地，無法私藏野男子。汝如多疑，不妨探首窗外一觀究竟，以釋狐疑如何？』既而，張探首窗外，喟然嘆曰：『窗外花草叢生，久未整理，嗅之若有惡味！草繁則蚊蚋寄跡，再歷一月已屆盛夏，至時瘴蚊必多猖獗，小姑娘勢將無法安睡此室矣！』

董事似無舉動，復聞張笑甚，詰董事曰：『汝之目光睜睜，彷彿偵探之鋒銳銳利，其在偵查小姑娘之態度耶？』董事憤然曰：『咖啡盞在此室，而電爐亦在此室；尙有葦荳燒一瓶，飲已去其大半。身爲傭女，享受則同於主婦，未免作威作福甚矣！』張詰之曰：『汝到處隨是生非，襟度得烏太窄？』張未畢詞，小蘭忽嗚咽而哭。哭聲時斷時續，幽鬱而淒其，令余不忍卒聞。張慰小蘭曰：『哭無益，一切盡爲老爺直言；有我在側替汝

證明，不必畏怯也！」小蘭噙泣如舊，未發一語。張頗不悅，冒董事曰：『老清老早，跟丫頭鬧氣，到底啥個道理？小丫頭非我親戚，我無理由幫伊忙；不過實則實，虛則虛，我不能不講公平話！啥事體嚙不弄清楚，一門瞎纏三官經，阿要發神經哦？』董事婉言曰：『問問弗礙事，儂生氣做啥？』張曰：『小姑娘月經不調，醫師令其臨睡飲酒一盅，藉以活血；此係小蘭所以備置茶荳燒之理由也，何必疑神疑鬼？』余聆斯語，幾欲笑出聲；蓋因張之治經理論，誠可謂荒唐透頂醫書無其前例也！

余欲笑，雖至不復忍，而又不得不忍。室中之董事則反是，雖欲忍，而竟不能忍；以是呵呵然大笑，聲浪殊爲宏亮！余辨味董事笑之音符所含之情緒，除機詐而外，且染有濃厚輕狂氣息；證明其笑縱屬發乎衷心，笑之意義則不甚善也。又俄頃，董事止笑，果戲謔小蘭曰：『喔唷唷，嚙不罵儂一聲，哭點啥拉？儂有格種毛病，我又弗會曉得，儂應該早點告訴我，就弗會發生誤會哉！儂面孔蠻蠻，身體要當心，有病趕快請醫生，不必省啥銅鈔；弗醫變成乾血癆，將來養弗出侬子個！啥地方短命郎中，弗叫儂吃藥，却教儂去喝茶荳燒；豈不滑天下之大稽，笑煞法蘭西個安南巡捕哉！』

余聆董事數語，又氣又笑，又恨又喜，心緒十分複雜。然撮要言之，則略含有幾分熬酸作用耳。余當即暗中咒咀董事，其詞則曰：『老甲魚，好死弗死，儂個棺材板，老早來拉響哉，爲啥還弗早眼鑽進棺材裏去？年紀介一把，吃小姑娘家豆腐，真是老蔬菜，真是老而不死是爲賊！』余正喃喃自語之際，又聞董事告小蘭曰：『少奶奶平素寵汝殊甚，實則吾亦愛汝極深也。但吾固愛汝，未嘗溢於言表之外，否則少奶奶要吃醋，當我來拉轉儂念頭哉！儂有直梗一蓼漂亮標緻面孔，如果養在阿拉屋裏，做我囡兒，現在一定在愛國女子中學讀書，做仔標準千金小姐哉！命苦命苦，嚙啥話頭！』

張繼之吃吃格格不休，高聲嚷曰：『古語曰：鑒貌辨色，聆音察理；此誠千古不移之良好經驗也。今觀汝之言，似對小姑娘心懷好感者然；汝果愛之，吾願願爲汝等撮合，使汝再添一位姨太太如何？』既而張又問小

蘭曰：『嫉撥老爺好嘍？』余大恐，殊怨張不宜多此一舉。余雖知張所以出此語，不外企圖轉圜空氣；然世事多變，萬一弄假成真，是不啻益加剝奪小蘭未來之幸福矣。所幸董事尚有自知之明，呵呵大笑曰：『謝謝！謝謝！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儂明明來拉尋我開心哉！年紀退回二十年，或者還有格種興趣；現在人老珠黃不值鈔，自家曉得弗來事哉！』以是董事轉又告小蘭曰：『儂弗會喝酒，少喝一眼。喝仔再吐，等於誠心同茶烹燒打棚哉！咖啡交關刺激，少吃爲妙；夜裏早眼睏，電燈弗要忘記關。曉得嘍？』張似不耐煩，又高聲嚷曰：『好哉好哉！不必嘍嘛哉！至於手表，是小姑娘個表兄託伊修理個，我也應該向儂交代一聲！』董事忽探首窗外，曰：『窗外果然髒甚！草地既易寄生蚊蚋，何不清除一下，或可利用其地搭造葡萄棚，作爲夏夜納涼之用。汝且隨我繞牆同往屋後，視察一番，計劃計劃如何？』

是時也，余如甕中之醜，欲遁無路；所立之處雖有門，其奈緊扃不通，亦唯望門而興嘆焉。按小室窗外之草地，寬約五步，長及二丈。有低矮女牆一堵，自屋前之花圃，由北而南伸展至屋後；復又由西而東，作三角形將屋環圍。牆高不滿六尺，牆頭密嵌稜角尖銳之玻璃片；牆上復豎尺許之木柵十餘，繞以多刺之鉛索。防禦謹嚴，不留空隙，藉以阻止穿窬者流，踰牆入竊也。余初企圖越牆逸，以無虛罅可乘，又恐驟爲董事瞥見，乃作罷。以是唯一希望，僅在暗冀張能急中生智，設法滯阻董事之行動，毋彼老人揭穿此幕後園藏漢之醜劇以免徒興家庭風波也。

詎張不稍顧慮余之處境，得董事畢詞，竟欣然順對方之意，曰：『今茲季節，行將入於溽暑，若種葡萄，恐非其時矣。然觀此地面積不小，倘任野草蔓延，閒花遍發，作爲藏垢納污之所，不如予以整頓，善加利用！但栽植葡萄，時雖嫌遲，吾等猶可效法未雨綢繆，先將木架搭成。架既建搭，然後量其餘地，蒐集名菊九百品灌漑之；是則待之涼秋九月，爾我常可沽酒持螯。對尊此室，兼而倚窗賞花，亦雅事也！』董事鼓掌附和曰：『妙哉妙哉！汝設計幽雅，誠不愧爲美術學校出身之高材生焉。關於名種盆菊，漕河涇之黃園極夥，曷日我將

商諸黃金榮先生，贈我若干，以資點綴。木架工程一事，且由汝負責，尅日進行。他年縱不種植葡萄，則種荳苗，亦無不可。此屋能有荳架瓜棚一座，豈非益饒興趣者耶？」張格格笑曰：「能在荳架瓜棚之下，談狐說鬼，消遣夏夜，其趣味果不減於秋日之賞菊。所惜汝不復經常寓此，獨命我一人枯坐其下，未免徒興寂寞之感耳！」董事嘆曰：「斯何難哉？斯何難哉！俟之豆生瓜見，吾必每晚蒞此，借汝促膝長談，非至深夜不離。倘吾偶有一夕不至，可請小蘭相伴；小姑娘出身田園，末始無嚙嚙之鄉村野聞，以助談興也！」既而，董事似曳張之臂，愕然言曰：「來來來！走走走！阿拉先到屋後去看看，研究研究那陣佈置。今年秋天事，明年夏天事，慢慢交再講，現在先把外面打掃打掃要緊！我做事歡喜爽快，絕不拖泥帶水，若會而不議，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，慢吞吞來些，最最反對！」張大聲應曰：「好！陪僕去走一趟！」余大窘，魂靈幾將出竅；當此緊急之際，僅聞小蘭喃喃低聲呼張曰：「少奶奶，後屋髒甚！」

小蘭所吐『少奶奶，屋後髒甚』七字，似提示又似央求，若有無限酸辛，和淚同出之勢。嗚呼，言不在多，大抵出諸肺腑，發乎心坎深處者，縱屬一字半吁之微，亦如巨楯之撞古鐸，感人至深。是時之余，固然身臨急難關頭，不知所之；比聞小蘭懇乞張之一語，益爲迴腸盪氣，悵惘無已。從而使余產生一種強烈對照；暗覺鄉村姑娘之性情特專，其情又每在隱隱現現，有有無無之間，令人可以體味而不可捉摸；殆不若都市女郎之任意孤行，動輒暢所欲言。按兩者性格，倘各予以譬喻：則鄉村姑娘，堪稱一首絕詩；寥寥數句，抒情重於抒情。而都市女郎，頗如一篇哀啓；洋洋大觀，抒情重於抒情耳。職是之故，余愛小蘭之心，不期油然而生。同時且復私自稱慶，昨宵幸未驟將小蘭污辱；蓋污之在先，愛之在後，雖愛之之忱，純出真誠，殆亦莫能彌補精神上之缺陷也。

其時，小蘭雖發言相阻，惜未收效。此而後，室中所傳出者，爲一陣雜沓之步履聲，其聲終則漸告寂然。余心弦忡然，恨張殊甚；至是乃不得不拘逆來順受，聽天由命之心，索性置衣履於牆隅，蹲坐石階靜觀其變。

頃之，張與董事之談話聲，漸自屋外西側狹道間，由遠而近，隨風傳來。談話初甚含糊，迨愈近則愈清晰可辨，聞且雜以董事之呵呵笑聲。後聞張曰：『此路兩旁，亦可略事點綴。今日倘先動工，予以整疏，播下鳳仙雞冠等類易於滋長之花朵種子，則一月之後，此地面目全非，將成花花世界矣！』董事愉快言曰：『蠻好蠻好。祇要功夫深，改變庭園易，改變山河亦易，進而改變整個地球，同樣易如反掌也！』張曰：『此時汝之興趣特濃，倘非爲我阻攔，或願躬親拔草搬石，實行勞作課矣！』董事曰：『整日赴宴開會，忙而無益身心，得有機會勞作一番，極有價值也。汝不聞部長院長，尙且參加植樹典禮耶，彼黨國要人猶如是，何況乎我！』

張遽爾格格笑甚，謂之曰：『窺汝之意，汝猶羨慕部長院長之尊耶？實則汝已寢寢成爲濕地聞人，於塵足矣，何苦名心未除，仍望高陞？况汝皈依佛教已久，佛爺倘知汝之私慾難填，必不汝恕！』董事曰：『喔唷唷，儂也談起佛教來哉。儂是女人家，能够懂點啥？我看儂還是將送塊空地，設計設計，多種眼花花草草，弗要討論佛教哉！』語已，催張曰：『弗要立定，快走快走！快領我進去看看！』張仍格格笑，笑甫畢，小蘭忽慌張呼號曰：『一條蛇！一條蛇！鑽在草地裏！』

余素畏蛇，每聞蛇之一字，輒心驚肉跳，不寒而慄。緣余髫齡時，某夜隨同學捕捉蟋蟀於母校操場，足不慎，踐一小蛇之尾；致觸蛇怒，立即昂首張嘴，嚙余右踝。余當時痛而踏地，幾難舉步，嗣後幸經鄉醫拔毒治療，得告痊癒。然據鄉醫言，該蛇齒毒不深，故易療治；若遭巨蛇嚙傷，恐有鋸足之虞也。以是余畏蛇甚於畏虎，十餘年來，未嘗稍一釋懷，此則因爲虎不常見，蛇卽遍地皆是耳。其時，余聆小蘭發出警告，急目光炯炯，全神灌注草叢，竭力覓尋蛇之來蹤去跡，藉以防止毒蛇之突然襲擊。初固未料小蘭所以怪聲呼號，蓋卽借蛇撓攔董事與張行動，以免彼等繼續前進也。

小蘭之計，果得售。張慌張問曰：『蛇在那裏，蛇在那裏？』小蘭則曰：『啫啫啫，看見啖了顏色同草差弗多，真不細心有。看弗清楚個！』張未了解小蘭用意，猶頻頻探問。董事忽嚷曰：『南陽路上各住宅，皆

闊寬大園地。每值夏秋，草木茂盛，蛇蝎匿身其間，在所難免。然家蛇護宅，不可傷害，汝手執巨石，意欲置之死地耶？」張天真言曰：「一石頭篤煞拉倒！省得留伊來拉，時常嚇人！」董事呵呵笑曰：「蛇又瞧不看見，亂篤篤點啥，真是小園脾氣！好哉好哉，既然有蛇，弗必再進去哉！小姑娘眼睛倒蠻尖，那哼撥伊看見個？」小蘭嘆曰：「我駭來！」董事慰之曰：「弗要駭，弗要駭！我不犯蛇，蛇不犯我；阿拉不要再去驚動蛇，包儂太平無事！」繼之，張似有所悟，乃格格格格，聳聲大笑不已。曰：「格條蛇，躲在後園，一定交關辰光哉？伊悶聲弗響，功夫倒蠻蠻到家。幸虧老爺大發慈悲，弗進去看看究竟，他仔第二三個，決弗會直梗太平，放伊過門！」小蘭曰：「少奶奶閑話，滑稽來！」張曰：「滑稽點啥？蛇專門東鑽西鑽，逢洞必鑽；儂夜裏當心一眼，不要撥伊鑽進儂個房間，否則儂就完結哉。曉得啖？」

於是小蘭吃吃笑，張格格笑，而董事則呵呵笑。笑聲雜亂無章，皆大歡喜；余亦隨之，斷脣悍然，暗自慶幸。逃過一重難關也。笑尙未成尾聲，忽有巨石自半空飛來，落於草叢，轟然作響。余不禁爲之心悸，旋聞張曰：「走走走，阿拉弗要再竊在此地哉！今朝老爺放蛇一條生路，蛇真鑽骨頭。蛇以後倘使弗識相，仍舊七搭八搭，東鑽西鑽；哼，碰在我手裏，一刀斬斷伊個蛇頭，要伊出血！」至此，笑謔告一段落；張潛董事小蘭等之雜沓步聲，乃又自近而遠，漸漸歸於沉寂！

張等去漸遠，余雖心安神定，猶未敢遽離草地，越窗重入小蘭小室。因仍蹲坐石階，倚門靜待，並盼望張或小蘭速來，俾能召余入屋。待約半小時，張方欣然奔至余處，睨余置衣履於牆脚泥地，呆坐階上，燦爛笑曰：「一條蛇，原來躲在此地！昨夜有洞弗鑽，自家放棄機會；儂個條蛇，呆是呆來。」余仰天長吁一聲，僞示不悅，張復曰：「昨宵機會甚佳，汝何不與小蘭一論唐詩？小姑娘爲此大失所望，刻癩哭哭啼啼，鬧着要跳三樓尋死焉！」

余一笑了之，置若未聞。張呆然睨余之頰，思索有頃，乃出綢帕覆石階上，躡身偕余並坐。坐則撫余膝蓋

，親暱言曰：『弟之性格，我又獲得更進一步之認識矣。弟溫文爾雅，雖倜儻而不放浪，隱隱中且能保留讀書人之道德觀念，尤屬難能可貴！』余曰：『喂喂喂，阿好少諷刺幾句？哈個難能可貴，難能不貴，嘴巴浪講得蠻蠻動聽，哈人曉得儂心裏來拉想點啥？』張出三指，爲余整理披於額前之髮，粲然曰：『昔之夜，弟首次醉臥二樓，其情景爲如何，猶能回憶及否？是夜，弟嘗引柳下惠之言，語我曰：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淫我哉！當時聆弟所言，頗多感想；所謂感想，蓋卽驚訝弟能抵抗女性之誘惑，絲毫無動乎中也。其時，我雖未曾作袒裼裸裎之舉，然熱情蓬勃，情不自禁，則已一目了然；詎弟視若無睹，祇當無事。倘非後來取得證明，吾殆疑弟生理頗患有暗疾；否則弟已身臨異性強烈誘惑之境，當不至漠不關心，冷淡有如是耳。』

余思及此段舊事，不禁嘖嘖笑，謂之曰：『重提往事，其屬自詡獲得最後勝利耶？』張頻頻點頭，媚眸作態曰：『誠然誠然，此種勝利之獲得，確曾下過一番苦功，絕非倖致者也。情場本如戰場，不能進而勝利，勢必退而失敗；我嘗宣誓不甘失敗，乃排除萬難，再接再厲，於焉有志者事竟成，終則達到勝利之目的矣！回思當日情景，我固熾烈進攻，弟則抵死防守，女人追求男人，要費直梗許多功夫，架子總算撥擲搭足哉！』余扮鬼臉，笑曰：『我之生理，設或患有暗疾，則汝縱然取得勝利，殆亦空費心機，後悔莫及矣？』

張搖手吃吃笑甚，撒嬌言曰：『某日黃昏，余飭小蘭赴民厚北里召汝，爲汝所拒；吾因親往該里訪弟，有其事否？』余曰：『我倆感情奠定之基礎，蓋卽繫於姐之一行耳。』張欣然曰：『弗錯弗錯！是日，汝興高彩烈，方閉門隨呂君學舞，吾雖隱身門外已久，弟不知焉。因是於呂君之言詞間，探知弟有女侶曰司徒者，將自西安歸來；乃悟弟之拒我，嘗爲司徒，非爲生理患有暗疾也。此我所以預知司徒其人之由，遂下決心，立志擬自司徒懷中，將汝奪取耳。』

余聆此數語，始悟張能預知司徒之理由。正欲出詞諷之，謂其機詐。張又粲然發表見解曰：『吾雖未失

敗於先，今則失敗於後矣。司徒甫自西安歸，歸則投入弟之懷抱；此後我與司徒之鬥爭，勢所必然。結果孰勝孰敗，抑或兩敗俱傷，尚在未定之天也。」余恐其不悅，慰之曰：「司徒必敗無疑！弟之苦衷，姐姐焉能知之哉？」張順余之言，亦曰：「弟曠司徒，吾亦預料必有苦衷在也。弟道德觀念，非常深刻，若非迫不得已，必不忍污辱司徒之身。姑以小蘭言，昨宵袒裊裸裎於弟之前，弟且未曾亂性，即鐵證耳。」語訖，三樓忽有號哭之聲傳下，哭聲中且雜有傭婦之勸告，曰：「年紀輕輕，那哼可以自殺？表少爺是少爺，本來弗會歡喜儂，儂又何必一相情願。」

時小蘭哭聲，嗚嗚咽咽，不絕如縷；頗似韓愈之祭十二郎文，一字一句，莫不染有令人酸鼻之悲感氣氛。余聆後，心靈惶惶不安，若爲萬支鋒針所刺；乃求計於張曰：「小蘭之癡心，皆姐姐言所害；今彼哭哭啼啼，殆有迫我投降之勢，如何是好？」張曰：「弟姑且愛其一愛，我決不加以干涉也！」余曰：「村姑可愛之處良多，曠之未始無價值。惜弟非愛情救濟公司，安可等量配給，廣結善緣？」張忽張手將余摟攔，狂吻余之頰，愉快言曰：「稱汝爲小滑頭，實則冤枉汝矣！昨宵吾特賜弟以機會，不期弟竟失之交臂，誠令人莫測高深！弟昔日屢爲我言，意欲一嘗新鮮河豚魚之臭味，兼欲一遊芳草常春之小花園；姐嘗疑弟必懷戚見，初未料汝前此所笑謔者，盡爲有口無心之談也！」

余見張述及芳草常春小花園一詞，暗笑不已。蓋因小蘭之小花園，余會親眼目睹，其間不特未見朵花，抑無寸草；昔日謂之芳草常春，僅屬臆測之詞耳。今張復引此語作談柄，足徵張雖身爲此屋主婦，而對小蘭生理間之特徵，猶未一一探悉也。張視余欲笑又止，問曰：「笑點啥？小姑娘直梗哭哭啼啼，傷心來邪氣；儂邊賊恣嘻嘻笑，心腸倒是硬個！儂說弗是愛情救濟公司，格句閑話，我蠻要聽。不過稍微撥小姑娘一眼甜甜搭搭，算算弗見得有啥大損失，儂也未免脫煞猶太人作風哉！」三樓傳下之哭聲，至是嗚咽益烈；余聞而慚然，張亦低聲嘆息曰：「小丫頭如是固執，不啻林黛玉投胎者也。此事我應負其責任，弟亦須稍負責任；若言以心攻心

以毒克毒，則弟所負之責任，則更甚於我也。昨夜，弟縱不願與小蘭暢論唐詩，退而可論神童詩，更退而論三字經，百家姓，千字文之類，亦無不可。豈意臨事不謀，徒遺後患，小滑頭一變而爲阿鸞，誠害人精也！」

張語已，起而爲余拾取衣履，命余速穿。俟余穿着畢事，遂挈余越小室之窗入，經餐室攀梯登樓。比抵二樓，張又悄然授計，囑余不惜任何方法，哄騙小蘭，且曰：「必要時，吾願稍事迴避。緣汝倘不與其發生種種關係，則彼鄉下姑娘，實不易圖登轉意也！」余睜目問曰：「依姐之見，殆欲強我與小蘭，一論唐詩耶？」張粲然而笑，曰：「一切見機而行，吾等目的，在求寧人息事是矣！」余無以應，唯垂首喟然長嘆！

既及三樓，小蘭已爲傭婦曳入張之臥室。傭婦見余至，呼余告曰：「表少爺，送個小妹妹，簡直來拉發神經哉！昨夜表少爺同伊睡在一房，又翻在一床，結果嚙不將伊欺負，正可證明表少爺是君子人物。哈曉得小妹妹，好虎弗想牠壞處，一口咬定表少爺弗歡喜伊，說是寧可自殺。阿要天真吶？」余因傭婦在側，未敢有視顧表示。張甚明瞭余之用心，乃暗中向傭婦招手，囑即隨其同出；顯張之意，蓋則忌慮余於光天化日之下，大胆犯罪，蹂躪小蘭於其臥室中耳。

時小蘭側坐衣櫥左側單人沙發中，啼聲雖止，淚痕未乾；兩眼四圍有淡紅一圍，其圍若經脂膏塗染者然，視之另有一種美感。余俟張偕傭婦下樓，遂於門呼向小蘭揚手，大聲呼曰：「哈囉！我要關房門哉！」小蘭悄然睨余一眼，旋即含羞俯首。余又大聲嚷曰：「哈囉！我要關房門哉！儂到底贊成吶？」小蘭眇目視余，嚙嚙問曰：「關門做啥？一徑問我，阿要碰得着！」余欣然曰：「少奶奶邀我登樓，意欲命我伴汝研究唐詩三百首也。唐詩一書汝若嫌其生疏，則改研究神童詩；否則索性談談三字經，千字文，百家姓好吶？」小蘭不解，撇脣答曰：「弗要取笑我！曉得阿拉神碼，祇讀過幾本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，配不上儂表少爺！」

余見其措詞天賦，大樂。遂順手扇門，疾趨沙發之前，一撲而下，緊緊將其擁抱。笑語之曰：「所謂研究唐詩，蓋卽爲汝開發保險箱也。關於開發保險箱時一切動作，音響，色彩，以及觸身所得之快感，唐詩皆有適

當成語，足可引證。前夕吾與少奶奶，曾一度以唐詩作爲藍本，所得趣味果不惡；謂予不信，立可如法泡製，靈不靈當場試驗。儂看阿嶺？』小蘭不稍掙扎，任余全身重心，高壓其上。顧其脣角，則微微現有笑意；而兩瞳矇矓，又似隱藏無限畏懼之光。余呵手搔其腋，堅忍不笑；降而搔其腰，仍堅忍不笑；更而向前斜行，止於一地，甫叩其地，手指頗如誘引蟋蟀開蟹張翼之綠草，頓時發生效果；小蘭乃不復堅忍，竟用皓齒咬其下脣，啞啞然放聲笑矣！

其地爲三角地帶，環境如何，風景如何，而氣壓又如何，余所深知。既按，余解釋曰：『單以此地情形，表少爺倘出唐詩爲汝告，妙句之多，將使汝驚不置！未悉汝對唐詩，讀之也未？』小蘭睜目有頃，低聲曰：『唐詩吾所知者，僅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等四句；他詩雖已熟讀，不能成誦矣！』余曰：『然則三字經，百家姓，千字文諸書，會否並而忘之？』小蘭領首不語，未嘗表示可否。余遂吻其耳鬢，爲其告白：『吾手所按之處，空曠虛寂，一眼無咿哈；若以千字文論，大可稱爲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也！』

小蘭未能了解余之言，聆後固索然無味；但因余之手指，在其三角地區扭挖甚力，頰頰略呈顯微醉之狀。余詢之曰：『儂已想入非非哉，是？否？』小蘭嗔嗔作孩提負氣表情，曰：『儂壞來！弗想儂同我介要好！』余曰：『昨夜嚙不同儂要好，自有道理；儂因此而生氣，眞眞瞎纏三官經！』小蘭狀似半信半疑，凝眸粲然。余仍力挖三角地處，不料小蘭忽爾挪移二腿，而使其地之尖角部移開一縫隙焉。

小蘭二腿，由緊併而縫開，頓使該地之尖角部份，添一深凹。余爲蓄意逗其笑，兼欲試探對方心理，乃以手指順勢而下，輕搔凹處。指雖入於凹，因有外衫內褲兩重阻隔，搔而未嘗觸及其地之肌肉。旣未及膚，當無感覺；詎小蘭則佯癢而笑，笑則二腿愈挪愈甚，分作八字形。余先觀其笑，俟之笑久，始問曰：『隔衣搔癢，不着癢處。然未及膚體，汝已放蕩笑，表示極度愉快；是則一旦儂爾此間癢之甚處，非更使汝欲死欲仙，忘記生辰八字耶？』小蘭斜睇吾曰：『笑與癢無關。吾雖笑，非因癢而笑；况吾此間無所謂痛癢，毋須勞駕爲我止

搔也！」

以是遂以搔字，借小蘭戲謔。小蘭屢被調笑，漸漸去其慚然之色，淚痕亦漸乾；終則重又表示無限親暱之狀，伴余聊天。談搔字多時，小蘭因窮於詞令，竟撒嬌嚷曰：「我弗搔，我弗搔，總而言之我弗搔。」余曰：「不搔則不搔，俟之搔時再爲汝搔如何？」小蘭曰：「我弗曉得！」余笑曰：「昨宵原擬爲汝一搔，恐汝一旦嗜得搔之滋味後，從此念念不忘，故未敢爲汝試驗。蓋不搔不知搔之美感，既搔難免養成搔之習慣。三字經起首四句，曰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；習相近，學相遠。僅此十二字，頗足爲搔搔一事作註解也！」小蘭問曰：「啥意思，我一眼都弗懂得！」余曰：「個中情形，隔日汝可詢之少奶奶。少奶奶積有相當經驗，當能爲汝詳述耳。」

小蘭求知之慾甚強，堅逼余加以說明。余不許；小蘭力推余起，余又未應。小蘭乃刖臉笑余曰：「弗要面孔！一隻手東摸西摸，一眼弗犯忌，那裏一個讀書少爺？」余曰：「昨夜看也看得蠻清楚哉！現在隔衣搔搔，有啥道理？」小蘭曰：「所以眼睛要紅，望儂從此瞎脫！」余牽其起，轉身佔坐其位；待余坐定，復摟之入懷，頻頻吻其脣，問曰：「我苟成瞎子，汝肯嫁我耶？」小蘭敷衍曰：「謂汝瞎，汝卽瞎，吾有如是金口，不在此語作侍女矣！」余曰：「然則我因嗜辣過度，一旦不幸盲目，汝將如何？」小蘭略思答曰：「吾鄉有田有地有屋。表少爺萬一失明，不虞衣食住三字；必要時吾且耕田種菜，釀酒飼豬以營利，不使表少爺身居鄉村，稍感不安也。」余笑曰：「直梗講來，我要靠我家子婆，嫌仔銅鈿養活我哉！」既而，余詢其晨起時，何事飲泣；小蘭拒不吐實。余曰：「阿是因爲我，嚙不泛舟遊西湖，所以大失所望，對哦？」小蘭搖頭視腦，天真答曰：「過去事體，不必談哉！」言訖，室外有人作哈哈大笑。

小蘭聞哈哈笑聲，兩頰赭紅。低聲曰：「少奶奶等在門外聽壁脚。見仔面，眞真難爲情來！」遂擺脫余之兩臂，急往開門迎張入。張入室。嘲笑小蘭曰：「現在還想跳樓自殺哦？一歇哭哭啼啼，一歇嘻嘻哈哈，好像

犯仔花癡毛病哉！儂年紀介輕，就想男人，將來那哼弄法？」小蘭含羞遁，張回首視之去遠，出手授余，擦爛告曰：『因此一隻手錶，險乎爲老甲魚窺破秘密。愛而近鎖極名貴，頗易引人注目，以後弟報社工作，切莫戴用，蓋防老甲魚一旦赴報社，睹見此物，或將懷疑在心，舊事重提也！』余領首諾之。繼而張復偕余磋商各事，論其要點有四：一、囑余大胆與小蘭晤，使小蘭捲入漩渦，藉以緘默其口。二、張決於最近數日，利用機會，將傭婦及另一粗工侍女辭退。三、時序將入盛夏，董事或需每晚來此小坐；命余如非必要，毋須蒞此，免爲老人撞見。四、逼余設法立與司徒斷梁；司徒倘因此需索金錢賠償，張願負責張羅云。

余唯唯以應，未置可否。張補充曰：『他日，此屋僅小蘭一人作伴。自茲吾與小蘭，二口一心，當不虞再有第三者，宣洩我倆之內幕矣。家中人手既減，今後吾擬親自主持烹調，而將一切採辦滌洗責任，委諸小蘭。如是支配，弟意如何？』余笑曰：『蠻好蠻好！直梗一來，濃算我大老婆，小蘭就算我小老婆，大小老婆能够分工合作，做人真是豔福齊天，不亞於著名大胖子王曉鏡先生哉！』張投余白眼，微哂詰余曰：『弗要白鳴得意，一場刮子祇有十九歲，將來看儂那哼應付得了？』余若無其事，曰：『二一添作五，大家平分秋色，最公平！』張問曰：『那哼分法？』余曰：『一把酒壺配兩隻酒杯。不分彼此，同時統統各敬一杯，儂看阿對？』張掩唇笑甚，曰：『既喻之爲敬酒，則舉杯應有前後之分。若欲兩隻酒杯同時斟滿，酒壺未免忙得兜兜轉哉！』余亦笑不可仰，曰：『弟雖主張平分秋色，老少無欺，僅係官冕堂皇之口號，事實上則有若干出入也。弟知姐之飲量甚深，小蘭之飲量極淺，苟以二一添作五方式，公平配給，則姐必嫌不足，小蘭當嫌多餘矣。如今之計，莫如採取截長補短之法，截一方之多餘，而補一方之不足。是則適可而止，各得其所；豈非面面顧到，無分軒輊哉！』

余且言且以二手作勢，比擬形容。張睜目睇余右手之中指，伸縮頻繁，罵曰：『手指伸法伸法，阿要賊腔？』余吐舌扮鬼臉，曰：『非此不足以言繪聲繪色耳。實則此種形容，業已失實，蓋區區一隻手指頭，瘦弱短

小，了無足觀，焉能代表大人物耶？大人物圓顛粗腰體長，器宇不凡；以之比手指，不啻大巫之視小巫，小巫神氣盡矣。」張縮頸撕唇，曰：「弟弟講閑話，好白相來邪氣！依姐之意，一壺酒同時周旋二杯之間，究非兩全之策。與其分而飲之，不如各盡一壺；否則面面顧到，面面不週，飲而不暢，反覺乏味也。」語甫畢，小蘭爲余提取面盆入，余乃笑詢之曰：「少奶奶意欲邀汝比賽酒量。小蘭倘表同意，請速順手關門，容我等三人，立時試驗一次如何？」

小蘭不明余所稱者爲何事，茫然無以應。張乃趨前，偕小蘭唧唧嚶嚶，悄然耳語。當耳語之際，余曾注意小蘭之面色。其兩頰初由白泛紅，繼則由淺紅而赭赤；而其表情，又由驚訝而羞愧，由羞愧又漸轉於喜悅。迨張畢詞，小蘭撕唇媚笑，頓足嚷曰：「去去去去！啥人要喝啥老酒，少奶奶也來尋我開心哉！表少爺個老酒，我是一滴不想嘗滋味，少奶奶一徑喝酒，酒量自然喝得邪氣好哉，不如讓儂一個人喝，喝個過癮，以免喝而弗能盡量，夜裏害儂瞓弗着！」張被謔，瞠目不知所對，余則鼓掌稱讚小蘭曰：「昔孔融讓梨，迄今傳爲美談。汝則轉移應飲之酒，以敬少奶奶，當仁知讓之美德，似更甚於孔融千萬倍矣！」張欣然有喜色，語余曰：「小姑娘雖借花獻佛之道，兼亦可見佛法之無邊也！」

三人笑談多時，其間以張之發言機會爲最多，小蘭在旁左顧右盼，報以笑容而已。詰題遂漸涉及司徒問題，張復以肯定之口吻，告余曰：「關於司徒事，可依我所授之策與絕。弟之年齡幼於司徒，司徒已二十一歲矣。按二十一歲女子，與未滿二十歲之男性作淫行，苟以法律觀點言，女方有誘奸之嫌，男方充其量祇負和奸之罪。是以此舉結局，倘不幸而訴之法律，則雙方皆無勝訴可言；既難勝訴，預料司徒不致庸人自擾，自污聲譽也。」余曰：「法律富有彈性，可以活用，或不若姐所言者，如是輕便簡單。稍待俟我歸去，查閱六法全書，以作萬一準備！」

小蘭聞張道司徒其人，乃凝眸屏息，提神靜聽，意似異常關懷此一事態者然。張睨小蘭木呆之狀，爰爲解

釋，且峻使之曰：「表少爺將任汝之夫婿，汝變隨予以管束，毋使繼續在外荒唐！今日以前，與彼曠之女性極夥，適所指之司徒小姐，即係其中之一人。汝若放縱表少爺自由，司徒小姐勢必自汝懷中，奪取小蘭丈夫矣。」小蘭雙目閃爍，頻頻視余顏；顧其唇角微微顫動，頗欲發言。余恐小蘭有口無心，驟然宣洩虞小姐之一切，急背張向其擠眼，止之曰：「大家都弗許嚼齋哉！現在有兩隻雌老虎，拿我管頭管脚，我身體從此被你二位瓜分，完結拉倒哉！」

張倒身臥榻間，格格大笑不已，小蘭則抿唇嫣然，意殊自得。余無意續與彼儕談話，方命小蘭注水，供余盥洗。俟畢事，相偕下樓進早餐，案之盆碟所盛，仍屬昨宵小蘭爲余飲酒所備之開陽香腸，及半隻油黃滷鷄等物。時小蘭在側，余指滷鷄笑語張曰：「昨夕，此一赤裸裸之嫩鷄，亦嘗呈現我之目前，害我垂涎整宵。終以愛惜之故，未敢遽爾下箸，以是一夜之隔，鷄猶如來無恙焉。」小蘭大窘，張附和曰：「格隻雌鷄，而且是隻雌性童子鷄。儂不妨嘗嘗滋味，包儂嵒透！」余一笑置之，蓋因小蘭正揚眉暗示，囑余弗言也。早膳纔罷，余即求歸，張不阻，唯囑余從速解決司徒問題。既返靜安寺路一四六五號，推門入西廂，不料先投入余之眼簾者，即寫字桌上，駭然置有「來沙爾」一瓶！

余趨案前，取「來沙爾」瓶審視。瓶中液體及頸，似未動用；然瓶口之商標紙封，即已撕去久矣。啓蓋去其木塞嗅之，可得一種濃烈惡味，其味含有多量刺激嗅覺之硝磺性，令人聞後作嘔。余初臆測此瓶，或爲虞小姐所留；則緣虞小姐執有開啓西廂之鎖匙，可以自由出入余之臥室中也。詎於轉睫間，旋又發現案頭之玻璃寫字版下，壓有大幅字條一張，乃出自司徒手筆。上書寥寥數十語，字體巨大歪斜；察其筆姿，似可推測司徒書寫此紙時之情緒，極度忿怒。至紙上所書內容，尤見火氣十足，曰：「

「我恨你，恨你不該欺騙我；沒有離開上海前，我確實十二萬分信任你的，然而正證明我的心理，已受到你欺騙；現在我從西安回來，你又設法欺騙我的生理，害我損失了苦守二十一年的真操。你是一個巨大騙子，

也是一個探花賊；你專門甜言蜜語，玩弄女性，更是普天下女性的公敵！樓上那個苦命女子，爲你背叛丈夫；我却繼她之後，背叛我的祖宗！你既有一位漂亮闊綽的好表姐，而且你們訂婚在即；爲什麼你還去污辱了她，同時又糟塌了我？我要檢舉你的罪行，我決定連絡那位失去美麗妻子的丈夫，向法院控訴！但是，我雖恨你，依舊是愛你的；不過我不再想你仍來愛我，我唯有自尋毀滅！你看，桌上放着的一瓶東西，它已經開始向我生命招手了！」

余讀罷，汗流浹背，驚惶萬狀。紙上措詞，除「你是一個巨大騙子」，「也是一個探花賊」，以及「更是普天下女性的公敵」等語，稍覺天真外；其餘所指，無不蘊藏盛怒，句句如鋼墮地，沉重有力！余夙知司徒，標度狹窄，性情固執，有所言，行必隨之，絕無挽回餘地。設果因此引起軒然大波，余個人身入囹圄一事雖小；司徒若以是自殺，虞小姐張亞姪甚或小蘭等，亦相繼發。不幸後果，則屬法律以外良心問題，余必終身備嘗良心譴責，懺悔將永無盡期矣。余向徵黑矮碩之「來沙爾」瓶，呆望良久，不禁怒火中燒，舉瓶推東向天井之窗，使勁擲下。瓶着地，鏗然響，赭色之藥汁，立時如浪花之四飛，洒沾地面。擲時因用力過巨，且有一二滴，濺及余之額面，頃刻略感微痛，一若爲針所刺。由此推窺，可知此種液體之毒性極猛；啜之足能致人於死，回生無術也！

瓶既破碎，余猶佇立窗前，嗒焉若有所失。時爲九時許，虞小姐適自安南路菜場市菜歸；歸見西廂之門洞開，知余已返，急棄菜籃入室探視。入則睨余臨窗而立，面呈悵惘之色，遂亦伸首窗外察看，既而出手帕，爲余揩拭額面所沾之藥液，低聲呼余曰：「弟弟！事已至此，捨聽天由命一途外，他無良策也！藥瓶無罪，擲之未能消滅事態，弟之頰，反爲毒汁所炙，已潰爛矣！」余聞虞小姐之寥寥數語，充滿至情，心益爲之辛酸，竟不復自制，撲其懷中狂哭！

余哭。虞小姐神色倉皇，手足無措，唯頻頻張目四矚，殆恐有人前來偷窺。然余因受感情劇烈衝動，一時

不易控制，故仍嗚咽哽咽，淚似泉湧。詎虞小姐之多創心靈，爲余哭聲所傷，亦全身痙攣，淚珠簌簌如雨下。顧其悲戚悽愴之情，深覺伊人內在苦痛，似更甚余百千萬億倍者。虞小姐既啜泣，余愈加重辛酸程度，竟不復避名嫌疑，索性俯其肩際，放聲嚎啕，虞小姐靚狀不忍，以手帕爲余拭淚，且柔聲呼曰：「弟弟！弟弟！」余側目相向良久，僅見其脣角顫動，欲有所言而又無法傾訴。嗚呼傷哉，世之所謂「流淚眼觀流淚眼」，個中滋味爲如何，余於斯時，業已身受，而心受之矣！

慘然相對有頃，虞小姐旋復爲余拭淚，渠則轉以衣袖抹頰。然後遙指置於寫字桌間之字條，不勝苦痛言曰：「司徒小姐之函，爲昨宵宿此時所書，吾於今晨七時，先讀之矣！該函措詞，初不激烈，因有一瓶毒物，在旁要挾，遂致人目擊之而怵惕，不知如何應付耳。」余心亂如素，無詞以應。虞小姐含淚慨嘆曰：「弟年齒幼稚，個性天真，平日未歷禍患，未遇打擊，今忽際逢此等嚴重事件，心靈之受損害，不言而喻。我爲滅除弟之痛苦，當讀函時，初欲撕而毀之，不使留俟弟歸過目；旋恐司徒先弟返此，以是暫予保存。緣弟前夕隨表姐離此後，司徒不特兩宿於斯，白晝抑且出入不輟。窺其用意，似候弟歸談判；吾初未防弟之歸寓如是早，否則必取火柴燬其書，兼又藏其藥瓶，不令弟見也！」

余聞虞小姐屢以「弟弟」稱余，既不如昔直呼余名，又不稍用「爾」「汝」「儂」「你」等代名詞；而吐語之溫柔婉轉，一若親姊視其幼弟者然。况虞小姐本身，今已身臨巨難關頭，他日命運將遇何等重大打擊，不難隱隱窺見；不料渠復置其個人利害進退於不顧，猶處處爲余設想，企圖消滅余之刺激或煩惱，體貼入微，熱情若揭。余數年以還，所認識之女性中，具有此種心腸性格者，尙推虞小姐爲第一人。余大爲感動，不禁稚氣畢露，嗚嗚然親暱呼其姐姐，並詢之曰：「如果司徒格隻十三點，翻開面孔不認人，我唯有預備去吃官司好哉。與有夫之婦通奸，又與已成年處女和奸，法官總弗見得判我無期徒刑或死刑，萬一不得已，我也去賣瓶來沙爾，先死撥十三點看。姐姐，儂看阿好？」

虞小姐大驚，急以手掌掩余唇，搖首太息曰：『弟年事尚少，前途大有可爲；倘或以此走向毀滅之路，我縱捨身死從，亦莫能贖吾之愆也。蓋我若不誘弟，與弟私暱於前，雖有令表姐事，司徒固無從挾；可知害弟者我，初無預於司徒也！』語已，淚珠漣然，指其腰際曰：『吾不畏死，安眠藥片藏袋中，已歷廿四小時矣！』

余出手指，隔衣按其所指之處，果覺衣層中，藏有長約寸許圓管一具；估其體積，頗似半截紙煙，其物蓋即儲藏藥片之直體玻璃圓瓶也。余駭極，情緒由鬆懈重復緊張，而心絃跳躍不止，充滿不可描摹之驚悸恐怖。至斯，余似示以懇求之目光，囁嚅言曰：『姐姐，千萬不能！姐若仰藥求死，弟更不欲貪生矣！』虞小姐黯然垂淚，悲戚不復吐一語。余見狀愈添傷感，坦白傾訴余之心曲曰：『姐姐不可消極！對於司徒，苟無善策轉圜此種惡劣局面，則請盡出瓶中藥片，待我倆分而吞之，同歸於盡可耳。』

既而，余向虞小姐索取袋中之瓶。虞小姐恐甚，堅以二手阻蓋衣襟，不令探取；且蹙眉低聲語余曰：『我備此藥，志在防萬一耳。設司徒果以爾我隱情，告訴駱四哥，吾不足懼；所懼者，乃恐四哥因是惱羞成怒；行以毒辣加諸吾弟。我與四哥，夫婦而已；婦既不貞，一言即可仳離，四哥縱欲小題大做，殆爲法律所不許也。』言已，探手入袋，意欲出示藥瓶，然瓶未取出，旋又補充曰：『吾與四哥問題，稍待待叩訪江一平律師，乞其爲我斟酌法律手續，先作準備。緣吾與四哥，早失夫婦感情，不爲弟事，亦難借其永久相處矣。』

余垂首無言。唯冀從速出瓶，擬乘勢予以搶奪。虞小姐語畢，果出玻璃圓管相示。余視瓶中藥片作白色，計其數，約在十片之譜。詎虞小姐雖出瓶，因恐防余搶奪，嘗退立數步，致使余無從下手。余呆然不知所措，纔聞虞小姐曰：『弟毋志志不安。吾留此物，絕無脅弟之意，視司徒持來沙爾向弟要挾，截然不同也。』余仰天嘆曰：『一者備來沙爾，一者置安眠藥片。姐與司徒備置毒物之用意，縱有分別，證明今日事態嚴重則一，尙有何言哉？』虞小姐安慰余曰：『弟固不必慮我慮！事勢尙能好轉，吾豈遽爾輕生。我曾獲得弟之愛，於心已足，他日縱不能偕弟共起居，死而亦可瞑目矣。目前之計，端在如何滿足司徒願望一事。弟之困難若能

解決，是爲上策；目前我無他望，所望者唯冀滅除弟之痛苦耳。」正言之際，吳太太市菜歸來。見余室門開敞，知余已返，乃慌張逕入余室。入復發現虞小姐先在，急命其出，正色曰：「司徒小姐又來矣！吾適在後弄蓮之，見其滿面怒色，好像是隻雌老虎。新嫂嫂若不稍避，倘爲撞見，又增麻煩哉！」余曰：「若然，迴避爲佳！」

虞小姐初欲迴避，然足甫出室，旋又折回。吳太太不解，詢之曰：「新嫂嫂欲行又止，殆有未盡之言，續與小弟談耶？有宜速吐，毋復躊躇。若再延宕，司徒格隻雌老虎，馬上闖來看見，定規大吵一場，勢必驚天地而泣鬼神，鬧得小弟弟無法做人哉！」虞小姐遲疑有頃，斷然曰：「以目前形勢言，躲避亦非了局，莫如俟司徒小姐至，彼此開誠佈公一談。好在司徒小姐亦係知識份子，倘能曉以利害，諒不至十分固執，非使事態擴大不可也。」余亦贊其主張，告虞小姐曰：「姐之主張極是！若司徒蠻不講理，大家索性一淘自殺；省得儂弗肯讓步，伊也弗肯讓步，煩弗清爽！」

其時，吳太太猶挽菜籃於臂，聞余言，乃牽籃於地，投以白眼，訾余曰：「小囡總是講小囡閒話。儂要自殺，別人阿會陪儂自殺，即使逼上這個地步，我第一個要表示反對。司徒雖然帶仔一瓶來沙爾，來向儂示威，實在不過做做假戲。我看祇要儂答應伊，跟伊同居或結婚，包儂立刻太平無事。現在那瓶來沙爾，放在哈格地方，不妨拿出來讓我研究；恐怕瓶裏裝的弗是真藥水，故意駭駭小囡，擺擺威風而已。」虞小姐先趨窗前，指窗外說明余之擲瓶經過，且復回身指余之頰，告吳太太曰：「瓶中之液似非贗品，試觀小弟弟之額面，數處已爲來沙所炙，皮裂肉爛矣。」言已，又出手帕，檢其淨處爲余按拭腐爛部份，悄然以抱怨之口吻，語余曰：「痛哦？等一歇我去拿藥膏，藥水棉花，來替儂包紮。以後弗能直梗瞎發脾氣，腦筋要清楚一眼。今朝幸虧是被來沙爾濺到幾滴，僅僅燙壞一點皮膚，還弗礙事；倘使背人吞下一瓶來沙爾，那末救也救弗活，豈非自家害仔自家哉？」

吳太太在旁，靜觀虞小姐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。似不勝感慨，搔首太息曰：「小弟弟，儂要睜開眼睛看看人頭，新嫂嫂待儂好哦？新嫂嫂如此漂亮，如此溫柔，又有一肚皮學問，真是走遍一個上海灘，弗會找到第二個！依找眼光，司徒脾氣太兇悍，張表姐脾氣太陰險，儂都弗是她們對手；祇有新嫂嫂，跟儂配對，方稱天作之合，美滿姻緣。我曉得新嫂嫂非跟駱四哥離婚不可，將來事情若能好轉，我勸儂千萬不能忘記新嫂嫂，希望儂記住我格句話才好！」余默然無言，虞小姐則微微歛噓，曰：「此事不必再談。既有司徒小姐在場，吾無此胆與人競爭！」

虞小姐既而拭淚述其隱憂，曰：「今日最高重要者，乃防四哥遷怒於小弟弟耳。吾知四哥理知冷靜，滿腹機心，屆時難免以暗箭手段，襲擊小弟弟焉。」余自引咎曰：「奪人之愛，法律不許，人情不許，道德尤不許。四哥哥以刻毒施之於我，亦人情之恆，充其量傷我之身，當不至喪我之命。」不料余語尙未畢詞，室外忽有一陣急驟之步聲，疾然傳來。余與虞小姐及吳太太，至此無不面面相覷，驚惶失色。

余等初疑來者必爲司徒，迨入室視之，乃吾友呂山驛耳。呂君昂首闊步入，頻與吳太太虞小姐點首，且作會心之微笑；顧其三人表情動作，殆似早已熟諳者然。余之觀察果無誤，當虞小姐代余招待敬烟之際，呂君指虞小姐之面龐，睜目作驚訝狀，探詢曰：「新嫂嫂二眼紅腫，淚珠晶瑩，適又大哭一場者耶？吾昨日三度察此，嘗親見大嫂淚流三次。一直這樣哭哭啼啼，咱們北方人極不贊成！要知痛哭流涕，不但無濟於事，抑且傷身傷神；大嫂身體想來未必佳，焉可如此任意摧殘！」吳太太曰：「噯，呂先生爲北方人，不可與南方人同日而語也。根據北方風俗習慣，男人自然盡是硬心漢子，往往不見棺材，不掉眼淚，心腸好比鋼鐵鑄成。南方人則不然，尤其南方女子更不然；何況虞小姐，事體犯在頭上，要伊那哼弗傷心，又那哼弗會哭？」呂君曰：「司徒小姐亦娘兒們也。彼非特未曾浪費半滴淚珠，而且性格堅執，幾至不可理喻；是則以司徒小姐比新嫂嫂，新嫂嫂懦弱溫柔多矣。」

呂太太不禁嘆味笑，指余告呂君曰：「女子固善哭，不料男子亦有碰碰眼淚鼻涕者。呂先生不妨仔細看看小弟弟面孔，小弟弟兩隻眼睛，也已哭得又紅又腫，好像金鯽魚哉！」呂君注目顧余良久，忽出二手拍余之肩，曰：「小傻瓜，不速籌劃應付之策，何爲一味垂淚哭泣？昔日我嘗屢次向君苦諫，已得司徒，不宜曠張；既曠張，即應捨司徒而遠之。詎君祇當老粗閒話耳邊風，吃了熊掌又吃魚，甚更進而將虞小姐併吞。願君年齡雖幼，胃口奇佳，然而樂極生悲，如今自食其咎矣。」

余內心負疚，無詞以應，唯晬晬然正視呂君，一若向其作無言之傾訴，乞其援手。呂君矚余愁懣失意之狀，搖首嘆息曰：「司徒屢勸我偕其赴張亞煩處，蓋伊料我必能明瞭張女士之寓所也。我恐又添糾紛，未應司徒之請，乃矢口堆謊一百個不知！司徒昨纏我整日，命我代爲覓取老弟，從速解決。據此表示，甯可聲名狼藉，非鬧個落花流水不休！」吳太太憤然曰：「格隻雌老虎，好像來拉發神經哉！我向伊左勸右勸，呂先生也向伊左勸右勸，哈曉得雌老虎半句弗聽，一眼弗撥入家面子！小弟弟闕拉此地，本來蠻太平，伊大概癢得難過哉，所以半夜三更尋上門來。現在不肯回頭想想，還要借此因頭吵鬧，我倒有眼弗服氣哉！」

呂君至此，亦表示對司徒之性格，頗感失望。據呂君批評，司徒犯有「無理可喻不近人情」八個字，最後則提出問題，向虞小姐警告曰：「司徒適又赴吾寓所訪我，謂將往見賂四哥，宣佈此一祕密。吾阻止不可，業已驅車去矣。」虞小姐聞言，急掩面大哭奔室外。余恐其服毒，亦追蹤隨之。

虞小姐經客堂一逕登樓，余則亦步亦趨，不敢或離。迨入二樓西廂臥室，虞小姐即仆臥榻間，伏枕大哭。哭聲嗚嗚咽咽，令人心酸腸斷；余恐爲隣室同居所聞，竭力請其莫大聲啼號；實則斯時屋中，除樓下之吳太太，及吾友呂山驛外，固無第三者在也。按二樓東廂，爲駱君之長兄寓所。長兄服務浦東某著名火柴廠，寄宿廠中，非至週六之夜，絕不渡江西來。而長嫂則任宏恩醫院護士，每日早出晚歸，歸且恆在晚間九時以後。長嫂一切家務，悉數委託虞小姐代爲照拂，妯娌之間，感情良佳，遠勝虞小姐用於四哥之感情也。至中央一間客堂

樓，乃租與持志學院學子某君，某君嗜舞如命，十夕輒有八夕不返；據稱讀書云云，志在借題向其鄉間老父，騙取金錢，以供揮霍而已。余未遷入前，日間株守此屋者，唯吳太太虞小姐二人；此虞小姐所以與吳太太親善之由，同時抑可窺見彼姝日常生活之枯蕭單調矣。

虞小姐既嗚咽，余無法阻之，兼又無詞慰之；唯坐觀其哭，余之心胸則尤充滿愁雲慘霧。哭歷十分鐘，淚珠透入枕芯，汗珠浸溼衣衫，聲音復漸漸至於瘖啞。審其痛苦之狀，余心若經鋒刃剝割，幾至不克忍耐；乃取手帕爲其抹面，含淚呼之曰：「姐姐，儂弗能再哭，儂愈哭，我愈覺做入毫無滋味，也想尋死哉！」虞小姐張其潮潤之瞳，告余曰：「弟速離此小避，毋爲我慮。汝一日活在人間，我必不欲求死。死雖不見不聞，無復再有煩惱擾我，然我不願以此刺激弟之心靈，棄弟於不顧也。」

余知決非躲避，即可甯入息事。遂舉實告虞小姐，擬俟司徒歸，借司徒澈底一談，然後見機行事。虞小姐曰：「司徒此去，果係訪四哥，則事態業已擴大，談亦無濟於事矣。」余仍堅抱前此之主張，曰：「四哥歸來，倘以惡劣手段加之於我，我願挺身受之，決不叫枉！弟固孱弱書生，然身受四哥數拳，諒不至喪我之命也。」虞小姐蹙眉皺額，反對余說，解釋曰：「聽從姐姐之言，避爲上策！傷身與喪命，係一件事之兩端，差別僅在於輕重之間，並非截然兩件事也。嘗聞人於盛怒之下，一拳每能致人死命，弟未之知耶？四哥失一婦，雖不必索弟之命，以爲報復；然其內心憤怒爲如何，則不難一一想見。依姐之意，不能不防範於先，避其鋒銳。所謂乖人不吃眼前虧，姐實不願目覩任何禍難，加諸弟之身耳。」

余謂暫避固有去路，兼詢如何應付此一當前問題。虞小姐以齒咬唇良久，旋舉衣袖拭淚，低聲曰：「即往江一平律師事務所一行，請江律師電召四哥至事務所談判，實行無條件離婚。」余問曰：「離婚之後，姐往何處？」虞小姐曰：「暫時寄寓姨母家中。姨父現任紅十字會醫院醫師，他日求其爲我謀一看診之職，作爲糊口！」言已，搖曳手中之安眠藥瓶，曰：「此藥即得之姨父所贈。」余向其索瓶，曰：「此瓶留姐身畔，弟殊憂

慮。請速交我保管，否則弟必不安焉。」

虞小姐微盱雙目，急將安眠藥瓶復藏衣袋中，搖手告余曰：「瓶留我處，弟固未能釋懷；然則此瓶交弟保管，姐又何嘗毫無憂慮？以今日投擲來沙爾於樓下天井一事觀，弟之性格，天真而傻跌，已可想見。我殊無此勇氣以毒物，交諸弟手，否則既使弟多一接觸危險機會，而姐勢必隨之增加不少精神上之負擔也。」余告以既無兩全之策，莫如立刻毀藥，勿使雙方精神皆因此一藥瓶，受到嚴重威脅。虞小姐毅然曰：「毀藥則不必！此藥得來殊非易舉，若任意毀之，未免辜負贈藥人之好意矣。况姨父贈藥動機，蓋即探悉我有失眠症，乃不避危險，出一瓶令我持歸，分而服用；我苟利用此物喪生，他日倘或查明責任，豈非並而陷害我之姨父耶？」

余仍纏之如故，虞小姐不勝嘆息曰：「總而言之，我非會自殺！我如果自殺，那就更加害仔儂哉。所以請儂絕對信任我，我是非會害儂個！」余聞其言，猶忐忑不安，保留懷疑狀態。虞小姐曳余坐榻沿，以淚頰偎余之肩，溫柔言曰：「爲仔弟弟，叫我隨便那能吃苦，我都情願。本來我希望能跟弟弟永久住在一起，共同生活。然而依照目前情形看，我個希望完全撲空哉！不過，祇要弟弟本身困難能解決，姐姐吃點虧，或者遇到更重大犧牲，都無所謂。日後，弟弟自然唯有和司徒結婚，那末我們之間，不妨維持一種同胞姐弟關係。到那時候，我無啥希望，只希望弟弟能常來望我一次，弗曉得儂阿能答應我？」余宣誓曰：「寧可砍頭，不願娶司徒爲婦。司徒如此兇悍，與其配偶，終身將無幸福可言矣！」

虞小姐聆余所述，視爲不當。且諫余爲求甯人息事計，應以斷絕其他關係，速與司徒結婚爲佳。余不從，虞小姐不悅，曰：「司徒愛弟熱忱，實未減於我之對弟也。設彼少女不爲愛弟故，彼固不必據理力爭，以死要挾。由此推觀，司徒所以大發雌威，一若毫無理性者，不外防弟爲人所奪，失去心目中愛人耳。況司徒乃一未經結婚姑娘，甘願獻其寶貴之貞操於弟，則愛弟之甚，是尤不難探知。故依姐意，弟必須娶其作妻；至若我與張表姐，悉屬有夫之婦，棄之實不足惜也！」余曰：「姐姐何以能知張表姐之一切？」虞小姐曰：「昨晚張

表姐之侍女，來此爲弟取襯衫，我嘗挽其小談，故得其詳。侍女吐語雖謹慎，然因不勝我之旁敲側擊，予以盤問，方知張表姐亦一出嫁之身；而張表姐之孀弟，其情形與我大同小異，殆出一轍焉。』余擬爲張辯護，忽聞吳太太於梯下，大聲呼余曰：『小弟弟，張表姐來尋僕哉，火速下來！』

余聞吳太太呼喚，急邁步奪門入室。虞小姐慌張追蹤而出，捉余之臂，悄然告余曰：『今日各事，幸勿再爲張表姐告，否則不啻又牽涉一人，跌入痛苦之淵也。我此刻即往江一平律師處，召四哥進行離婚手續，約歷兩小時可返。弟若不能在此久待，請赴靜安寺路榮康酒家小坐，屆時姐當詣榮康，向弟報告經過。至若後事步驟，俟我歸後商討如何？』余曰：『司徒此去，謂係訪問四哥，依弟猜測，不外虛張聲勢而已。司徒與我未談判於前，自難探悉我之心理爲如何，安有先向四哥檢舉，致使事態擴大之理？今既斷其非訪四哥，則弟固不必躲避四哥之襲擊；况躲避且非了局，故弟急需謀晤司徒一面，偕其坦白談談也。』

虞小姐頗然余說，乃放手命余下樓。迨轉至客堂，見小蘭手提茶籃，佇立余之臥所門外。時吳太太，方在天井掃除來沙爾瓶之玻片，西廂僅留呂君一人。余遂趨前挽小蘭入西廂，詢其來此何事。小蘭呆然視余面部有頃，狀甚驚愕。余促之，詎小蘭暗曳余之衣襟，囑往屋外。余茫然不知所措，乃返身隨之行；甫抵屋外，聞呂君倚東向之窗，語吳太太曰：『此係張女士之丫環也。張人品不壞，所雇侍女亦變婉多姿，視其容貌之出衆，誠令人垂涎三尺，神往不置！』吳太太則曰：『照我眼光，迭位小妹妹面孔，跟新嫂嫂不相上下，實在比伊東家漂亮多哉！我看小妹妹鬼祟崇個樣子，恐怕小弟弟同伊也有啥花頭。呂先生，僕君對哦？』呂君曰：『大嫂所稱，一點也不差！我欲言而未及言，不料大嫂竟先我而言，此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也。小弟弟大概生來桃花命，自有如許娘兒愛他，若我北方老粗，即使向女人三跪九叩頭，亦難以邀得一位美女之青睞垂愛焉！』吳太太嘆曰：『對呀！姑娘愛俏，自古已然。不過小弟弟，的確面孔嶄透，脾氣好透，肚皮裏學問又蠻好；女人遇見直梗一位少年郎，心裏自然歡喜。像我現在年紀大哉，若在五年前嚙不出嫁辰光，碰着小弟弟，那末弗客氣

，定規也要軋上一脚，湊湊熱鬧哉。」呂君拍手笑曰：「滑稽滑稽！有趣有趣！」

余既隨小蘭出屋，乃相對立於門外，待其發言。小蘭復目光爛爛，搜索余之頰間，俄頃，始慚然問曰：「表少爺！君之面部肌膚，破爛多處，而兩眼又紅腫異常，情形十分狼狽。究爲何故耶？」余亂以他語。小蘭不信，且指余上衣曰：「襟頭領間，赭色斑點甚多，如謂無事，其誰信哉？」余無心緒借其談。小蘭又問曰：「吾視表少爺，面有慍色。或爲虞小姐事，不能解決，因此有所吵鬧耶？房東太太刻在天井打掃碎瓶，該瓶是否表少爺所擲？」余雖不勝其煩，但又不忍驅之。

小蘭視余默然無語，益增悵惘，低聲言曰：「問儂儂弗肯講。我上樓去問虞小姐，伊一定會告訴我個。」言訖，果欲返身入屋。余力阻之，不可，適值虞小姐出，始罷行。時虞小姐之嬾間，雖略施鉛華，然猶未能掩飾其眼眶四週之紅腫；至若滿腔鬱悒，則仍深鎖眉梢，未嘗稍遣也。小蘭見虞小姐出，初擬趨前與之交語，或因發現虞小姐之眼角，存有淚痕，乃瞠目結舌，木然不知所對。虞小姐強作笑容，略與頷首，即顧余告曰：「今往江律師處，至遲二小時可歸。二小時後，吾與四哥之作孽姻緣，自茲告一段落矣。」

余心如搗蒜，彷彿巨禍即將臨頭，亦似大悲劇立時揭幕者然。辛酸之淚，忽又奪眶而出。虞小姐低聲止余曰：「大道通衢，行人熙攘，弟速忍淚莫哭，哭必引人譏笑焉！姐目前心碎腸斷，不能再受刺激，還希弟以笑容向我，減少我之痛苦如何？」余含淚負咎曰：「弟殊悔恨不該遷居此屋，否則姐必不至自趨極端，甘心遺棄四哥也。無如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弟之來，不特自害，兼又害姐，且使四哥失其愛妻。由此舉而引起良心上之譴責，實更甚於法律制裁；來日方長，弟殆不明如何懺悔，方能贖此罪愆矣！」虞小姐蹙眉搖手曰：「此事與弟無涉，負其責任者在我，弟乃株連受累耳。姐與四哥感情，交惡已非一日，縱然無弟出場，此離僅爲時間問題耳。」余猶刺刺不休，自行抱怨；虞小姐嘆曰：「命也命也，夫復何言？」既而輕拍余肩，嗔唇斜睨，如慈母之哄幼子，告余曰：「不許再噙噉，而且要用笑臉對我；儂儂使再小困脾氣，阿姐從此弗同儂好哉！」余中心

忡憂，何來笑意？小蘭見狀不安，催余曰：「虞小姐叫儂笑，那麼表少爺就笑脫一次拉倒哉。」余迫不得已，方勉強捱辱，報之以笑。

虞小姐既坐街車行，行漸遠，猶不斷回顧場手曰：「等我回來！等我回來！如果情形弗好，還是到榮康酒家，我一定會來尋儂！」俄頃，虞小姐車行雖已遠，而其紅色外衣，則仍閃閃於夏日陽光之下。顧其紅色，由深而淺，由淺而淡，愈遠則愈淡，終且成爲白色；一若象徵其未來之命運，說明渠之燦爛生命，將在空間與時間之雙重剝奪下，漸漸歸於寂寞也。

當余昂首張目，全神灌注之際，幾已遺忘小蘭仍留身畔。呆望良久，小蘭始呼余之名，問曰：「表少爺。虞小姐此行，自稱係往江律師處，談判離婚問題。其囑與伊丈夫離婚耶？究爲何故，事態竟嚴重如是？」余搖首嘆曰：「命也命也！此事問題殊複雜，決非三言兩語所能包括；他日有暇，容爲汝告。」小蘭又問曰：「然則司徒小姐，刻在何處？而虞小姐離婚後，是否擬與袁少爺同居？」余啞啞無以對。詎小蘭忽爾悉索索，垂首竅泣。

小蘭所以哭，據余臆測，問題殊單純；蓋恐余一旦果攜虞小姐同居，勢必將其遺棄耳。余止之弗淚，並設詞安慰之曰：「虞小姐此去離婚，乃因事勢所迫，非爲企圖偕我同居也。今日情形，皆出司徒一人所害，我已爲之手足無措，幾欲忿而自殺；汝若復來擾我，則不啻速我走向毀滅之路矣。汝素愛護我者，尙希爲我目前處境着想，切莫再出難題，使我加重精神上之負擔！總而言之，我已明瞭上海女子，遠不及鄉村女子可愛。少奶奶雖稱富有，虞小姐雖云美麗，惜皆生長海上，均非我理想中之對象。而最合乎我之理想者，實相告，僅汝一人而已。爲今之計，俟我此一困難解決，當放棄報社職務，隨汝下鄉度日；從此棄少奶奶虞小姐以及司徒等於不問，以免又爲煩惱所乘，死活不得。」

小蘭果拭淚止哭，愀然問余曰：「司徒究爲何故吵鬧？而此一件事，又何時方能望其解決？」余謂至遲需

時一週，且懇其毋向張告。小蘭沉思有頃，曰：「表少爺離滬下鄉，少奶奶倘不放行，將如何？」余曰：「我等一走了之，一百個死人弗關！」小蘭嘆息言曰：「少奶奶待我至誠，我若不言而別，於心殆有未忍。況彼視表少爺，尤處處體貼入微，煞費苦心；表少爺或一旦棄之不顧，度其結局將亦不堪設想。例以今日晨間，自表少爺行後，少奶奶立即借題辭歇其他傭婦侍女，自稱甘願親躬勞作。設不爲表少爺，少奶奶固不必自貶身份，樂於掃地抹桌，淘米洗菜也。」

余聞小蘭所言，雖增無限悵觸；然現實如是，暫時殆不允許兼顧張之一切。遂告小蘭曰：「諸事容後詳商，見機行事。此際吾之心緒甚亂，無暇討論此等問題。」小蘭始默然無語。余乃速其歸去，小蘭欲行又止，且探手懷中取一鑲寶金戒，命余收受。余異之，小蘭曰：「此戒乃我積蓄兩月之工資購得，今出以贈送表少爺；作爲紀念品。表少爺經常套之無妨。少奶奶未嘗知我備有此物也。」余視蛋形寶石，作翠綠色，係女性所用，拒而不受。余曰：「我未能接受此物，否則苟爲外人探悉，將罵我爲騙子矣。」小蘭曰：「我情願送撥儂，弗關別人屁事，可惜金戒弗值銅鈔，比不上金手表，祇好馬馬虎虎哉。」言訖，塞指環於余袋中，竟返身而奔！余呼之不應，唯目送其行，小蘭奔且遙，呂君自屋內出，大聲向余譏諷曰：「老弟如此荒唐，簡直變成上海之拆白黨矣！」

余未回答，吳太太亦奔趨屋外，朝余捧胸格格笑，刮臉羞余曰：「小弟弟，儂面孔要哦？小丫頭每月能有幾鈔工鈔，現在居然倒貼小白臉，上海灘浪，真是無奇不有哉！儂阿曾將小妹妹身體糟塌？一場刮子十六七歲小姑娘，萬一肚皮闊大，叫伊那能回到鄉下見爺娘？」呂君伸手向余索閱鑲寶指環，余未付予，吳太太亦伸手索閱，曰：「我和呂先生，躲在門縫背後看壁脚，統統看清爽哉！一隻翡翠戒，顏色亮晶晶，貨色嶄是嶄來！拿出來讓我替儂估估價，究竟能值幾鈔？看樣子，儂想帶仔小妹妹逃走是哦？儂前前後後，一共用過小妹妹幾何鈔票？」

余略作聲辯，吳太太不信，呂君更不置信；余進而對天宣誓曰：「吾與小蘭設有任何苟且行爲，必遭雷殛火燒焦頭爛額而死！彼村姑一片熱情，萬般天真，雖有可愛之處，吾則未嘗謬之。彼姑所以癡心如是，初非無因，蓋即平日過事戲謔，有以害之耳。」呂君凝思不語，吳太太則追問曰：「戲謔何語，竟使小妹妹一往情深，願隨君往鄉村耶？」余曰：「戲謔範圍殊簡單，不外我愛你，你嫁我之類成語。」吳太太曰：「張表姐知此事否？」余曰：「表姐僅知其半。易言之，亦即信任我不致污辱小蘭耳。」呂君昂首哈哈笑，狀似否認余之聲明。吳太太詢其何故笑，呂君睨余以白眼，曰：「老弟所言，除非耳聾之輩，始能置信也。我未嘗聾啞，故不能表示信任。」吳太太亦驕言囔曰：「對哉對哉！我也弗大相信。如果相信小弟弟個閒話我也變成聾聵哉！」

余大窘，向呂君示以眼語，乞其毋再吹毛求疵，喋喋不休。呂君視若無覩，嘗余曰：「以老弟之性格，真可謂叫化子吃死蟹，隻隻好也。始嬖少奶奶，又嬖小丫頭；而以此屋言，不但嬖虞小姐於前，又嬖司徒女士於後。凡是女人，來者不拒，久此而往，老弟生命，勢必喪於女性之手；所謂煩惱，猶其餘事耳。」吳太太曰：「開心辰光交關開心；吃起苦來，也就走頭無路。嗆人叫小弟弟格隻面孔，生得直梗漂亮；面孔一漂亮，賽過賈寶玉養在大觀園裏，一日到夜，要被姑娘們包圍哉！」

既而，吳太太詢虞小姐何往，而呂君則詢虞小姐之問題，將如何解決？余舉實一一相告，呂君慨嘆曰：「以虞小姐之處境，與四哥提出離異，確爲上策。所惜者，有司徒從中作梗，復有張女士在旁牽制，致使君與虞小姐，難遂同居之願，未免美中不足耳。」吳太太又囔曰：「以虞小姐比擬司徒與張，個人主張應娶虞小姐爲妻。小弟弟倘無辦法，吾願授一計，成全此等姻緣！」

余聞吳太太出計相助，不勝欣喜。叩之曰：「吳太太有何高見，願聞其詳。苟有辦法解吾之困，則吳太太不啻我之再生父母矣。」吳太太神祕而笑，笑而不語。余又解釋曰：「所謂與虞小姐纏綿同居一節，此舉近於奢想，應毋庸議。苟望達此目的，則其他困難，必可先事迎刃而解；而吾急需明瞭者，卽此一端也！緣今日最

感嚴重者，厥爲如何應付當前之問題；此一問題懸而不決，自不許侈言其他，否則殆無異乎緣木求魚，癡人說夢矣！」呂君亦然余說，告吳太太曰：「大嫂果有良策，能息司徒之怒，則一切事件，皆可化爲烏有。尙希吳太太詳加說明，俾小弟弟得以釋懷；鄙人呂山驛將亦代表吾友，表示無上謝意也！」

吳太太掩腰格格大笑，曰：「呂先生閒話，說得未免客氣哉，我同小弟弟，弗但同鄉，而且是遠親。伊格事體，等於我個事體；我如果在旁着冷鋪，還能算人？不過，我雖弗贊成小弟弟格種舉動，如今事情發生，至少應該幫點忙。昨夜，我跟吳先生商量一夜，辦法固然想出一眼，是否行得通，要看小弟弟自家手段哉！」呂君詢問係何辦法，吳太太曰：「阿拉到屋裏上去談！我要先問小弟弟幾句閒話。」遂相偕入屋，同詣余所寓之西廂臥室。

既返西廂，吳太太尙未問話，忽有一客來訪吳婦，以致欲進行之談話，無從繼續。俟至午刻，客猶未行，余內心殊爲焦灼。所謂焦灼，非爲吳太太無暇授余計策，實因虞小姐消息杳然，而又不見司徒蒞止，令人忐忑不安耳。呂君睨余躊躇莫決，慰余曰：「事也至斯，老弟急亦無益。古人曰：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；能秉此宗旨行事，雖滔天大禍，不虞無應付之策。」余嫌其言太空洞，呂君又曰：「至若如何應付，即俟唔得司徒小姐後，始可決定；恕我未能先爲老弟策劃焉。」余雖默默無言，內心仍爲惆悵所塞，無法驅遣，未幾，安南路之菜館，爲余送午膳飯菜至。余雖包飯數日，間僅食其一餐，餘則皆由吳太太代收；吳太太且嘗病余浪費。是日視菜肴，又無一嘗意，仍贈吳太太，余則堅邀呂君共往酒家進餐。俟抵酒家，余竟放懷暢飲，實行酗酒，於焉一飲而醉，醉且倒臥菜館，不省人事。余無酒嗜，遇酒必醉。然昔日俱屬小飲，雖醉程度有限；是日則因感情苦悶太甚，力求發洩，以是釀成大醉，醜態畢露矣。

迨余酒散醒回，已是黃昏；回顧所睡之地，蓋即余之臥室西廂。時夕陽早落，室中黝黑一片；光線既晦黯，氣氛又悶塞，而審視全室各物色彩亦莫不充滿寂寞情調；頗似置身冷窖，舉目盡能引起蕭條荒涼之感。臥室

之門虛掩，室外無絲毫音響傳入，而索之西廂二樓，抑闌無聲息；一若此屋是時所住者，僅余一人。余悄然起坐，探榻畔之電鈕，掀亮室中燈火，見榻旁凳間，置有花旗蜜檯數只，去皮之雪藕一盆。盆之旁，則安放兜安氏藥膏一盒，紗布橡皮膏一疊，以及書有字迹之紙箋三張。

余取而讀之，其一爲呂君所貽，書曰：「借酒澆愁，乃天下第一笑伯！要知人生醉時少而醒時多。酗酒使醉，醉情暫時；醉而復醒，則醒後之愁苦，實更深於未酒時也。我對兄事，一如身受；醒後祈即枉駕民厚北里一敘，弟願盡出所有智慧能力，助兄解決當前困難。翹頸以待，請勿失約；若在七時前來更佳；弟決爲兄備精美炸醬麵一碗，並略沽酒，驅除兄之宿醉如何？」其二爲虞小姐所書，具名「P.P.D.K」；余方在誦讀，吳太太已推門入，入則指余額，出怨艾之詞，責余曰：「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君欲澆愁，愁曾澆除幾許耶？君素不善飲，今則一反常態；其奈高粱不能比擬廣和汽水，安可一碗兩碗大喝？其時幸得呂先生在旁，否則君必醉臥酒家，迄今無人雇車扶歸也。然則雖得呂先生扶送歸，額且爲門鏗撞破；倘或無人照拂，則狼狽之狀，將更不知如何矣！」

余舉手撫額，額上覆紗布一方，貼以橡皮膏；而兩頰數處亦然，吳太太趨余榻畔，以指抵余之額，溫言曰：「小釵大，真是小釵大！儂蠻蠻一隻清秀標緻面孔，現在東一堆紗布，西一塊橡皮膏，滿臉百孔千瘡，變成一位傷兵哉！紗布與藥膏，皆新嫂嫂親手爲君敷者。新嫂嫂歸來，見君酒醉不省人事，額間又復鮮血淋漓，初嘗疑君仰藥自殺，竟放聲頓足大哭，幾乎觸電尋死。幸我趕至，舉實相告以釋其懷；若不然，靜安寺路一四六五號，今日已鬧人命案子矣！新嫂嫂視汝生命，重於自己之生命；君能得此一泣好姐姐，我若係男子，勢必表示妬忌眼紅也。」

余邀吳太太坐，吳太太退而就坐榻前之沙發間。既坐，歛歔太息不已。余茫然久之，詢虞小姐刻在何處，並及離婚問題之下文。吳太太命余讀其留書，曰：「紙條上所書，雖僅寥寥數語；小弟弟讀後，不難明其大概

焉。」余遂閱其小姐所留之箋，書曰：「吾與駱君事，雖經江一平律師一言解決，實行無條件離婚。駱君所受刺激甚劇，場言必須以殘酷手段，索我兩瞳，作爲報復。駱君行爲果如此，我避之無法，唯有聽天由命矣。嘗聞駱君云：今晨曾得怪電話二次，皆出女子口音；囑其監視我之行動，嘗指我與另一男子；行將捲逃私奔。據我臆測，此姝當屬司徒小姐。司徒小姐之苦心，蓋爲愛弟；足證弟之惹人傾愛，正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也。今茲我往訪姨母，接洽住處，黃昏當來此屋搬取衣件，至時容謀一晤。午移歸來，見弟醉甚，額部復爲門環所創；弟之身心痛苦，咸爲我一人而起，我舍吞安眠藥片毀滅一途外，他無良法可贖我之罪惡矣。」

余讀虞小姐留書，心靈又受重創，淚復漣漣然下。吳太太亦爲黯然傷神，勸余曰：「人心總是肉做，小弟動輒流淚哭泣，適足證明汝之性情溫柔，絕非一般鐵心漢子，所可比擬者也。然事已至此，徒哭無益，新嫂嫂知汝啼哭不休，勢又爲汝增加無限痛苦矣。」余拭淚曰：「虞小姐之二目，他日萬一爲四哥所傷，如何是好？」吳太太曰：「吾料四哥無此胆量。況新嫂嫂今夜即須離此他往，四哥縱欲加害彼姝，無法下手也。」余復欲言，吳太太揮手止余曰：「放心放心，新嫂嫂比僕聰明，非要僕替伊担啥心事！伊已經同我講過，叫我勸勸僕。同時還請我照顧僕；僕如果依舊痛哭流涕，我反而無不辦法交代新嫂嫂哉！現在，僕再讀讀司徒的信。送隻雌老虎，兇是兇來，好像張宗昌個千金小姐，生來天弗怕，地弗怕，處處強橫霸道，蠻不講理。真是可惡之極！可恨之極！」

余又取司徒之信讀。察其字體，依然巨大歪斜；而每字每句，又皆染有相當憤怒氣息。其書曰：「好！你先設法唆使虞小姐離婚，你的計劃是倒兇狠！虞小姐離婚後，從此可以隨你遠走高飛是不是？哼！你別做夢！你喝醉酒，你撞破頭，完全裝腔作勢，休想來欺騙我！總而言之，我姓司徒的活着一日，決不寬恕你；我已經向我父親說明此事，馬上會給你顏色看！至於那瓶來沙爾，據說被你攆掉；然而攆掉了，我何嘗不可再買？你打開寫字桌抽屜去看看吧，那裏面又放着一瓶了；祇要你敢攆，我自冇辦法買來。最近期內，我一定當面自殺

給你看！」余反復閱讀數次，不禁大忿，以掌怒擊榻前之凳，罵曰：「死！大家一起去死！伊弗怕死，難道我怕死！」凳被擊而傾，傾則橋藕墮地，盛藕之盆亦墮地；於是其聲訇然，陡驚吳太太。

吳太太起而爲拾橋藕，責余不應感情衝動。且稱橋藕等物，係虞小姐親至赫德路買來，備余醒後止渴之用。余垂首無言，吳太太又曰：「君藐視橋藕，等於藐視新嫂；新嫂嫂探知，又要傷心哉！」余詢虞小姐何時可歸，據答至遲七時左右。余又詢司徒是否仍來，吳太太曰：「司徒下午曾蒞斯室三次。每次至，視汝未醒，即匆匆行。我因恨其不近人情，三次未與交一語，任其獨往獨來，祇當弗看見。至於此函，乃最後一次逗留時所書，臨行且遣一紙包於屜內，所藏者蓋即函中所指之來沙爾也。」

余下床趨寫字桌前，抽數屜覓尋，始於最低一屜中，果見「來沙爾」一瓶，橫置其內。外裹之紙包，業已破碎，紙間染赭色濃液甚多，狀似甫自瓶口流出者。余覩瓶，神經益受威脅，早晨擲瓶一幕，驀然重映心頭；而頰骨被藥液所濺之處，且感隱隱作痛。余思瓶中藥物，既能致人死命；爲欲滅除內心痛苦，與夫當前困難，以是自求毀滅之心，遂隨之油然而生矣。

自殺之念既生，吳太太初未窺知焉。吳太太睨余呆立寫字桌前，沉思無語，乃遙指「來沙爾」藥瓶，告余曰：「司徒不斷以毒物攜來要挾，誠如致汝函中所言，不外裝腔作勢而已。要知人欲求死，死之機會正多；司徒固不必依賴來沙爾一物，更毋須一再揚言，非在汝前仰藥不可也。」余曰：「萬一各走極端，司徒果爾服毒，又何如之？世之自殺者，大半皆係弄假成真所致；司徒縱無自尋毀滅之心，設不幸事成僵局，以是厭生，則不能不爲預防也。」吳太太仍堅持成見，余遂不與辯，唯乞少婦授余轉圜事態之策，吳太太曰：「司徒來此，汝姑揚言斷絕一切關係，借其結婚。如是則司徒之欲望既達，他無苛求可言矣。」

余意此舉，可行於虞小姐未離婚前，而不適宜離異之後；蓋行於離婚前，凡百可了，今則嫌其爲時稍晚矣，則緣虞小姐突然要求此離，業已引起駱君之疑竇，何況更有司徒從中告密，證實虞小姐之行動有人指使。是

則事態既告擴大，余雖允許與司徒同居，仍無從消滅駱君之憤怒；足證目前問題，不僅在於應對司徒一人一事也。至若駱君，縱使不予追究；然虞小姐之事如何了局？而張亞娟暨小蘭方面，又如何處置？諸如此類，盡屬問題，焉止隨一司徒結婚，可使事件全體解決者耶？余反復考慮，不特深覺目前荆棘叢生，困難重重；抑且自知今茲而後處境，已成衆矢之的，躲避無地。然余雖覺吳太太計策，不甚適用，猶唯唯諾之，不予辯論；內心則視吳太太愛護余及虞小姐之熱忱，表示無限感謝也。

閒談多時，吳太太離室赴廚下舉炊，留余獨坐西廂。吳太太出未幾，駱君歸。駱君歸則入余臥室，怒目相向，不置一言；旋即悻悻退出，逕奔二樓。余睹狀，心如投棄冰窟，內寒外熱，四肢若爲電流所刺，頓感麻木。方詎深切憂慮之際，不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余所服務之報社差員，適於是時送一信函至，函外並附本月薪俸法幣八十元，囑余簽署回條。余展函誦讀，方知該函係報社所發之解職書，書由祕書處具名，上曰：「逕啓者：頃奉社長交下手諭，着台端於本日起，停止副刊助編職務。相應函達，並附奉本月份薪金法幣八十元，尙希合鑒，掣給收據爲荷。」余讀函，大惑不解。詢來人，答曰：「君忽被辭，恐與某董事有關。據祕書室某書記言，稱君私暱董事之妾張女士，致觸董事恨，以是立命社長解君之職。傳聞如此，實否不得而知矣！」余至是雖告大悟，然董事何由發現此一祕密，則仍無從猜測。差員既行，余消極益甚，憤不欲生；乃伏案作遺書四通，作爲自殺前之留言。嗚呼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。斯時余竟不爲遠居鄉間之椿萱着想，自尋毀滅，噩耗一旦傳至鄉間，二老當必罵我逆子也。

余作遺書，一致虞小姐，一致張亞娟，一致司徒，另一封乃致遠居黃渡鎮之程沛然先生。此四函，以程君之一通爲最冗長，全篇盡皆懺悔自責之詞；且乞其於得書之日，卽來滬一行，爲余料理身後各事也。——程君沛然，余於本文卷首序言中，曾詳予述及，不但與同鄉，抑屬余之良師，亦卽爲余活命之唯一恩人。竊思余自十一齡背鄉離井，嘗依先伯六載；迨先伯因病棄世，遂奔黃渡鎮投程君門下。比年以還，教我育我，衣我食我

，悉賴程君獨力爲之；邇雖服務海上，程君猶斷作經濟精神雙方面之支援，勉余專心學問，矢志事業，切莫爲大都市之萬惡習氣所沾染，以致墮身聲色之淵，未能自拔。由是而觀，足證程君對余期望殷切，論其一片熱忱，幾不輸於家嚴之視余也。其奈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滯滯兩載，不但未從程君之諫，且無日不在聲色之海，浮沉泅泳，等待滅頂。以是苦海無邊，回頭爲難，今果服毒輕生，自毀前途；是則今後雖在黃泉，是亦愧對程君焉。四書修罷，除程君一函，可粘郵票付寄，餘皆苦無良策遞交。籌思多時，遂離寓外出，先將程君之書投郵筒；繼則驅車赴南陽路，出致張之書，投其鐵門上所按之信箱；然後歸寓趨廚房晤吳太太，授予致虞小姐及司徒二書，懇代轉交。

吳太太時正忙於籌備晚餐，未遑注意余之神色，當諾余請，並告余曰：「小弟弟留書於此，其屬雖此暫避耶？小避良佳，緣四哥適嘗爲我言，似需與汝一算此筆清賬也！」余詢賂君何往，答往覓尋虞小姐。余乃悄然退出，甫抵客堂，吳太太忽又追出，問曰：「小弟弟是否暫寓張表姐府上？」余僞諾之，淚珠則不期然奪眶而下。吳太太大異，捉余之臂，反復究詰；余堅不吐實，僅稱心緒欠佳。吳太太聞而嘆息不置，旋慰余數語，囑不必過事悒悒，始釋余行。

余視吳太太返身往廚下，方悵然回西廂。比入西廂，即緊扃室門，往地櫃取出藥瓶。余初擬私懷該瓶，赴附近之滄洲飯店一室，實行背人服毒。嗣因對鏡覽容，發覺淚痕滿面，神色憂鬱，又恐抵逆旅後，爲人識破。正舉瓶徬徨不決之際，適值吳先生歸，旋又聞虞小姐亦歸，余一時手足無措，急拔「來沙爾」之瓶塞，傾瓶中液體，一飲而盡。既飲，其味辛辣苦澀，經古葉自喉管流下，一若吞嚥惡味之熱性食湯，幾至反胃作嘔。

余既服毒，自問必死。遂棄瓶踉蹌奔榻前，仰身臥；臥則閉目屏息，等待死神之光降。是時，余之感情，一如平靜之湖面，不見絲毫漣漪；心胸亦空虛異常，無牽無掛，無憂無慮，亦無所謂喜怒哀樂。然生理間，則因毒物漸漸引起若干反應；例如心臟劇烈跳躍，全身熱如火灼，喉癢舌燥，頭昏眼花，以及四肢疲乏、百骸

酸軟等，莫不一呼百應，乘時而作。未數分鐘，心鳴愈甚，碰碰然沉重有力，充滿整個聽覺。余試以手探額，手已無力高舉。再張目四顧，則一切物體，皆在循環旋轉擺盪，且各離其原來地位，雜亂幾不可辨。至若物體之色彩，尤稱光怪陸離，室中雖僅一燈放光，視之則不啻滿天星月，處處盡屬光燄明滅之火炬焉。

適當此際，有人插門甚力，抑甚驟急。伴隨推門而來者，乃一片鬧嘈雜聲浪；余靜聆之，哭者爲虞小姐，而呼喊者則爲吳氏夫婦。嘗聞吳太太嘆曰：「既有遺書致新嫂嫂，恐已服毒矣！司徒攜來沙爾一瓶置此，誠害人不淺。吾適會親睹小弟弟，呆望司徒所留之藥瓶有頃，或以是而產生服毒動機；否則雖萌厭世之念，一時殆不至自尋短見也。」余不勝彼等煩擾，復又閉目而睡，置之不聞。然不聞不可，吳太太等忽已破門入，入則驚惶言曰：「快看！快看！一瓶統統吃光哉！快打電話，千萬弗可挨辰光！」吳君應聲曰：「我去我去！」此而後，僅聞虞小姐一人嗚咽啼哭。哭聲由遠而近，終則響自余之耳際。余之呼吸，至是急促悶窒益甚，胸間則似爲一巨物鎮壓，無法彈動；實則壓者非他物，蓋因虞小姐正伏身摟余而哭，哭已至於暈厥，不省人事耳。

又歷多時，余之知覺盡失。隱隱間唯見一種鬧哄哄之音響。迴旋於聽覺之周圍。音響漸鬧漸遠，愈遠愈不可捉摸，愈不可捉摸則愈趨於靜寂。至夜半，余忽醒回，醒見虞小姐，呂山驛君，以及張亞姮之侍女小蘭，皆默然環坐榻邊，而余所睡之地，則已易爲紅十字會醫院二等病房矣。余醒，呂君欣然握余手，曰：「老弟，性命不可兒戲！今幸服毒不死，天佑汝也！」余疑在夢中，曰：「夢！夢！夢！」虞小姐以脣湊余之額狂吻，且親暱呼余之名，言曰：「弟弟！此非夢境，乃現實也！汝所吞者幸非毒物，否則我亦隨汝同往陰府矣！」小蘭則呆坐如舊，僅低聲曰：「表少爺！駭煞我哉！」余掙扎坐起，巡視諸人面目，狐疑不決。虞小姐睨余癡獸之狀，不禁嗤哂笑，曰：「經此一次自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司徒駭得逃走哉！」小蘭則曰：「司徒小姐，自茲將無顏面，再見表少爺也。」

余茫然不解，幾不信此身猶在人間。呂君因余「服毒不死」而感欣然，虞小姐則又以「所吞者幸非毒物」

喜形於色，斯二語出入頗巨，竟使余恍恍惚惚，一時殆無從決斷。余暗自思忖，傍晚吞服之藥物，原係「來沙爾」，瓶之形式無誤，瓶間所粘之商標又無訛，再退而以言瓶內所儲液體，其色其味，亦無殊於來沙爾。是則既爲來沙爾，稍沾幾滴尚且皮破肉腐，則嚥以一瓶，喪命固屬必然之事勢也。然余則能獨免一死，而脣舌齒頰之間，復無潰爛楚痛等現象，足證此非「服毒不死」，實如虞小姐所稱：所吞幸非毒物耳。

思索雖不得要領，口腔則漸漸膩燥。余感大渴，坐起向虞小姐索茶水。時爲十二點鐘，南向排窗未掩，窗外繁星滿天，閃爍不息，小者如螢火，中者如珠光，大者即如貓之圓瞳，璀璨耀眼。夜空且甚清澈，月色普照，有如透明之玻璃體；至若夏月懸日何處，因未爲視線所及，不知也。虞小姐見余索茶，就榻前小櫃之內，取花旗蜜橘四枚；小蘭在旁睨虞小姐出橘，急伸手接去曰：「由我來切！」余視小蘭旗袍，爲常日所穿之陰丹士林質料，而虞小姐所衣旗袍，則仍爲白晝所穿之紅色一襲。再視二人眼眶，均各存有紅痕，一望而知，彼等爲我垂淚哭泣歷久矣。

余之情緒，至是驟由空虛復告窒塞，心胸更充滿濃烈辛酸之味。虞小姐睹狀愕然，握余之手，溫言慰余曰：「儂又在想點啥？姐姐在此陪伴儂，呂先生跟小妹妹，也在此陪儂，天大事體由我們三人擔當，儂不必胡思亂想！」呂君則趨前拍余之肩，曰：「天下之至愚至笨者，即爲自殺之人；自殺不遂，則又爲天下之最最幸運者也。老弟不爲本身之幸運喜，胡爲悒鬱欲淚，猶悲愴一至如斯？」余囁嚅言曰：「我今果在人世耶？我已服毒，服毒者必死，我則不死，非夢而何？」虞小姐頻頻撫摩余之手掌，曰：「弟之肉體，固未曾因自殺稍受損害；弟之精神，業已備嘗自殺痛苦，亦可謂自殺已告成功矣。肉體自殺，雖痛苦，苦僅一時；精神自殺則不然，其苦當百倍於肉體所嘗也。今不死，非爲夢，夢境成爲過去陳迹，弟已開始獲得新生機矣。」

虞小姐旋又囑余弗哭，以免精神再受刺激，傷及健康。余則詢其服毒不死之由，虞小姐初不言，僅稱稍待詳談，余益滋惑。既而小蘭端橋授余，余叩之，小蘭曰：「司徒真真是隻真貨，格種辦法不能想得，阿要鴨

尿臭？」

呂君聞小蘭醜詆司徒之惡，鼓掌昂首呵呵笑。小蘭大窘，顧呂君曰：「呂先生又來取笑我哉！儂儘管取笑，我總覺得司徒小姐鴨尿臭來邪氣；換仔我，我決弗會倒脫毒藥調補藥，拿出來瞎擺噱頭！」余恍然大悟，訝然問曰：「我所服用者；其非毒物乎？」虞小姐點頰微哂，小蘭乃續言曰：「啥地方是啥毒藥！一隻來沙爾空瓶，裏面裝滿補藥；看着顏色黑黝黝，蠻蠻駭人，經過醫生一驗，原來却是大半瓶含幾怪康福多；此地醫生和看護小姐嘴巴，也給笑歪哉。」余曰：「康福多之味，半甘半鹹，未嘗苦澀辛辣。而我所服者，苦澀辛辣之外，辛味有之，甜味即未見；又爲何故？」

虞小姐命余啖橘解渴，又詢飢餓否？余告以毫無餓意，唯請速言一切經過。虞小姐始娓娓爲余詳述，據稱來沙爾瓶所儲液體，十之四爲康福多，十之四爲酒精，此外且雜入鎮江醋，辣醬油，以及胡椒末之類。虞小姐且言且笑，小蘭呂君等則爲之掩鼻啞然。余覺此舉幽默之至，聆後亦不自忍而笑。呂君出突梯之語調曰：「滬地素有妙不可醬油一語，今觀司徒小姐所爲，尤可喻爲妙不可辣醬油矣。按酸醋，辣醬油，胡椒末，酒精等物，是皆烹煮作菜時調味品；今再滲以大量康福多成分，豈不變成含有維他命之混合調味汁哉！此汁強身滋補，祛而爲喜寒散熱。家備一瓶，食之雖不長生不老，功能延年益壽則無疑。今竟用爲自殺，遂使一幕悲劇，一化而爲喜劇；中外古今文學巨著，無此精彩題材也！」

小蘭欣然有得色，睜目向呂君，駁之曰：「是哦是哦？格種毒藥，我就喝十瓶，一樣篤定泰山，最多悶睡幾個鐘頭罷哉！噲曉得司徒小姐，居然拿出來恐嚇表少爺，阿要坍台？」呂君曰：「虞小姐適已屢屢言之，司徒小姐所以如是，初無惡意，目的不外恃此博取表少爺之專愛耳。司徒愈花樣百出，愈可證實傾愛表少爺之心熱烈；否則既無獨佔表少爺之企圖，大可不必作此苦肉計也。是以就事論事，司徒應判無罪！」虞小姐喟然嘆曰：「司徒弄巧成拙，初非意料所及。而今表示後悔，時已不許矣。」

余不解虞小姐之言，經其解釋，悉司徒於二時前，嘗來醫院，曾遭某醫師嚴詞呵斥。某醫師嘗向司徒僞稱，謂余之自殺，業已通知直轄警局存案，且云警局即將傳訊司徒，追究法律責任。司徒惶甚，乃在呂君前表示懺悔，遂匆匆遁走，不稍停留。所謂某醫師，則爲虞小姐之姨父；虞小姐同知醫院例有報警手續，特坦白宣佈一切，乞姨父轉懇醫院當局，保留此幕秘密，以是未添周章焉。呂君俟虞小姐畢詞，告余曰：「今日最大犧牲者，非司徒小姐，實乃張亞娟女士耳。」余詢張之犧牲程度，小蘭搶言曰：「亞爾曼怒瀾少奶奶之頓，不幸出手太重，少奶奶因此盲其一目，血流如注矣。」

余聞張遭董事虐待，內疚無已；問小蘭曰：「老甲魚何其毒狠，一掌即能擱喪少奶奶之眼耶？」小蘭面現恐怖之色，凌空揚手，作反掌批頰之勢曰：「亞爾曼格副死腔，看看乾癩得好像一隻蛤士蟆，發出威來，却狠巴巴來邪氣。三句閒話不講完，就伸手一記反巴掌，恰巧打在少奶奶左面眼睛。巴掌本來打弗瞎眼睛，毛病出在那隻金鋼鑽戒指上。儂想想，比黃豆還大一粒鑽，戮進眼烏珠，眼烏珠那能弗會戮破？」余大驚，艾艾然不克成一語。彷彿張之喪目，一若余所身受者，余之左眼，亦感隱隱刺痛焉。

呂君恐余心理又遇刺激，曰：「張女士盲一目，君固負一半責任，實則張乃自取其咎耳。」余以拳痛擊鵬門，自怨曰：「該死該死！該死該死！」虞小姐急向呂君投眼色，請勿再言。復又力捉余之臂，曰：「儂又發癡勁哉是哦？張表姐左眼，是否不治，猶未知也，縱然不治，責任在彼本身而不在汝。其情形無異於我，設我不幸備嘗四哥蹂躪，莫謂育吾之目，即亡我命，亦絕不怨君半句。蓋吾與君之間，誘君者我，而君與張表姐之君，又處於被動地位也。論法律或須將汝牽涉，論人情，則吾與張表姐，悉皆自作孽耳。」呂君頗然是說，附和之曰：「張女士明知老先生非終身配偶，甘心作妾，一錯；既作妾，而安之若素，二錯；既安之若素矣，恐又誘君借其私，三錯也！一錯再錯，錯無已時，是則欲求面面顧到，烏可得哉？」

余垂首無言，視呂君所指之面面顧到一詞，不由大爲感觸。緣余平日常以面面顧到，面面不周一義自誠；

不料持以自勉之真理，本身行爲反抵觸其真理，誠可謂荒唐之極矣。例以此次事件言，余先嫗張，復嫗虞小姐，甚至更嫗司徒；於焉一而三，終則面面不周，禍患乃由司徒而掀起，一切遂至不堪收拾矣。今者，三位美姝僅虞小姐一人留余身傍，司徒既不明其行縱何往，張又眇一目聞；昔日歡笑，驟然如風之消，如雲之散，抑且消散不可捉摸。樂極足以生悲，斯亦可以警惕者矣。

既而小蘭爲余詳述董事探悉余與張之曖昧始末。據稱：其事皆因被辭之傭婦，惱羞成怒，乃告密於董事而起。余曰：「老甲魚對我有何批評？」小蘭曰：「老甲魚云，業將表少爺之報社事務，職；並擬訪晤表少爺，欲向表少爺算算舊賬焉。」余問董事將如何清算舊賬，小蘭茫然不能對。呂君憤然曰：「男女間桃色事件根本一篇糊塗賬，如欲清算，即聘請十位如潘序倫徐永祚等著名會計師出場，無濟於事焉。司徒小姐亦抱清算主義之一人，結果幾乎算掉弟一條性命，老先生若再算賬，真是滾他媽的蛋！」虞小姐語余曰：「老人之所謂清算，虛張聲勢而已；實則藉此阻止張表姐續與汝晤，免使渠之醜名四播耳。」余曰：「然則董事猶全圖視張爲榮耀，不忍釋手耶？」小蘭頷首，曰：「然！亞爾曼既傷少奶奶之目，旋又表示懺悔。彼嘗向少奶奶一再聲稱：祇要少奶奶邇後不復二三其心，則老爺保證決不重提往事也。」呂君呵呵笑甚，曰：「老甲魚嚙工九十六，呷呂某聽聽也要笑痛肚皮哉。」虞小姐曰：「老人欲以軟工，繫住張表姐之愛情耶？果爾不啻癡人說夢耳。」

以是，彷彿舉行病榻前之座談會，凡參加座談者，除余而外，餘三人莫不盡其所知，痛快發言。然座談範圍，漫無系統，自張亞姪之事件，及於小蘭問題，又及於賂君虞小姐之一切；終則由司徒之一意孤行，歸納論及吳氏伉儷之古道熱腸。余自各個之談話中，知悉賂君因余仰藥，業已放棄其報復之成見；而張亞姪，則被董事送往寶隆醫院；至於小蘭，竟不幸而遭董事斥退，緣董事遷怒小蘭，嘗指張之不安於室，乃彼村姑一手造成有焉。余詢小蘭既失業，今後將棲身何所？小蘭慚然嘆曰：「吾今借宿康腦脫路之同鄉處，暫住當無問題。他日一切，唯有過一天，算一天，聽天由命哉！」

余內疚既無，初欲設詞慰之，並擬出所贈之鑲翠指環還與；旋恐虞小姐心存芥蒂，期期然未吐一語。虞小姐不知小蘭鍾情於余，猶指小蘭告余曰：「小妹妹倒蠻熱心，聽到僕自殺，急得眼睛也哭腫哉！」呂君調侃曰：「小妹妹果然熱心人也！以其熱忱比虞小姐，有過而無不及焉！」余急止呂君之言，顧小蘭曰：「吾致少奶奶之信，未爲老甲魚發現耶？」小蘭曰：「亞爾曼固未知之，則少奶奶亦未知之也。該函係我於郵箱中發現，時少奶奶之眼已傷，復有老爺在傍，故未授與。稍俟，我即被亞爾曼歇退，益無機會交出該函。蓋因函封間署有表少爺之姓名，設爲老爺窺見，勢必火上加薪，繼續吵鬧無疑。」

小蘭遂自懷中探索，出函相還。曰：「原封迄今未動。信內作何言，我不知焉。我所以知表少爺服毒，乃往一四六五號訪汝，由吳太太親口告我者也。」余受函，回思日暮作書時之情緒，不禁感慨萬千，良增悵惘。余望函嘆曰：「少奶奶幸未知之，否則此際內心之痛苦，或更甚於肉體所受之痛苦耳。」語已，一看護女郎入，入則朝余抿脣而笑；僅一笑，即匆匆奔出。出未幾，偕三四看護女郎復入，皆凝眸探視余之面龐，且各流露好奇之心理。余正赧窘萬狀，詎又見一位中年醫師至，至則大聲將余呵斥。

彼中年醫師，蓋即虞小姐之姨父某君。余初不知其身份，略有反感，旋經虞小姐介紹，轉又覺其詞責爲合理，殊表心折焉。醫師似係篤信基督教之教徒，顧其措詞，恆引用新舊約間所載之成語，予以反證；故稱之爲詞責，不如稱之爲告誡或感化也。彼嘗曰：「自殺者爲懦夫，姑不問自殺之動機爲如何，皆不可恕；何況足下之仰藥，志在躲避責任，企圖以一死而排除罪惡，則尤不可寬恕。試問足下卑爾中毒喪命矣；然則虞小姐如何，彼司徒小姐及張小姐又何如，而令尊令堂大人，將又何如耶？人有罪惡，應從懺悔中消滅，又應自行爲之糾正，方爲正大。國家之設法律，其目的亦即在此。然足下因欲躲閃人情法律之指謫，乃求一死了之；既死，不特永失洗刷罪惡之機會，從而更將使君增加罪惡，至於無法贖取也。」

余沮喪垂首，羞慙不勝。呂君虞小姐等，亦屏息呼吸，肅然佇立。醫師又語余曰：「嘗聞內姪女虞小姐告

我，謂君刻在美術專科求學，抑在某大報任編輯之職。是則君之年齡雖稚，前途則大有可爲。然君學未成功，乃竟沉淪脂粉隊伍，自甘墮落，甚而服毒輕生，豈非毀棄前功於一旦耶？幸君所服之物，毫無毒性，此上帝特意佑君者；尙希清醒頭腦，摒棄一切慾念，自茲專心致力學問事業，重新做人。能如是，上帝必願隨時隨地在君之側，樂於示君以新生之路也。」余囁嚅曰：「先生所稱，誠屬金玉良言！」醫師大喜曰：「聖經以弗所書第四章，有言曰：脫去你們從前行爲上的舊人，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，漸漸變壞的；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下，從新穿上新人！吾今以此相勉，還請足下作爲座右銘！」余頷首應曰：「銘之肺腑，永矢弗諼！」

余語甫出口，三五看護女郎，皆相顧吃吃笑。一看護私語同伴曰：「做畫家，又做作家，難怪要浪漫！」又一看護答曰：「天生小白臉，所以討女人歡喜。我看伊年紀，最多十八九，如果真真吞仔來沙爾，倒蠻可惜！」醫師聞言，急揮手驅若輩出。三五看護既退，醫師向虞小姐伸手索物，曰：「一瓶安眠藥片，速取出交我保管。此等藥物，放在儂身邊，我實在弗大放心！」虞小姐出瓶授與，撇唇曰：「我又弗會自殺，姨父急點啥？」醫師呵呵笑，顧呂君曰：「內姪女昨來向我索藥片，自稱患有失眠症。我不之疑，付予一瓶，初不料小姑娘亦有自殺企圖。今日想想，真是危險呀！」遂相與大笑。

是夜，虞小姐偕小蘭離去，獨留呂君一人，伴余眠。次日，小蘭至，虞小姐則久待不見；余於懷念虞小姐之外，兼又眷眷張亞娟之健康不置。午後，余命小蘭赴南陽路探視動靜，歸稱該屋鐵門鎖局，呼之無應；欲往寶隆醫院訪問，則又以不知張寓何號病房作罷。迨日暮，仍不見虞小姐蹤影，方訝異間，程沛然君忽隨吳太太翩然蒞止。程君之來，乃因接余之函，方自黃渡鎮搭車來滬，觀察究竟也。呂君舉余經過告程君，且謂余已失業，程君無他言，唯囑余立時隨之下鄉。余對程君素服從，不敢拗；小蘭聞余下鄉，則大慟，哭泣幾不成聲。小蘭哭，哭至悲傷，余惻然，呂君亦惻然，吳太太亦爲之惻然不歡。程君牽余至病房外，詰余曰：「彼少女貌美而衣甚樸素，或則虞小姐乎？呂先生適爲我言，知汝姪三女，嘗謂一已盲目，一已憤然去；然語焉未

詳，獨漏虞小姐之下落，故吾預料彼美當係虞小姐也。虞小姐今既啼哭不舍汝離，汝將何以安之？」余不敢隱，和盤託出；且取鑲翠指環示程君，乞其爲余應付曰：「村姑一往情深，癡心如醉，吾雖未嘗汚其肉體，業已玩弄其精神。爲今之計，唯有除其精神束縛，交還渠之自由耳。」程君雖頻頻踈足，責余荒唐；然亦無策可供借箸。余擬出金戒還小蘭，斷其單戀之念。程君力主不當，曰：「此不啻速村姑步汝後塵，鼓其走上自盡之途耳。」又熟思至再，程君曰：「莫如將指環存呂先生處，俟汝下鄉後，請呂君斟酌情勢，還之可也。」

余善其說，入慰小蘭曰：「程先生命余下鄉，我不能不從。程君受家嚴託，負有管束我之責任；我視程君，無異老鼠遇貓，絕不敢拂逆其意，否則彼有權將我永久鋼禁鄉村，不致我自由也。」余之言，至細至微；小蘭止哭，亦以至細至微之語，語余曰：「表少爺何日來滬？此行又往何處？」余告以多則半月，少則十日；且言明此去止於京滬綫之黃渡鎮，雙方通信，概交呂君寓所遞轉。俟小蘭默許，余又邀吳太太、呂君往室外，付予指環，作別詞；既而請爲轉言虞小姐，並懇吳太太代爲照拂余之臥室。吳太太擊余之肩，嘆曰：「一場春夢，至斯告一段落；然夜長漫漫，吾猶意爲虞小姐一入慮也。小弟弟雖僅小別，虞小姐事前未曾知之，事後之懊惱，吾料其必盡半月之失眠焉。」余聞述，口云云可奈何；但腸爲之斷，內心則創痛無已。

未幾，由呂君代向醫院清賬畢，遂同離醫院。三五看護女郎知余行相率送至梯畔，含笑示別。一告余曰：「再見！」一則告余曰：「再見之地不在此，蓋在馬路上也！」又一則告余曰：「請君仍以原來筆名，寫作文章。他日吾等讀君大作，雖不獲謀面，等於謀面矣。」最後有一看護女郎曰：「君可以親身經述，作一四角戀愛小說，姑題其簽曰：四角的夢。此作若能完成，內容必多哀感頑豔，纏綿悱惻之趣；屆時出版，吾保險助君推銷五百冊也。」呂君插語打諢曰：「蜜絲們所稱，漏其一人哉！果真著小說，奚止四角，實五角的夢也。尙有一角，今猶躲在角落裏，即彼漂亮小妹妹是。」小蘭被謔，大赧。冬冬冬然，疾奔下樓去。

既與呂君小蘭等分袂，即隨程君奔酒家。晚餐畢，驅車赴北站，乘晚班車逕赴黃渡鎮。時程君適在黃渡鎮

南鄉紀王廟，設一衣肆，次日又攜余轉詣紀王廟。紀王廟雖曰市鎮；實一小集，交通僻而郵遞滯，余居其間，每日期待呂君回書，亦每日默視夕陽西沉；然夕陽之沉雖速，呂君之音訊，則遲遲然渺不可得焉。

鄉居半月，余發信八封。每函付郵，均如斷綫紙鳶，飄然而去，邈無蹤影；又越半月，亦然。總計一月之間，郵書共達二十三封之多；蓋上半月，每隔一日作一書，而下半月，則每日作一書，一若視之爲必修功課，不稍間輟。一月既逝，消息杳然如舊。余憤悶欲死，頗思赴滬一行，一探究竟；無如程君督束綦嚴，不縱余離。時漸溽暑；白晝火陽肆虐，黑夜蚊蚋猖獗；鄉村環境固極靜謐和平，至此遂無益於余之身心。程君窺余焦灼浮燥之狀，輒勸余坐廳角聊天，言詞間恆殷殷勉余學業爲重，事業爲重，毋再沉湎兒女私情，縱身聲色。余唯唯諾諾，不敢辯；惜乎心不在焉，雖聽，聽而不聞也。

再逾半月，孤獨寂寞愈甚；四圍音訊久絕，此身殆似彷彿高山深谷中，情緒既漸頹廢，意志益消沉。加之爲瘴蚊所毒，瘧疾大作；時冷時熱，日日懨懨然輾轉床第，生氣幾已全部蝕失。以是寂寞愈甚，疾病愈深，懷念虞小姐張亞姁司徒暨小蘭諸人之情，因愈眷眷然不能釋遣。張購贈之金質手表，仍套手腕間；而小蘭私貽之二寸照片，復存余之袖珍冊中。此二物，一者金色璀璨，一者光片閃爍，俱未稍遜於昔日；其奈睹物思人，人之倩影雖猶保留明晰印象，人則不知流落何處去矣。余睹物念念於張，念念於小蘭，同時尤進而念念於虞小姐暨司徒，夜以繼日，念無已時，然憾念彌殷，失望彌重；易言之，余鄉居二閱月，因之無日無時，不在身疾心疾之苦痛下，生活者焉。

至八月初，美術專科已屆秋季開學之期。程君不忍視余中途輟學，乃授款命余來滬就讀。比返海上，先驅車抵民厚北里，訪呂山驛君。甫相見，呂君責余曰：『老弟離申二月，竟不寄我片紙隻字。疏嬾至此，實令人大感失望！』余異其言，告以鄉居實況。一經對質，方知余付郵之函，已盡爲程君所扣也。緣紀王廟無郵政之設，信函非交南翔鎮轉寄，卽由黃渡鎮遞送。而余作書數十通，咸付程君之衣肆工役，以是悉被程君私毀；程

君所以然，志在斷絕余之消息，不令重又墮身於情網耳。

呂君見余返滬，喜出望外。既而曰：「二月之隔，苦兮呂山驛也！虞小姐來探消息，張小姐來探消息，司徒小姐來探消息，尙有小妹妹亦來探消息。川流不息，送前迎後，鬧得我走頭無路，幾乎要向諸位娘兒，叩頭求拜矣。彼等疑我故意隱匿君之住址，爲欲誘我宣佈，嘗央求我曰：謝謝儂好哦？幫幫忙好哦？朝儂磕頭好哦？叫儂一聲爺叔好哦？請儂吃西瓜冰淇淋好哦？哀哀之音，無日無之；終則有興而來，敗興而去，致人人全在背後，罵我爲短命山東竊三也。」余笑甚，問曰：「張之目如何？」呂君眇一月曰：「變成獨眼龍矣，此後應稱之爲一隻眼美人！」余聞後歛歔不置；又詢張寓何處，呂君則曰：「不談不談，不談爲佳！」

呂君故佈疑陣，匪止隱瞞張亞姮之一切，則對小蘭暨司徒之行蹤，亦以「不談不談，不談爲佳，」二語，不了了之。請之至再至三，呂君仍守口如瓶，絕不吐露隻字。余似墮五里霧中，怏怏然若有所失。呂君勉余曰：「逝者已矣，毋回顧，回顧殆無異自叩煩惱之門，招致煩惱之包圍也。」余言詞間頗有怨艾呂君之意，呂君又曰：「我與君交非泛泛，實不忍視君再蹈覆轍；所以隱而不宣，純爲君本身着想，非賣關子焉。然可以告慰於君者，即張亞姮，司徒小姐，及小蘭三人，近況皆善。抑且護花有使。各得良好之歸宿矣。」

余自難置信，然亦莫可奈何。余曰：「然則張與董事，已告此離耶？」呂君曰：「然！此離確爲上策也。紅顏白髮，原非佳偶，何況張與老先生之關係，又僅同居而已；是則張之絕裾去，不啻鳥離樊籠，自茲可以隨意振翼翱翔，優哉游哉，無復舊日之種種苦痛矣！」既而詢問虞小姐之棲止，或答已得職業，或云業返寧波；終則曰：「無論就業或赴故鄉，彼祭者他日將仍來滬覓君，與君一敘舊情也。」余索四美之消息既不果，益悵悵不能釋懷；呂君雖苦諫，諫而無功，蓋人非草木，欲效太上之忘情，不可得焉。

舍呂君而奔一四六五號，晤居停之婦吳太太。吳太太謂余曰：「虞小姐候君音訊一月又半，望穿秋水矣。彼美茲已過返郵縣，據云係應母校約，執教鞭於教會新設之女子中學。行將兩週，迄未得來書；然度其魚雁之

頤，爲期當不遠。動身前夕，嘗蒞此設話別；並留存十寸放大照片一幀，囑我轉交。照片背面，書有贈語，曰：「吾弟，每日請以笑容向我。我雖在夢中，亦不忘向主祈禱，賜你快樂和幸福。」余詢賂君動向，吳太太曰：「四哥遷出久矣！此公遷亦良佳，居此勢必增加精神痛苦也。」繼詢張等下落，依然不獲要領。吳太太僅稱張會飭人送來新製夏衣西裝三套，及銀行存摺一具；各物皆爲妥置西廂，囑往檢點。

余返西廂檢視，西裝乃余自殺前一日，由張偕余赴王順興定製者，當時言定一週後試樣，竟予完工，必係受張之命辦理無疑。再視存摺，額爲五百整數，其摺亦屬定衣之日，隨張同往浙江興業銀行開戶者。余睹此二物，兼及虞小姐所貽之近影，不禁大爲感動，嗟吁幾至淚下。是夜，吳太太略備酒菜，邀余晚膳。尊前，余感謝吳氏伉儷照拂臥室之忱，並稱繼續在滬求學，然後待機謀事。吳君微哂曰：「君年少風流，倜儻不羈。以移還望稍微清醒理智，莫爲兒女私情所纏，以免再演類此之悲喜劇也。」余挺胸宣誓曰：「自今日起，決計剃個和尚頭，表示永久懺悔！」

酒罷，余爲恪守誓詞，立志自新，果乘酒後之勇，奔赴理髮肆雜髮。該肆余素熟稔，店主見余至，訝曰：「久不晤足下矣！嘗作外埠之遊耶？」余自趣曰：「初欲游地府，閻王償我以閉門之羹，拒不相迎；以是不得已而求其次，祇好到外碼頭白相一過，表示已經死過哉！」店主夥友聞余言，相率笑，曰：「小開面孔紅凍凍，大概喝醉仔老酒？」余一笑置之。迨夥友爲余理髮，余告之曰：「今朝弗必師父費手脚。拿把剃刀，剃剃光拉倒！」夥友遲疑莫決，曰：「小開喝醉酒，專門講笑話。交關有趣！」余曰：「孫子王八旦騙儂，騙儂是侬子！」夥友仍持剪猶豫，余曰：「我所言，非戲詞也。阿拉外祖父過世哉，剃個和尚頭，算是紀念紀念死人也。」

余一首烏油髮絲，至此盡付并州一剪。既剪，牛山濯濯然，自顧果甚醜陋，態度亦隨之失却昔日瀟灑活潑。但髮絲雖雜，內心之煩擾，則未嘗並而盡驅；而思念四美之私情，反與日俱增，排夕縈繞於夢寐中也。歷半月，四美行蹤杳渺，虞小姐復無片書寸簡至。余芥芥不能釋懷，欲往紅十字會醫院訪虞小姐之姨父，又恐招其

諷刺詞責，遲遲未敢成行。又半月，消息滯隔如舊，心益不安；乃向美專乞假一週，私奔甯波探尋。無奈載輿而去，又告敗興而歸。余留鄞縣三日，第一日遍叩該地所有中小學校，未聞有虞盼盼其人；次日又在甯波各報，刊巨大廣告曰：「某某某刻在甯波，現寓車站東方飯店某號。祈各友好，惠顧一談。」靜候二日，亦無反應。嗚呼，赤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斯說云何哉？

自甯波回滬，余萬念俱灰，意興索然。每日除入校習繪事外，返則蟄伏西廂，或作畫，或寫小說，甚或手捧金剛經，哆哆朗誦。更無聊時，輒黯然徘徊南場路上，冀能晤張一面；時之南陽路，景物依舊，人事已非，張寓花圃外之女牆間，月季固猶紅白爭妍，終又落得「人面不知何處去」之餘悵耳。吳太太悉余衷曲，常憐吳君止余臥所，出鄉音，勸余閒話故鄉掌故。無如西廂軒敞空虛，余之心胸又軒敞空虛，故鄉人事固極親切，惜不能使西廂氣氛改觀，復無以填塞余之心胸。殊可慨也。

流光如飛燕掠簷，僅一轉睫，已屆降冬。三月之逝不曰速，然彼四美之消息，終似巨石沉海，不浮半個泡沫。九十日間，余之煩惱漸淡，髮則漸長；對鏡自覽，豐姿已復舊觀，嘗告鏡中之幻影曰：「朋友，幫幫忙。讓我早日尋着虞小姐好哦？」迨學校寒假，某日日晡，果遇虞小姐於途。余大喜，趨前欲捉之。

既趨前，方知謬誤。此一踉蹌行於人行道間之少女，論神貌體態，雖酷肖虞小姐，若論年齡，則幼虞小姐數齡，尙屬一朵含苞待放之奇葩也。少女肌膚白皙，髮長披肩，乍視之，殆如虞小姐之化身或縮形；當時設未趁前判明，遙望殊不易辨其真僞。至若遺之地，即在蒲石路白爾部路轉角；其地設有民治女子中學，而少女則出自該校。顧其手提小型書袋，乃悉彼美就讀民治，時正散學歸寓也。

余異其貌似虞小姐，復驚其美，戲而尾之。少女寓薩坡賽路某里十號；某里位於霞飛路北，愷自邇路南，由向南陽醫院，即今名英士路者是。孰料不尾猶可，尾則又添波折；嗟乎，山中陷阱多，世上情網尤多，余至斯遂又重墮情網，至於無法自拔焉。緣余既隨少女入某里，目送麗姝推十號之門而入，方悵然間，適見該號黑

漆門上，黏有出租三樓餘屋之紙招；余情急生智，鼓勇叩門入內，意欲藉租屋之名，一窺伊人家境。不期導余登樓視察餘屋者即少女，以是弄假成真，立即付予定銀。女曰：「錦霞，芳齡二九。錦霞固明瞭余之企圖如何，第因怯於羞澀，隱秘不宣；故乃父乃母，未嘗規知不速之客，來此稅屋之一段內幕也。」

十號屋舍，爲中式三層，居停李君，即錦霞小姐之父；原籍河北天津，專營劇院業務，閑家住樓下，樓下懸建低閣，雖人口衆多，起居則甚晏如。二層乃著名編劇家沈先生之寄寓，姑隱其名。沈君早歲嘗游學美利堅，歸國後，劇本寫作豐，小說撰述尤夥；所著皆膾炙人口，蓋亦當年文壇著稱之傑作人才。至若三層，則余宿處焉。

遷逾半月，不獲與錦霞小姐一通款曲；原因無他，格於周圍之耳目耳。錦霞小姐之臥室，設於樓下矮閣間；閣有門戶，出入咸取道直登二樓之梯。余爲觀察彼美動靜，入夜輒喜下履二層，作沈先生之座上客。沈君有續婦，曰柳善珠，碩健不美，出身則屬北國之交際花。善珠性情豪爽，具男子風，擅京劇話劇，且嗜游泳運動。滿口標準國音，流利清脆，聆後令人欲醉。既相識，親暱如家人，余爲敬重沈君，習以師母稱善珠，若論年齡，善珠長余四歲而已。然年齡之長幼，不足爲愛情之障礙；余不勝善珠之誘，竟先錦霞小姐，投身愛河也。

其時，美專學校已放寒假，余終日無所事事，遂整日伏案寫作，冀能略有收益。所作以萬言短篇小說爲最多，體裁悉皆新文藝；除自行投寄報章雜誌發表外，間亦請求沈君代謀出路。善珠始知余不特致力繪事，抑且雅嗜文學；因纏余學習平語，嘗謂平語足可鍛鍊造句也。一宵沈君外出，善珠列舉中國作家之登龍術，旋作驚人之口吻，笑語余曰：「今日之著名作家，唯張資平一人。張之走紅，非因文字之修養，優於諸家，實乃彼所選擇之題材，適合書下讀者耳。汝欲如張之成名，吾可助君一臂之力！」余不解，叩其所以；善珠燦爛而笑，媚然曰：「張資平所撰小說，千篇一律，皆取材於色情也。按色情小說，若虛空一造，則不落實際。苟求入情入理，真實生動，非有經驗不爲功。吾謂助汝，意即願以我身，供君臨床實驗耳。」

余聞善珠之言，心如鞦韆，擺動不息；而兩頰尤酡然，殆似著有濃厚之赭色。當時以余觀察，善珠之出此語，必係試探余之爲人如何；蓋善珠乃著名編劇家沈先生之婦，地位身份，俱皆不惡，諒不至自貶尊嚴，背夫暱一尙在求學中之青年也。余畏怯注視善珠多時，唯見渠之容貌間，笑意盎然，線條深刻如畫；審其表情，似真而假，似假又真，真真假假中，幾令余一時莫能判別。

善珠待余回答而不可得，復喋喋爲余解釋曰：「吾願供君臨床實驗，志在使汝取得一般經驗，則他日表現於文字間，庶不致徒貽面壁虛構之譏耳。今之著小說，以故事真實爲經，以文筆技巧爲緯。技巧有餘真實不足，謂之白描，亦犯華而不實之症；反之有故事而無文筆，則如牡丹之失綠葉，又非佳構。」余雖默無所言，善珠續曰：「沈先生屢爲我言，稱譽君之文筆清麗流利，頗具天才；所惜者，文章之內容，稍嫌空虛空洞而已。然此不能指爲垢病，緣汝年事尙幼，入世未深，耳目所及有限，見聞範圍不廣，欲求精警細膩深刻之發揮，事勢所不許也。」

余聆善珠詮釋寫作一事之理論，內心雖表折服，但仍狐疑甚深，不敢置答。善珠視余蕙蕙忸怩之狀，不禁放聲格格笑，又補充曰：「君爲美術專門學校之學生，我不妨再以繪事爲例。繪圖之基本條件，在於素描，素描之基本條件，即在於人體寫生習作。人體習作，其一爲假體模特兒，其一爲真體模特兒；真體模特兒之表情動作與姿勢，可以隨時更換；不若假體之定型不變，永恆如一。」余暗自思忖：彼少婦殆擬以真體模特兒，毛遂自薦耶？然余之視真體模特兒，前此遇之多矣。以少女型言，有芹妹，有珍珍，有司徒，有小蘭；以少婦型言，亦有新娘子，有張亞娟，有虞小姐；再以異族女子言，有美國姑娘瑪琍。若輩供給余之臨床經驗至豐至富，是不需乎彼少婦之承余之乏也。

既而，善珠出右手之食指，凌空縱橫作勢，模仿構繪線條之狀；然後言歸正傳曰：「是則欲得優美之綫條，應以真體模特兒爲標本。若然，則出現於畫面間之人物，益栩栩如生，臻於神化之境矣。所謂真體，在藝事

上言即屬，實際體驗，繪畫如是，文章亦如是；蓋凡事不作直接體驗，必難了然於胸，進而欲求表現逼真，是更難乎其難哉！吾謂相助之用意即基於斯，甚望藉此充實君之作品內容，能如張資平之一砲而紅，成爲名家耳。」余囁嚅言曰：「沈師母之言，得烏戲我乎？」善珠正色指天宣誓曰：「誰欲哄汝耶？哄汝，孫子王八且也！」汝且坐吾榻畔，待我爲汝進一步詳言。」

時爲十一句鐘，善珠正斜敲榻間，解衣擁抱幼女小珠哺乳。——善珠嬪沈君，歷七寒暑。結褵之次春，得一男，名樂生；之後五載不育，迄於是年秋，再慶聞喜。臨盆乃一千金小姐，即小珠，誕生猶僅兩個月耳。——余坐窗前，審其酥胸半露，峯巒對峙；膚色糙而不澤，然充實堅韌，蘊蓄無限誘惑人之力量。此等拔地崇高之峯，虞小姐張亞娟輩，均不足以望其項背；差堪與其爭一日之長短者，厥唯美國姑娘瑪琍一人耳。善珠睨余楞然注目不語，悄悄以掌擊榻，提示余曰：「囑汝來坐榻間，何以遲遲其行？度汝此際心理，必懼我太甚；實則我非噬人之虎，不致加害於君，君惶惶然而不安，未免過事顧慮矣。」

余不敢繼續逼視，急掉首他顧，置若罔聞。善珠低聲格格笑不止，良久始曰：「天下男子，唯傻瓜不諳女子風情；睹君彬彬溫文之態，殆亦傻瓜之流亞歟？」余強自鎮靜曰：「好哉好哉，弗要打棚哉！」善珠揚手止余弗語，曰：「君在學習國語期內，不許再吐瀝地方言。嗆個好哉好哉，弗要打棚哉；此等語言，若引入文章，北方讀者，將瞠目咋舌，不知其然也。」余遂咬文嚼字，出國語之口音曰：「沈太太！咱們談談別的好嗎？你是著名作家的太太，別再取笑我，你再取笑，那末咱要立刻滾蛋，明兒見矣。」

善珠見余彎舌作平語，掩唇啞然笑，曰：「何謂著名作家太太，此語誠荒唐絕倫！外子沈先生，固著稱於今日之文藝界，究非神聖不可侵犯之偶像。汝可以敬重其著作，但不必兼及其人，尤毋須更進而兼及其婦。我身爲其婦，心則不甘；緣沈先主已長吾十六齡矣，與其並坐，抑且不倫不類，遑論並榻同枕共衾矣。」余聆此，心靈跳躍又劇，幾如大禍之將臨頭者然。善珠又曰：「然則君之年齡：僅幼我四歲耳。彼此同爲青年人，同

有蓬勃之熱情；而雙方之生命，又各洋溢充沛之活力。君設指我今夕所流露者，近於邪念，吾必起而否認也！『余病其歇斯的里；頗欲出以下各語，斥之曰：』沈師母，觀汝之言，奚止邪念而已哉？嗆個青年，嗆個熱情，嗆個生命活力，完全胡說八道！儂阿是想吃童手鷄是哦？然而交關叫儂失望，我已弗是童子鷄哉！』其奈心雖欲言，吶吶不能出諸口也。

余目光灼灼，方在作無言之咒咀；善珠則疑余業已表示默許或同情，乃申述最後之理由曰：『吾惡沈先生，已歷七載。平昔所以安於婦道者，祇爲未獲愜吾心意之對象。今則因君朝夕出現我之目前，頻頻搖我心旌，乃不復使我續安其位矣。』余爲所窘，羞慚不可言狀；羞慚以外，抑又懷有戒心。所謂戒心，則鑒於張亞嬭，驟育一目，而虞小姐又流浪不知所終，深感有夫之婦之不可嬌，嫗將遺恨於無窮也。

余恐發生意外，正思起立告辭，善珠知余欲行，放小珠於榻，疾然趨門畔，回顧笑曰：『汝欲遁走，無法通過此關也！否則汝須留下賣路禮物，始放汝行！』余恚甚，目其爲無恥之尤，心欲將其揶揄曰：『所稱留下賣路禮物，金錢乎？愛情乎？或即供汝泔洗性飢荒乎？以汝之貌，爲我傭婦且無資格，安能望我偕汝並枕共衾，戲於巫山之陽？不要臉的母夜叉，替我少動腦筋吧，我夜裏即使困弗着，情願四塊洋鈔，到大新街白相野鷄去。大新街野鷄，十隻翻司倒有九隻斬，儂能够比得上哦？』無如敢怒而不敢言，反婉言央求之曰：『沈師母！汝戲謔太甚，行將害我傳染嚴重之心臟症，要流苦胆哉！』

善珠兩眼，烏油油然溜轉，嫵媚而笑曰：『如是云云，豈非胆小如鼷哉？依吾觀察，汝雖非輕薄執袴子弟，屬於風流人物則無疑！今日以前，度汝所暱之女性，爲數當在不少；何爲對我，獨冰冷無情若是？』余矢口否認其說，出肯定之語氣答曰：『請勿厚誣，加入以莫須有之罪！吾生已廿齡，中國歷本算算僅有十九歲，十九年來，未嘗一近女情也！』善珠紆譎而笑，詰余曰：『先舉一例：此屋居停季氏之女錦霞小姐，屢蒞此室，背人爲我言，謂君稅屋於此之動機，純爲彼美。有其事耶，無其事耶？』

余之祕密，突爲一語道破，內心殊感忐忑不安。第恐善珠求愛不遂，白其事於錦霞小姐之父，甚或實行破壞，從惠季君頒佈驅客令，速余他遷也。余以是不復再事矜持，因含笑諱稱稅屋一幕之經過曰：「某日黃昏，吾覓新居於薩坡賽路，適直錦霞小姐自民治散學歸途，同時亦發現斯屋貼有出租三樓之紙招。遂隨之登門，要求租賃；季小姐不明個中原委，或斥我爲登徒子，疑我遷此之動機不善。殊未料斯乃事之巧合，地藏王菩薩，足能爲我作證焉！」善珠聞述，俛腰格格笑，笑不可仰。詈余曰：「此係違心之論，此係違心之論耳！此等論調，矇蔽錦霞小姐之父母可，苟持以掩蔽我之耳目，是誠不識人之甚矣！」余視其格格笑聲，有如梟鳥之啼，聆後不寒而慄！

善珠睨余呆若木鷄，笑意愈盎，曰：「錦霞嘗謂與汝相值之地，乃民治校門外之蒲石路，汝則自稱爲薩坡賽路。由此一端，足可窺知汝之發言，殊欠坦白也。」余不然其說，仍堅持確在薩坡賽路相遇，如謂不信，請其明日邀錦霞小姐登樓對質。善珠出右手食指，遙遙向余指點，作鬼臉曰：「汝殆欲乘對質之機會，借彼少女，一通警歎乎？我若徇汝請，適中汝之奸計，被汝利用矣。」

余雖服其機警，猶圖強辯曰：「不對質，無由證實事實之真相。沈師母謂我將利用此一機會，與錦霞小姐謀面云云，不啻以小人之心，而度君子之腹也。」善珠曰：「對質如是，不對亦如是！季氏之女，素以忠厚著稱於此弄，况彼與君夙無怨隙，何必以莫須有之名，加罪於君？」余曰：「沈師母聽信一面之詞，袒護季錦霞，厚彼薄此之甚，仁者所不爲。沈師母今則固執成見，堪稱不仁之至矣。」善珠搔首弄姿，擠眉作態曰：「去去！指我薄汝而厚錦霞，未免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哉！季錦霞爲房東之女，彼此同爲女性，風馬牛不相及，吾厚之究有何益耶？然而視君則不然，吾之心迹，適已爲君透露若干，汝固不難分別好歹也。」

余正襟危坐，垂目不語，出以眼觀鼻，鼻觀嘴，嘴觀心之肅然態度，以示絕不爲對方之誘惑所動搖。善珠意有所圖，遂順手掩門。門掩，其聲善然，不期驚撼榻間之小珠，醒而呱呱哭。善珠見小珠啼號，復返榻前抱

之起，出豐腴之乳喂之，然後轉趨余側，詢余曰：「汝追求錦霞，以彼家庭環境言，度勢不易達到目的。計汝寓此逾半月，發展程度究如何，其能爲我一言否？倘或需用我處，我頗願效法供汝充實小說內容情事同，助君一臂之力也。余故意避其話鋒，答曰：「沈師母擅長詞令，又善笑謔，爾我相比，無異大巫小巫之分，吾非汝之敵焉。」善珠媚然曰：「敵與不敵，非交手無法知之。君未嘗偕我作戰，安能先感氣餒耶？」

余欲遁無路，憤恨已極；心由是蓬蓬而鳴，音甚急驟。善珠立余體傍，側耳諦聽多時，既而舉手探余胸，愉快言曰：「吾僅三言兩語，汝已心跳如雷；萬一誘汝正式作戰，是尤不堪一擊，即告全軍覆沒也。」余聆此，轉又忍俊不置；暗中辱罵之曰：「去你媽的！儂想在我面前紮台型，時辰八字排過哦？鄙人雖然小小年紀，然而馳騁沙場久矣。今日以前，曾血戰芹妹，瑪琍，珍珍司徒四位將軍；鏖戰新娘子，虞小姐二位將軍；又曾偕張亞頰將軍作拉鋸式大戰；莫不所向無敵，一致建立煌煌赫赫戰績，值得史家大書特書者。我之驍勇，頗像薛仁貴征東，薛丁山征西，又像羅通掃北；總是遇一關，破一關，鋒頭來邪氣！如果儂弗領盆，阿拉可以馬上宣戰，比一比顏色；倘使吃癩在儂手裏，我情願叫儂一聲娘！」

余詆之誚之，且辱罵之。然詆誚辱罵，純粹出於阿Q之精神勝利，僅喃喃於腹，未嘗喃喃於口也。善珠視余脣角顫動，面掛笑意，問曰：「吾適謂不堪一擊，全軍覆沒二語，汝聞後殆有反感耶？」余不能復忍，報以一笑。余笑，善珠乃愈怵懼，爲余告曰：「有人嘗稱汝爲情場常勝將軍。勝而能常，果屬事實；則吾所指之不堪一擊，全軍覆沒云云，未免有眼不識將軍，將汝污蔑哉。此一名詞決非出自我之杜撰，蓋爲君題此雅號者，確有其人；其人爲誰，汝倘能略加思索，不難知之也。」余聞善珠之語，疑惑叢生、竊思遷居僅半月，余固深隱個人昔日之荒唐經歷，而此間環境，復無一人乃余舊識。按理，余之一切行爲，必非第三者所能規知。然則今觀善珠寥寥數言，措詞有力肯定，彷彿業已透視余之若干祕密者然。其故安在，當非余之智慧所可理解者矣。善珠睨余目光遲鈍，杳然深思。笑曰：「視君動輒忸怩作態，狀如女子，此或博得一般女性好感之理由，

亦即常勝將軍一名之由來也。今日以前，知君儻來豔福殊多，如英英，如靜靜，如珍珍，如張小姐，如虞小姐，如司徒小姐，更有名爲瑪珂姑娘者，暨其他諸女，皆曾分別與君合演緋紅色之悲喜劇。不僅此也，吾且知英英葬於萬國公墓矣；美國姑娘瑪珂，死於舊金山矣；而靜靜珍珍，乃係一對孿生姊妹花；至於張小姐虞小姐以及司徒小姐等三人，今則不知流亡何處焉。除此而外，吾猶知君一度仰藥自殺；時爲暑假期內之事，距今寒假期，適歷六個月；而汝爲紀念諸人而薙髮，亦歷四個月矣！」

余大訝。未悉何人，竟宣佈此等往事於善珠之前。待欲叩之，善珠又曰：「願汝未及弱冠之年，而有如是成績，則譽汝爲常勝將軍，確非諛詞。然吾倘未探悉此一内幕，殆不信汝蓋亦情場上之著名選手。此或因汝善於隱藏特有性格所致。其情形等於昆虫之保護色，遂使異性一時無法捉摸，其然乎？」余訥訥不能答，善珠復舉錦霞小姐近況，告余曰：「姑又以樓下季君之女錦霞言，君固愛之甚深。詎君寓此半月，迄無任何流露；殊不知錦霞爲君晝不安食，夜不安寢，已逾十五晨昏矣。君既爲彼姝而來，來後則又若即若離，處處表示少年老成，此非性格之保護色而何？」余囁嚅言曰：「錦霞小姐寢食不安，非我害之，吾不能負其責任！」善珠反詰曰：「今後我若爲君寢食不安，君亦視若無睹耶？」余無以答之，內心則又默默唾罵之曰：「儂吃弗落，囑弗着，我死人弗管！真是的，夜裏癢末拿把鹽擦擦，一擦包儂一覺睏到大天亮，曉得哦？」既而，善珠半假半真曰：「債有頭；寬有主；吾之寢食不安，動機既起因於君，對則休想逃出我之掌心焉！」

善珠刺刺縷述余之往事，竟言之鑿鑿，語無虛發。余至是益滋惶惑，乃叩之曰：「沈師母知我往事至詳。然此等消息，未悉得自何人所述？要知外間傳聞，不可深信，尚希師母莫以輕薄青年自我，其能許我否？」善珠搖首幌腦，毅然曰：「飲食男女，食色天性。做人能得輕薄之名，其人必不平凡，縱遭指謫，死而無怨。吾正慮無人責我輕薄，否則蓋可證明善珠其人，亦一風流人物，風流種子也！」語已，出一掌鈞余之頸，笑曰：「今在君前，甚願低價拍賣我之風流。君苟能欣然惠顧，當可知我價廉而物美焉。」

善珠既鈞余頸，余益忐忑不安！恥哉恥哉，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，誠屬無可理喻之甚矣！余唸唸於心，每思有以擺脫之，終以對方臂力過人，難達目的。時窗帷未落，對隣燈火明耀如晝，余恐爲人隔窗偷窺，低聲懇求之曰：「窗外耳目衆多，請速住手。師母今夕之言語舉動，雖屬笑謔嬉戲，然漫無限度，一若披酒而醉。倘爲對隣覘知，縱不責我誘引有夫之婦，必對師母有所非議。若或更有人焉出此一幕進讒於沈先生前，驟使家庭大起勃谿，徒添紛擾。屆時吾固無顏繼續寓此，師母殆亦無復面目，再見左隣右舍矣。」

善珠似有所悟，移首向窗外探視，既而拉蔽綢帘一角，答余曰：「沈先生知之無害，緣彼度我遲早必將舍之而去也。目前法律，允許離婚自由；果有一日毋需我再寓此，則去之去之，毫無戀棧。沈先生設或因此借我鬥毆，則尤有恃無恐；君不見我之體格，健於沈先生，而我拳頭臂膊，不又巨大於沈先生耶？沈先生他日雖怒，怒而不敢言，言則一拳擊之倒地，絕不留情，此乃北方女性之特有性格也！」善珠且言且揚其拳，作搥擊狀。拳揚有風霍霍，拂余之顏，余受之，寒噤頻起，笑曰：「汝與沈先生，感情交惡，一至如是乎？」善珠頷首斷然曰：「匪止交惡，抑且恨之刺骨！」余詢以夫婦不睦理由，善珠眇目嬌笑，笑而紆譎。余茫然，請之再三，善珠始偕余耳語，私語曰：「沈先生老弱無能，徒然辜負我之青春耳。」余張目結舌，殊覺彼少婦之作風大膽。詎大膽程度，猶不止此，善珠繼以右腮貼余之頰，溫柔言曰：「吾與沈先生之間，年齡不能平衡，壯弱相差遠甚，以是而言供求，供求難望均等也必矣！」

余初不明何謂供求，請其解釋，孰料正中善珠之懷，曰：「供求者，卽一方供給，一方需求是也。供過於求，供者喜，供者樂，求者當更喜更樂。求過於供，求者恨，求者怨，而供者依然又喜且樂，斯可謂不公平之至焉！吾與老朽感情如冰，關鍵卽在求過於供，當求之之際，沈先生每次已登北高峯矣，吾則每次尙僅止於山之麓也。君盍思之，供求過程之距離有如是，我又安不失望哉？」余大驚，默默斥之曰：「乖乖了不得！儂儂隻女人，胃口倒弗小！照儂胃口看上去，祇有請教紅頭阿三印度人，才能求供一致！臭貨臭貨臭貨，一百個弗

要儂篤臉！」

善珠視余若有所思，殆疑余受供求一說之迷惑，竟格格然放浪媚笑，且擰余之左頰，問曰：「此際所思索者，其在研究供與求之問題乎？昔日周旋應酬諸女之間，供求之經驗必甚豐富，敢問求過於供多歟？供過於求多歟？」余誑稱曰：「師母之戲言，誠多乎哉！今茲我所想者，乃鑒於師母之體格，果然遠勝沈先生，因而思及北方女子，實較南方女子爲健碩也！」善珠不疑，乘機曰：「北方女子體格，較南方女子爲健碩，事實也。然而北方女子無遜南方女子之熱情，亦事實也。我雖具有豐富熱情，但不濫用熱情，今因識君之故，始爲感情之馬卸除韁綬，命其騁馳，志欲一洩控制已久之滿腔熱情耳。」

余益惡之，起而圖逃。於焉一逃一阻，雙方略有掙扎，既驚醒善珠懷中之小珠，復驚醒臥榻間之六歲樂生。小妹妹醒，唯知呱呱啼哭。小弟弟樂生，則自被中匍匐坐起，昂首睜目呼余曰：「三樓叔叔，今夕猶留此耶？媽常爲我言，謂叔叔終有一日伴我睡眠，我初不信。蓋因叔叔有屋在三樓，當不至舍三樓而不睡，甘與爸爸媽媽小妹妹，擠在一榻也！」余素喜愛樂生之天真爛漫，恐其冬夜衣單着涼，立趨榻前扶其臥，並爲覆衾。告之曰：「媽所言，哄汝者耳。爾欲叔叔同睡至易，明夕起，攜汝共宿三樓如何？」

樂生欣然曳余之袖，問曰：「三樓有虎否？媽嘗告我曰：叔叔手能畫虎，力能擒虎，有無其事耶？」余笑甚，善珠在旁慫恿樂生曰：「今夜此室，必有猛虎出而吞人；倘不堅喚叔叔共榻，則汝與小妹妹之性命，咸不保矣！」樂生聞虎色變，果又出一手，牽余襟領，嚷曰：「叔叔非借我睡不可！叔叔倘不伴我同榻，叔叔是混蛋！」余問曰：「一榻容納四人，已嫌擁擠，烏可再添一人？是則叔叔睡此，爸爸將宿何地哉？」樂生不能對，善珠吃吃然低聲代答曰：「若嫌擁擠，不妨臥於我之腹上，豈非兼籌並顧，一舉而數得歟？」言已，又顧樂生曰：「爸爸歸來，驅之臥於榻底可矣！」

樂生年幼無知，然分天頗高，能辨一切是非美醜。渠聞乃母之言，睜目呆思有頃，表示異議曰：「榻底骯

難不堪，爸爸睡其下，不嫌污穢耶？我意與其請爸爸臥榻下，不如請爸爸臥後樓。爸爸既臥後樓，叔叔方可補爸爸之地位，睡而能安焉！」余笑其天真，又唸唸於心曰：「小癩三，儂阿是存心替儂親娘，拉皮條是哦？儂叫爸爸睡在房，好像逼伊推位讓國，然後請我起而代之，出來做皇帝，天底下阿不格種荒唐笑話！」其奈稚子荒謬，爲母者反怡然自得。善珠至是且大聲附和曰：「對極對極！此其謂：有其母必有其子也。子與母意見，既一致矣，叔叔猶有何言哉？」

樂生聞乃母贊同彼之主張，遂愈自炫其聰敏，推翻原有提議，囁曰：「叔叔！今茲我又思得一策矣。」余含笑不語，樂生嬉笑曰：「後樓亦多塵埃，臥後樓，是又弗及臥三樓爲佳！叔叔三樓之室，乾淨明亮，全屋上下稱第一；爸爸倘能獨宿其中，必可安然睡至天明；不若擠身此榻，夜半輒纏媽媽鬥嘴，甚至赤身擁抱互毆，歷久不息。每使我與小妹妹，夢中驚醒，隨之未能合眼焉。」

余忍俊不置，又暗中喃喃唸曰：「樂生，汝年齡幼稚，安能知爾父母所作者爲何事耶？汝謂父母赤身擁抱互毆，錯矣錯矣；彼等當時之行爲，蓋係供與求之交易，亦即登山比賽是也。然爾父之供給，雖不能鑿足爾母之需求。但以登山論，爸爸却先媽媽爬上高峯，迨登，且棄爾媽於不顧焉。職是之故，爾母乃因此而大感失望，今爲表示不願再事徘徊山麓之下，目前正欲叔叔攜之共越高山之峯，以免始終趨上山麓，望高峯而興嘆也。」善珠不知余之內心咒詛，猶媚然睨余一笑，顯示無限放蕩之色。旋則伴怒薄責樂生曰：「小鬼！不許胡說八道！我未嘗借爾爸爸廝打，汝安可無中生有，造謠欺騙叔叔？」樂生不懼，且翻身支撐二臂，作合什姿勢；然後昂其首，天真語余曰：「叔叔，媽媽較爸爸之年齡雖小，武力則不逮爸爸遠甚！故每次皆被爸爸掀倒榻上，莫能彈動；而爸爸當時之姿勢，則與我此際所模倣者相同也。孰料媽媽不以失敗爲辱，復格格格格大笑；吃虧之後，還要拍爸爸馬屁，媽媽真是老面皮也！」余暗笑不已，問樂生曰：「樂生所稱，非哄叔叔者耶？」樂生忽又側身而臥，愉快答曰：「叔叔如不信，今夕姑睡此，一觀究竟如何？」

余不復再忍，張唇大笑；善珠以一手捧腹，尤笑不可仰。樂生見余等皆笑，復曳余之衣襟，問曰：「叔叔，今宵果願與我同眠否？」余笑而未置可否，善珠曰：「叔叔睡於此，爸爸可避至三樓，然則汝又宿於何處耶？」樂生不加思索，答曰：「且借叔叔榻可耳！」善珠大樂，又問曰：「以爸爸比叔叔，孰之爲人佳？」樂生灑眸望余良久，曰：「樓下錦霞姐姐，全弄中人，咸譽其美。實則錦霞姐姐之美，是猶不抵叔叔耳。叔叔之容貌，一若女性，倘以爸爸比叔叔，叔叔似趙子龍，爸爸即似李逵焉。」余覺樂生所言殊異。顧其口吻，殆不似出自六齡之兒童，訝而詢之曰：「樂生，爾係孩子，安知趙子龍與李逵之面貌爲如何耶？」樂生曰：「此皆錦霞姐姐，告我者也。錦霞姐姐伴我閱看連環圖畫，屢指畫中人爲我言，故能知之。」余喜不自勝，益念念錦霞小姐無已。彼少女譽余爲三國志中之趙雲，是誠厚余之甚，使余受寵若驚焉。

余聆樂生所言後之感想，有如上所述。善珠則不然，先聳肩吃吃淫笑不休，繼而顧余作媚眼，大聲嚷曰：「短命季錦霞，胡爲而以此等不倫不類之譬喻，諷刺沈先生耶？沈先生衰老醜陋，可喻爲三國演義之張飛，或岳傳之牛皋；他如胡大海諸人，亦無不可。獨不能諛其貌似李逵也。」余見善珠忽吐此語，度其必多新奇理論；乃肅然默坐，洗耳恭聽。詎所料不虛，善珠果答曰：「錦霞既指沈先生爲李逵，是不啻視我爲梁山矣！按梁山乃山東著名水泊，位於山東壽張縣之東南；北宋時代，宋江曾結寨其上，廣招天下英雄，用爲作亂之根據地。時梁山英雄，號稱一百八將，有黑旋風李逵，有鼓上蚤時遷，有豹子頭林冲，有神行太保戴宗，亦有所謂浪裏白條張順。今黑旋風李逵，業已捷足先登梁山矣，未悉浪裏白條，何日始能入泊，一顯英雄身手哉？」

善珠口齒伶俐，令余欽佩無已。觀其每次措詞，不但幽默之至，抑復含蓄至深；倘非學養有素如盧小姐張亞姬輩，殊不易著此成績焉。例以此時論，樂生僅引用錦霞小姐所指之李逵一語，善珠聞後，立即不加思索，擴而廣之；匪特自喻爲梁山水泊，從而暗指余爲浪裏白條張順，終則兼詢浪裏白條，何日始登梁山而入水泊？語語雙關，設想週到，而且譬喻恰當，不留痕跡；若非身臨其事者，殆難體味彼少婦之寥寥數語中，蓋已蘊藏

深刻的暗示也。

余擅長詞令，苟作辯論比賽，自問或不在善珠之下。第以猶未捉摸善珠真正心理爲如何，雅不欲以戲詞譏駁，以免徒貽輕薄之名。況余適值情海浮沉之後，心緒漠落，萬念俱灰；而視兩性間事，聊無興趣。半月前，余因驚異錦霞小姐之貌，酷肖虞盼盼，且復惑於彼姝之溫靜嬌美，陡然遷居斯屋；若按其經過，純粹弄假成真所致，初未嘗存有追逐錦霞小姐之企圖，凡此皆足捫心無愧者耳。

今者，余與錦霞小姐，隔僅咫尺，遠若天涯；雖獲每日靚面，然通話爲難。彼姝縱或知余來意不善，余固未曾直接撩亂其心境，而彼視余亦然；孰料善珠則先錦霞小姐，搖我心旌，實非始料所能及者。且觀善珠之來，有如半途殺出程咬金，氣煞揚熾，形勢危急，倉猝間幾教人無從應付。況善珠爲一少婦，乃屬著名劇作家沈君之妻。是則余何人歟，彼何人歟；而雙方之身份年齡，外貌性情，又非俱相迥殊歟？縱使證實善珠斯時之行為，確係有意調情，余亦應表示落落無動於中，力自遏止投入是種純肉慾之不正焉。

余顧後瞻前，默默不置一詞，內心則又斥之如故；其言卽下錄數語：「喂！騷女人，格種閑話，還是替我免開尊口罷！儂姓柳，非但中國凡是柳姓男男女女統丟臉，就連唐朝文學家柳宗元，大書家柳公權二位大人先生，台也撥儂柳善珠一人坍光哉！儂白稱爲梁山，梁山想來一定蠻蠻高；儂又自稱爲水泊，水泊想來一定蠻蠻深；既然山高水深，我即使做浪裏白條張順，也弗會拚仔性命，硬去冒險！儂曉得哦，我白相白相鸚鵡洲，白鷺洲，或者杭州西子湖之類，也許還能够白相出一眼花樣經來。儂如果硬要我上登梁山，下入水泊；弗瞞儂說，我實在嚙不胆量，有眼吃弗消也！好哉好哉，弗要癡心夢想哉，還是另請高明去罷！」

余蕭然呆坐，若老嫗之唸佛，口雖不動，腹中則講之至忙。善珠不明就裏，猶疑余已入彀，益沾沾然，意恣然，斜睨問余曰：「汝避不回答，默認歟，抑表示心照不宣之意歟？」余唯向其苦笑，曰：「沈師母口才不惡，令人心折無既！他日我若撰述小說，必引師母之言參入，藉以充實作品之內容也。」

善珠時適懷抱小珠，徘徊室中。聞余將引其言，插入小說；乃大喜若狂，翩翩作躍步，旋轉不息。樂生見狀，鼓其小掌，喝彩曰：「好！叔叔，你看，媽媽又在表演霸王別姬矣。」余附和曰：「師母舞姿，飄飄然如臨風之柳，誠足以壓到梅蘭芳，駭退尙小雲焉。」善珠止其舞步，粲然曰：「吾在北平，嘗涉足梨園，登身觀舞；所學取法乎中，但僅得其皮毛耳。汝之譽我，倘非盲目之論，必屬諛詞也。」余曰：「有一句，說一句。千真萬確，天地良心！」善珠睜目問曰：「真耶假耶？實則我所擅長者，係夏威夷之熱帶風土舞。此種舞姿，近於草裙舞，而實有別於草裙舞。草裙舞應稱原始舞，而夏威夷風土舞，較之原始而尤原始焉。」余縮頸而笑，曰：「較原始而尤原始，充其量，並腰間之草裙一圍，盡除而已。」

善珠點首然余之說，遂又旋轉如舊。余觀其舞：先扭其腰，擺其臀；又仰其胸，凸其腹。腹凸而腰顫，腰顫則腿分。腿漸分，所披之絨織睡衣，兩襟亦分。襟分則禪見；禪之部，如丘如坡如墳之頂，曲而坦，又坦而凹。凹處有陰影，燈光雖不及之，不難想像陰影內層之蓬勃畫面也。樂生視乃母仰腰上下左右擺動，又鼓掌曰：「媽媽，不要跳舞哉！再跳褲子褪下，褲子裏面一片黑頭髮，一片黑鬚鬚，將被叔叔看見哉！」

余大笑不止，曰：「師母之言幽默，樂生之言更幽默。子已似其母，青則出於藍也。」善珠殆不重視樂生所稱之頭髮鬚鬚，唯直立而笑，告余曰：「風土舞，以全身活動爲主體，他日吾將正式表演一次，供汝觀摩。此種舞術，苟以北方人之口吻批評，則曰：嘿！好一匹活馬！」余曰：「斯亦妙語也。他日我著小說，並而披之，用增文章聲價！」善珠方言歸正傳曰：「區區數語，汝已如獲珍寶，是則一旦供汝臨床實驗，使汝拾得更豐富之資料，益無疑問矣。」余避其鋒，故意掉首呵氣，逗引樂生笑。善珠則因意有未盡，猶續言曰：「汝果依我前此提供之意見，按步實現，莫謂足能媲美張資平，復與張競生博士，可爭一日之短長也！吾嘗數讀張博士之精心傑作，雖喜其題材新奇，亦病其描寫陳舊。張此一試驗，固已成功，所惜尙未登峯造極；若以我之心得比擬張博士，張博士未免寡見而陋聞矣。」余始悟彼少婦之性飢渴特劇，不禁略興同情之念。念猶未得結論

，善珠驟然趨榻前，私語余曰：「沈先生歸來有待。汝如不信，且挈我同登三樓，一試如何？」

善珠作私語，私語而已。私語之措詞，雖甚平凡；進若估計其措詞中所含之猥褻份量，則極沉重，殆不異於一方巨大千斤壓焉。顧其所稱「一試如何」之試，即試於梁山之巔，試於水泊之底，亦即試以夏威夷風土舞之活潑舞術。按風土舞舞姿，爲扭，爲擺，爲顫，爲旋轉，又爲上仰而下分。此等敏捷活躍生動姿態，以想像言，或有車如水流，馬如龍游等起伏奔騰之勢。是則一旦將其表現於文章之上，穿插於故事之中，謂其力能瘋狂萬億廣衆讀者，固屬理想中事。所惜者，余雖性喜塗鴉，但無利用色情文章登龍之企圖；以善珠縱抱供余試驗之熱忱，而余則無借其試驗之興趣，故對少婦一番美意盛情，唯有徒然辜負之矣。

余既微哂無表示，善珠乃又重申前義，曰：「至若君之小說內容，設欲凌駕二張之上非難事，主要應從描寫技巧入手。而所謂描寫技巧，又絕非面壁幻想，可求盡善盡美。」余不勝其擾，竟斷其話鋒，諷之曰：「苟望盡善盡美，舍試驗而外，他無良策！請問師母，其是之謂乎？」善珠慄然唱諾曰：「善哉善哉！汝已心神領會我之解釋矣！」余爲殺其興緻，又截斷其語，詰之曰：「文章風格，張競生自成一家，張資平自成一家，而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諸人，亦各自成一家；等而下之論通俗小說，王小逸自成一家，張恨水顧明道包天笑徐卓呆等，又各自成一家也。學習摹倣，路綫正多，何必限於一隅，殆非取法張資平張競生不可耶？」

語甫畢，樂生因不了解余等所言，大聲嚷曰：「媽！爸爸不似李遠，將似何人？爸既不似李遠，叔叔當亦不似趙子龍；然則叔叔究竟肖似誰何？」善珠媚笑曰：「叔叔之綽號，曰浪裏白條。浪裏白條與李遠同爲好漢，其拿手本領，則爲泗水游泳也。」樂生嚷曰：「李遠與爸爸，二人之本領孰強？」時沈君之重濁履聲，已發自後樓之梯間；聞樂生發問，未入室即高聲應曰：「樂生！李遠綽號黑旋風，亦水滸上之打虎英雄！祇因未嘗血刃潘金蓮，表演一次殺嫂祭靈，其名以是及武松之彰！」余見沈君返，大恐，又大懼：

迨沈君推門入室，睨余呆然坐榻間，衣袖則爲樂生小手所曳。乃含笑向余頷首，先道晚安；然後語樂生曰

：「樂生，爾觀三樓叔叔，講述水滸故事耶？夜已深沉，速放叔叔登樓休息；叔叔明晨尙須早起，作畫寫文章，溫習功課也。」樂生曰：「我請叔叔睡此，媽媽已表同意，爸爸胡爲反對哉？」沈君呵呵笑甚，曰：「榻小人多，容納不下叔叔矣？樂生果擬挽留叔叔同眠，汝且自出留客之策，毋使叔叔臥之不安，爸爸決不干涉也。」樂生驀然掙扎坐起，指徘徊室中之善珠曰：「媽媽主張爸爸臥榻下，我則嫌榻下骯髒；是以爸爸莫如與叔叔對調，往睡叔叔之三樓，豈不大佳？」沈君曰：「驅我宿三樓，亦爾母之意見乎？」樂生雙手搖搖，曰：「不然！不然！媽媽主張爸爸仍臥一榻；唯挽留叔叔，臥之媽媽腹上而已！」

樂生言時，兩頰紅紅，雙瞳炯炯，天真爛漫，殆非筆墨所能形容。余大惶，面色亦大赤，深恐樂生搬弄是非，繼續宣洩余與乃母之談話於沈君前，致啓沈君之疑；正思有以阻之，一時則又不知如何措詞。其時善珠之心理，似或與余同感；唯善珠頗有急智，不以稚子之語爲忤，出以自侃口吻，顧其所天，巧言令色曰：「其聞及否？汝平時每逢戚友，力譽樂生敏穎，孰料小王八敏穎逾格，今竟蓄意刺汝爲大王八矣。如是小小年紀，已語扯說造謠之術，他日成長，吹牛本領當更高人一等無疑！人謂父子之間，繫有遺傳天性，觀乎此，信而有徵；可見汝父子二人，誠屬一丘之貉，有其種，像其種焉。」

沈君呵呵笑甚。窺其意，果不引樂生之言爲恥辱，且笑告樂生曰：「糟羔糟羔？汝謂媽媽挽留叔叔臥其腹上，豈非搶去爸爸之飯碗哉！爸爸不能一日無飯碗，設被叔叔搶奪，叔叔雖不重視此一破碗，爸爸損失則甚巨大焉。」沈君吐語突梯，余與善珠被逗皆笑。樂生幸即聲明曰：「爸爸，我所言，哄汝者耳。實則要求爸爸宿三樓，乃我之意也。」余至是故示鎮靜，摟樂生在懷，吻其小脣，問曰：「三樓有虎，虎必夜出噬人；該虎爲叔叔所豢養，唯我一人不之懼。設令爸爸獨臥三樓，勢必爲虎所吞，將如之何？」沈君意欲顯其愛子之天資，曰：「樂生！汝盍爲叔叔作答案！言之如合理，明晨獎賞湯包一客！」

樂生在乃父之鼓勵下，思索有頃，曠曰：「此不難！此不難！爸爸非謂李適其人，亦打虎英雄乎？李適力

能打虎，爸爸何事不能；樓下之錦霞姐姐，蓋指爸爸爲李遠轉世者也。」沈君鼓掌大笑，語善珠曰：「樂生誠來越聰明矣！然兒童早熟，必易早謝。明春原擬送其讀於華龍小學之幼稚園，唯作罷論矣！」善珠睜目齒笑沈君曰：「癩痢頭娘子，自己的好！汝謂遲令樂生入學，實則稱譽小鬼之聰明也。其奈汝雖疼愛樂生，樂生則臨汝睡於三樓，不認汝爲爸爸矣。」

沈君褫長袍，置椅上。出談諧之語，告善珠曰：「兒子倘不承認其父，此子蓋即拖油瓶也。樂生乃我親生骨肉，天性所繫，安得不認吾作父耶！倘或果有一日，樂生胆敢公然叛我，則先叛我當在汝；緣世之母親，若不改變環境身份，其子絕無忽爾否認生父之理！」語已，回顧樂生，莞爾曰：「爾母有日可以舍沈而不姓，汝則不能，不然爸爸爲大王八，汝即小玉八也。我今先爲汝告，其熟記之毋忘！」樂生大聲答曰：「不姓沈無妨，改姓李可耳。爸爸做大李遠，我做小李遠。至於叔叔，媽嘗命其做浪裏白條張順也。」沈君未及答，善珠則曰：「李遠無妻；居停之女季錦霞，稱汝爲水滸上之李遠，實病不當！」沈君曰：「他媽的！季小姐諷我醜陋，此仇必報！明日吾將誘其赴旅邸，以威脅之，命其褪褲伴吾一宵！」

善珠笑甚，沈君笑甚，余亦撕脣粲然。余之笑，蓋笑沈君之愚昧，兼又笑善珠之潑刺也。既而沈君往後樓如廁，余遂乘機隨之出，登三樓就寢。是夜，余輾轉不獲入寐，燈火雖熄，而善珠之倩影與笑聲，則猶隱現迴繞於感覺間。俟至黎明前五時，門外忽有悉索足音，或斷或續；若有穿窬者光臨，其聲頗多鬼鬼祟祟之意味焉。

余不敢亮燈，僅就黑暗中，眼目注視門角。室門左旁，有窗二扇，內懸綢質垂帘一幅，遮蔽其上。綢帘薄如蟬翼，本可透視窗外動靜；因遷入之日，余曾以白漆髹塗玻片之上，透明性遂爲所阻。余探索多時，不得要領；而室外登音，則猶輕悄作響，彷彿其人正趨門外，蹀躞不去。按余臥室之門，位於三樓梯口，適與晒台門戶，咫尺相對。兩門之間，有狹長空地一方，係凌空建造，地面固凝水泥一層，而來人之飄逸足音，即遂巡然發自其上也。

候之既久，未聞其人啓晒合之門。余初斷定來者必屬善珠，蓋疑善珠前此一計未售，繼圖背夫黑夜登樓進攻，冀能達其目的耳。余乃悄悄披衣下榻，躡足抵於門邊，佯出輕微咳嗽，作爲試探。喀五聲，室外默無所應，步履之聲則悉索索如舊。余甚異，臨門低聲問曰：「門外啥人？門外啥人？」室外乃無回答。余又問曰：「阿是沈師母？阿是沈師母？」此番不特毫無響應，且並違音一同闐寂。余不禁毛骨悚然，驚怖萬狀，強作大膽曰：「門外來人，究爲誰何？仍不直言，吾有手槍在此，行將發彈矣！」室外始簡單應曰：「君毋懼，乃我耳。」吐音囁嚅，出自女性之口，辨其音調，非善珠，實似居停季氏之女錦霞小姐耳。余大喜，詢之曰：「是吾錦霞小姐耶？」嗣得回答，果爾！

余急奔回榻前，開啓電燈，然後復趨門畔，開門探視。門啓，燈光映處，果見錦霞兩手插絨線外衣袋中，蕭然倚壁而立。顧其一顆黑瞳，左顧右盼，流露無限羞澀；而白皙之頰間，則因羞澀所灼，紅雲朶朶，遂愈顯其嬌豔。余訝而問曰：「天色未明，晨寒凌人，小姐乘黑登高，其欲赴晒台，作柔輓之健身操耶？」錦霞遲疑頷首示意，似然余說。余微哂，詰之曰：「我聞小姐悉索步聲久矣！既登三樓，何不遲赴晒台？」錦霞慚慙垂首，啞啞答曰：「初擬往晒台，呼吸新鮮空氣。迨攀梯抵於此，忽爾舉步莫決，不知所之；吾亦不明何故如是耳！」余拍胸出鎖驚狀，笑曰：「夜深人靜，萬籟俱寂。小姐不持燈火，摸索登樓；吾在室內，爲之心驚肉跳多時！蓋吾嘗疑或係聊齋誌中之狐仙，出而擾我也！」

錦霞小姐知余所指聊齋狐仙，含有趣戲之意，不禁掩口微笑，天真問曰：「君係新時代青年，亦懼狐魅耶？」余幌腦表示不然，曰：「吾素胆怯，每敬鬼神而遠之，唯獨不畏狐！狐之爲物，天性狡黠，恆喜幻化人形，媚惑崇人。按之聊齋諸書所述，牡狐輒愛附庸風雅，故其化身，以道貌岸然之皓髮老叟爲多；而牝狐淫蕩，冠於羣獸，則往往搖身一變而爲美女子，到處賣弄風流。是以今之女子，具有水性楊花之妖冶性格者，每易遭人斥爲狐狸精，義即秉此！」錦霞小姐曰：「君既能深悉狐之爲害，何以獨不畏之？」

余未答，唯請之入室。錦霞小姐欲行又止，殆似有所顧忌。再度邀之，錦霞小姐露其皓齒，粲然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君前此聆及吾之足音，嘗疑來者爲聊齋之狐仙；今茲我果入君之室，將尤被君目爲狐狸精矣。況此際雖近黎明，夜色猶濃，不速之客驟至，君不疑爲崇狐之化身歟？」余曰：「小姐美貌絕代，麗質天生，親之不懈，遑論懼之？設季氏掌上明珠，一如封神榜中之蘇妲己，亦屬異狐幻化，特來戲我，我益求之不得，死而無怨焉！」錦霞小姐捧腹吃吃，出其纖纖柔荑，指指點點曰：「儂閑話裏向嵌骨頭，口才真真刻薄來！汝喻我爲蘇妲己，君其自喻爲紂王耶？紂王雖施虐政，身爲帝皇之尊則一。君欲以九五自居，其奈今乃中華民國，祇有主席，祇有總裁，祇有委員長，祇有總司令，怎麼辦呢？」余微哂曰：「小子尙能寵邀妲己之愛，舍帝王不爲而做庶民，是亦心猿意馬，三生有幸矣。」錦霞小姐謂余曰：「男人總是男人！」余頷首曰：「誠然誠然！此之謂：好德如好色者，未之有也！」錦霞小姐又捧腹吃吃，狀極神祕。余復邀之入室，仍踟躕不行。余欲言，錦霞小姐忽爾揚手，嫣然曰：「吾非妲己，此屋則確有狐仙。而君且已初遭狐狸之迷，行將墮落，未悉君已知之否？」

余覺彼少女之吐語，頗多含示，倉猝間爲之楞然，一時無從置詞。錦霞小姐睨余一目，旋俯指二樓，笑曰：「狐狸即在二樓耳。君若仍與往還，必中其害，殆無疑問焉。」彼粲忽以沈君之婦善珠爲談話資料，而言詞之間，且有諷刺善珠之意。余不禁爲之大異，問曰：「小姐其指二樓之半老徐娘乎？彼狐狸精縱佈迷魂之陣，無誘於我。我之遷居於此，不爲狐狸精蘇妲己，而爲活美人觀世音也！」錦霞小姐笑甚，且笑且入余之臥所，不再猶豫，忘其有所避嫌矣。

余視錦霞小姐蒞至，敬之無殊活觀音，急取拂塵之帚，拭椅拭桌，請其坐。伺之坐定，余提暖水瓶及糖乳等物，趨案前，擬爲調製飲乳一杯，賜其飲。錦霞小姐出手攔阻，婉言曰：「君毋斤斤禮節。彼此非朝夕覲面者耶，是則熟不拘禮，禮必近於詐矣。況吾起即登樓，尙未刷牙漱口；牛乳味肥而汁膩，飲之將益促使口腔舌

葉之不安也。」余有同感，從之，改注清水一盞授與。問曰：「此時天未明，鷄又未鳴，正如小姐所言，夜色猶甚濃也！請問小姐黎明即起，果爲登高晒台，作柔輦之健身操乎？」錦霞小姐粲笑曰：「此舉前未之有！今爲破題兒之一遭耳！」

余挺胸伸臂舉腿，作操練八段錦姿勢，笑曰：「我所習者，爲繪畫，爲文字。整日埋首案頭，沉醉色彩；對運動一門，不試久矣。今茲目睹錦霞小姐，夙興健身，深感慚愧。按昔日有鷄鳴起舞之士，而小姐則不待鷄鳴起操，重視健康有如是，殆似予我有力之警惕焉。」錦霞小姐斜其眸，注望余良久，嘆味笑曰：「君譽我起早，實則君之起身，較我尤早耳。」余不解其意，錦霞小姐曰：「君之履未卸，襪未除，西裝未褪，而頸間之領帶又未解。設非較我先起身，衣着何整齊至此，一若白晝？」既而又曰：「君不見榻上之衾被，亦疊摺如故耶？」

余告以隔夕情緒散漫，心境不甯，故和衣而臥，藉以養神；不料久經胡思亂想，心力俱疲，乃不俟褫衣，忽已入夢。錦霞小姐初則以其編齒咬下脣，側耳傾聽，迨余畢詞，紆誦問曰：「所謂胡思亂想，未悉思想之對象，則屬狐狸精蘇妲己乎？」余搖手爲之糾正，若有其事，予以暗示曰：「非也非也！吾所眷念之對象，蓋即活美人觀世音耳。我與觀世音，隔僅樓板二層，遠若雲天兩重，其勢如鳥追日，如魚逐月，可望而不可即焉。此間之活觀音，始終毫無感情，以冷面向我；吾雖自白爾部路經蒲石路，又經薩坡賽路，追逐至此，結果徒然俯望二層樓板而興嘆，恆有深悔不該多此遷居一舉之念焉。職是之故，昨夕思前想後，不禁意興肅索，萬念俱灰。終則自怨自艾，大光其火；竟劈劈拍拍賜賞自己四記巴掌，衣裳也弗高興脫，就甯覺哉！」

余言訖，揚手作聲頰狀，且補充曰：「應該吃幾記生活，處罰處罰，巴掌一吃，以後就弗會爲漂亮姑娘釘稍哉！」錦霞小姐伏案上，嗤嗤嗤嗤笑。曰：「一片謊言，其誰信哉？要知隔窗耳目，固然衆多，無如汝與沈太太顧東失西，忘却隔樓之耳目，亦甚衆多也。」余大悟，問曰：「昨夕沈師母於二樓誘我之言，小姐皆已竊

聽歟？」錦霞小姐又吃吃笑，曰：「我初料浪裏白條，將被逼迫而登梁山。之後不幸爲李逵衝破好事，李逵誠屬害人精耳。」余謔之曰：「汝既竊聽，然則沈先生云：將誘汝赴旅邸，以威脅之，命汝褫褲伴眠一宵等語，諒亦聞及矣！」錦霞小姐聆後大窘！

余語甫出，頓覺後悔。旋見彼美頰泛紅雲，羞赧萬狀，余遂益感內疚，深自譴責吐語不該如是唐突也。爲恐錦霞小姐斥余佻健輕薄，特向其表示歉意曰：「言多必失，尙希恕我孟浪！易言之，亦即祇此一次，下不爲例；否則甘受小姐處罰，雖割我之脣，斷我之舌，甚或以穢物塗諸我口，理所應當者也。」錦霞小姐睨余出以諸談語調致歉，不禁撕脣笑，語余曰：「沈君背人辱我，我已隔樓聆悉。事實如此，君僅轉引其言相告，烏可責君戲我哉？」余受寵若驚，報以舉手禮，笑曰：「承蒙包涵，不勝感激！」

錦霞見余作舉手禮，亦不期然而舉其手還禮，且作天真微笑，曰：「吾謂沈君似李逵，初係戲詞；不期小弟弟樂生，記憶力特佳，竟以我偶然脫口而出之譬喻，告訴乃父乃母。以是沈君疑我含有惡意之挪揄，因出辱我之語，實非始料所能及者！」余聞彼美措詞，知係自圓其說。乃詰問曰：「然則謂我酷肖趙子龍，亦無成見乎？」錦霞小姐初則抿脣粲然，既而聲明曰：「喻君爲保駕之趙雲，亦偶然脫口而出之戲言耳。吾之幼妹，嗜閱連環圖畫，家嚴投其所好，特爲備置三國演義一集，水滸傳一集。某日，我指大小二喬繡像，告舍妹曰：此二人，即姐姐與姐姐之女友也。時樂生在側，聞而問曰：我爸爸，書中有否？我乃順手翻水滸而得李逵，遂指李逵示之。之後，樂生又以三樓叔叔探問，我復指趙雲示之。經過情形確如此，君若不信，則我無法阻止君之狐疑矣。」

余輕輕鼓掌，譽其口才伶俐。嘗謂以其口才，足可充任女律師，或女外交官；蓋因律師與外交官，無不擅長詞令，到處鼓其如簧之舌，聳人聽聞也。錦霞小姐雙手搖搖，自謙曰：「我做女叫化，抑無資格。遑論充任律師，或外交官矣！」余謔之曰：「汝曾自比大小喬。以大小二喬之尊，宜乎不欲降級充任律師焉。」錦霞小

姐曰：「大小喬云云，哄哄小妹妹小弟弟而已，不可當真！」余曰：「大小二喬不及貂蟬之美，小姐何不自喻貂蟬？」錦霞小姐含羞閉目，曰：「貂蟬誘董卓又誘呂布，我不贊成！」

憑此一語，余已窺知彼美之思想，甚為守舊。余欲明瞭彼妹之思想體系，又問曰：「汝指我似趙雲，不如指我似周瑜之為佳。周瑜文武全才，滿腹智囊，論武藝，趙雲非其對手；論智謀，孔明甘拜下風。如此全才，鄙人佩服之至！」錦霞小姐急止余弗言，嘆曰：「不興不興！周瑜是個短命鬼，嗆人做伊家子婆，倒霉煞哉！」余曰：「然則汝欲嫁趙雲乎？」

錦霞小姐爲之語塞。余審其微盱雙瞳，脈脈含情；愈覺此種惺忪矇矓之美，倍於白晝。余爲其美所惑，乃退坐沙發間，默默無言，向伊人作沉醉之欣賞。頃之，錦霞小姐殆不安於暫時之沉悶，睜目逗余曰：「噀？儂爲啥弗講閑話？視君肅然而坐，呆然出神，其在懷念二樓之蘇姐已耶？」余唯報以微笑；笑以外，他無言語動作。錦霞小姐略感悵惘，問曰：「噀！問儂閑話，爲啥不肯回答？問而不答，非不能答，乃不屑答也；既不屑答，則無異持此逐客，命我速離耳。」言已，起而整衣欲行，笑曰：「君澈宵未眠，精神諒甚疲憊。盍速闔門臥，臥時並須摒棄一切胡思亂想，睡之方能暢適也。吾去矣，改日當來視君。再見再見！」

余見其果行，急起直追。追者迅速，不料遁者更迅速；余追至室外，錦霞小姐已啓晒台之門，奔趨晒台。時未黎明，寒星滿天，空閒似霧而非霧，若有巨幅玄色薄紗，籠罩大地。冬晨無風，寒意特冽；其寒着肌，隱覺刺痛。余視空閒光線晦暗，放胆趨前捉彼妹之手，揉而問曰：「晨寒刺人，不宜久留。吾等仍返室小談，俟東方魚白，再出而作柔輓體操，尙不遲也。」錦霞小姐之手被執，執後又被揉，不稍掙扎。俟聞余問，笑曰：「有問無答，殊覺掃興；設仍入君之室，不啻自取冷淡，自討沒趣也！」余揉之益力；一掌揉而不足，復出一掌合作，頻頻搓之。其搓也，如搓糯粉糕糰，柔柔然，輾輾然，溫溫然，另有一種美趣。

余以揉爲搓，錦霞小姐仍不覺縮。其時夜色灰黯，雖未窺見彼美面部表情爲何如，然彼美當時心情奚似，

則洞然若揭，業已全數捉摸矣。至是，余始爲之解釋有問無答之理由曰：「所謂問而不答，始作俑者乃汝耳。汝能於人以冷淡，我何不能？」錦霞小姐否認余說，曰：「瞎三話四，不要胡扯！」余曰：「我嘗詢汝曰：然則汝欲嫁趙雲乎？此語汝已聆及否？」錦霞小姐自知理虧，竟吃吃然笑曰：「格句閒話，好像嚙不聽見過！嚙不聽見，難怪弗能答復哉！」余覺其吐語，狡滑而天真，富有無窮耐味、與語曰：「小妹妹交關會掉槍花，倒是聰明之至！儂又弗是張聾聵，聽而不聞，此等強辯，唯有張聾聵始能置信也！」錦霞小姐益笑甚，笑而俛其腰，狀極愉快。余遂乘其愉快之際，挽其腰，悄然告之曰：「已往不諫，算哉算哉！今既舊話重提，還希予我以圓滿答復，毋使趙雲失望也。」

余挽其腰，匪特未遭拒絕；錦霞小姐且移一掌，捉余置其腰際之手，頻頻撫摩。斯一動作，雖云至細至微，然揆其所含之意義，則極巨大。蓋因少女大多怕羞，或爲避免作正面答覆，爰出此種至細至微動作，藉以表明其心理之反響，實有許我之意也。余既深切體會彼妹用心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而喜悅之情緒，抑復異乎尋常。據余自忖：即使張亞姪虞小姐二人，縱於是時忽爾出現，余雖感喜悅，若論喜悅程度，仍不逮此遠甚！至是，余遂出以若瘋若狂之狀，驟然撒洩按其腰間之手，仰天祈禱曰：「古謂有志者事竟成，洵非虛語！而上蒼佑我之厚，是益使我永矢弗忘；故我決自明年夏季起，每年食素齋二月，以誌不忘，用報上天成人之美德焉。」

錦霞小姐聞余喃喃禱告，掩櫻桃小口喘喘笑。以彼妹之冰雪聰明，固易明瞭余引「有志者事竟成」一語，用意何在；詎小妹妹天真狡滑，猶作明知而故問，竟詢余曰：「視君如醉如癡，狀極嚴肅，實則拆穿西洋鏡，宛如小丑插科打渾耳。至若君謂有志而事成，請問成功程度奚似；而所指之事，又爲何等事件哉？」余曰：「居停之女季錦霞小姐，業已默許今之趨雲，將或以身相委矣！今之趨雲，無貌又無才，幸竟博得季氏掌珠垂愛，此而不歡，尙待何時？」

錦霞小姐初不吐一語，唯以舌吮齒，嘖嘖然發其清脆音調。所謂嘖嘖，爲一般女性通常動作，其貌視對

方之言，或病對方出言放狂，不屑一聞，兼又不屑置答耳。然依余觀察，錦霞小姐雖嘖嘖然，吮其齒以示不齒，其奈有口無心，心則未嘗嘖嘖不齒也。余遂告之曰：「今茲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。我遷居此屋，純爲傾心一人而來。是則既來之，則追之，追且祇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！否則何必舍舊居之樓下不住，而竟甘願寓於此屋三層？蓋單憑上下奔走三層樓梯言，業已勞其筋骨，證明其人之苦心，不同凡俗也。」

余言已，俛腰搥腿，囁曰：「每日登登登上樓，又登登登下樓，兩條大腿，苦頭吃得一五一十哉！現在爬仔半個月樓梯，應該爬出一眼名堂來；如果一徑爬上爬下，爬而毫無成績，我兩隻脚嘸不介賤，甯可搬場滾蛋哉！」錦霞小姐諗余曰：「噯唷！儂已變成浪裏白條張順，從此弗叫趙雲哉。浪裏白條應上梁山；而梁山之水泊，方稱浪裏白條之歸宿地也。」余謔之曰：「二樓之沈師母，有梁山亦有水泊，汝又何嘗無之？所不同者，此一梁山，或不及彼梁山之樹木繁茂；而此一水泊，或又不若彼水泊之寬而且深耳。」錦霞小姐不怒，半囁曰：「啐！啐！」余胆愈壯，乃得寸進尺，繼續謔之曰：「我一且偷入水泊，必擇小而淺者；若以汝之水泊言，可謂最適宜於我之試水也。」

錦霞小姐自知無詞以應，唯作喘喘笑笑；笑且披上一身晨寒，又返身遁。前次之遁，由室內遁至晒台；故今次之遁，余料其必逡巡自下樓，否則當無異賜余以繼續戲謔之機會。然余觀其遁，乃先出晒台止於梯畔，嘗略再猶豫，旋即取道重返余之臥室。余見彼姝不忍遽爾離余去，是益證實伊人此際心理，蓋不畏懼余之調笑耳。余遂隨之入，邀其坐沙發上；錦霞小姐方坐定，含笑告余曰：「讓太太平平坐脫一歇，談談正經！儂如果再打柵，我弗但馬上滾蛋下樓，而且從此絕足，不進這間房間哉！」余許之，問曰：「不笑謔無妨！然則我之遷此動機，汝已了解否？」

錦霞小姐微頷首，態度至爲自然。余大喜若狂，意欲續言，錦霞小姐揮手止余曰：「毋再嘮叨。一切我皆了然於胸，彼此來一次心照不宣如何？」余曰：「我固預料不致失敗也。」錦霞小姐垂首默思，既而問曰：「

汝之友頗多。總數已達十餘人；而且人人關係密切，果有其事否？」余覺彼所提之問題，與善珠如出一轍，知不能隱諱，乃坦白語之曰：「昔日，我之女友確甚夥，今則悉斷絕矣。」絕之理由，各不相同，言之令人痛心萬分，每每不能自信也。」錦霞小姐視余面呈慚然之色，曰：「有一虞小姐者，聞與君最爲友善；目下虞小姐之下落雖不明，君何不覓之歸來？」

余益大異，蓋異彼妹何以亦能探悉余之舊事。乃百般央求，請其宣佈經過；錦霞小姐初不言，後似不勝余之纏擾，始舉所知相告。迨經其言明，方知呂君昨日下午曾來走訪，適遇善珠，因與善珠爲舊識，遂將余舊日一頁荒唐史，盡白於善珠之前也。錦霞小姐言畢，且補充曰：「呂先生來時，嘗在二樓坐守二時之久。其時我亦在二樓，故曾親聆呂君之言，絕非造謠者也。」

言已，頻頻注視壁間之各種照片，殆似有所求者。余詢之，錦霞小姐曰：「據呂先生云，我之容貌頗肖虞小姐，呂先生或在吃我豆腐乎？」至是，余亦宣佈遷此之目的，實因訝異於彼之容貌，確似虞小姐。且言且出虞小姐所貽之照示之，並曰：「失一虞小姐於前，得一虞小姐於後。汝則虞小姐之化身，設汝亦拒我，則我又要去剃光郎頭哉！」

錦霞小姐手捧照片，一再審視。余則肅立其側，先指畫面人物之面部輪廓，告其曰：「虞小姐之面部輪廓，爲俗稱之瓜子型，而汝之面型，適亦同如瓜子。設以虞小姐偕汝並立，倘不誤認汝等爲親姊妹者，我願受罰任何東道！」錦霞小姐微頷其首，粲然曰：「我面部線條，果有近似虞小姐處；若論綫條之均整停勻，我實不逮虞小姐遠甚！此之謂：嫵母不能媲美西施；以我比虞小姐，依照上海人打話，就是攢也攢得煞也。」余續指畫面人物其他各部綫條也與言，錦霞小姐莫不然余之說，恆曰：「此處大同小異，此處亦小異大同。」或謙遜曰：「雖云大同小異，苟相對比較，研究綫條之美，吾終有自慚形穢之嘆！」最後則喟然曰：「虞小姐之美爲東方美，以中國人之審美眼光言，堪稱標準絕色矣。此種絕色，以出塞和番之王昭君，或以浣紗苧蘿之西施言

，彼等雖美噪一時，名垂千古；倘論容顏之姿，或猶不逮虞小姐也。」

余聞錦霞小姐力緇虞小姐之美，倍增光榮。遂以虞小姐於照片背面所書贈言，示之，且爲解釋曰：「試讀虞小姐之稱呼措詞，即可透視我倆過去感情，殊爲不惡。目前，虞小姐雖不知飄流何處，然吾懷念彼姝之熱忱，並不因是而稍減。況我設不爲思念虞小姐，固不必遷居於此，今則鑒於汝之容顏，酷肖彼姝，嘗疑上大特以季氏掌珠出現我之眼簾，並賜我以機緣，藉以療我相思之苦也。」錦霞小姐似極同情余之失意，不禁脫口言曰：「某日，與君相值於白爾部路。君嘗尾隨不捨，狀似輕薄；我則決定君非執袴子弟，以是允許就居敝寓。不，吾又焉願伴君登樓視屋，甚或接受君之定銀耶。」

錦霞小姐言已，交還照片，命珍藏之。余從其意，繼則偕之對坐閑談。所談範圍至廣，自伊人之家境，進而涉及余之往事。余不稍隱諱，盡將虞小姐，張亞姪，司徒，小蘭四人糾紛告之。比述至仰藥一節，錦霞小姐笑不可仰，曰：「既稱多角戀愛，煩惱在所難免。然往者已矣，今後倘遇同樣情形，幸勿消極服毒。蓋服毒不死，可以遇一而不可遇再，萬一所服果爲毒物，則君此生休矣！」余肯定答曰：「邇後，諒不敢復有同等情形矣！」錦霞小姐搖手曰：「樓下之沈師母，不可不防；彼少婦，實一淫女子也。」

談話重心，既漸集中善珠之浪漫問題，余遂多方刺探，藉冀對彼少婦身份，以及私生活情形，能作更深切之了解。錦霞小姐初不疑論人之短，僅曰：「實相告，我乘黎明前登樓，非爲練習柔身體操，乃欲覓一機會，與君談話一次耳。沈師母聲名如何，此弄全體隣居，莫不知之甚稔；君如不信，苟詢弄中之司閹警士，亦能言其大概。我與彼婦素無仇隙，自無理由予以破壞；故此行目的，純爲向君提出忠告，阻止君之墮落耳。」余感其愛護之忱，問曰：「然則彼少婦之浪漫程度，究如何耶？」

錦霞小姐思索良久，納訥無以言。迨求之至切，始揉搓雙手，表示莫可奈何狀，徵笑答曰：「關於沈師母浪漫問題，一言難盡，要亦無從形容。總而言之，若論其大體，古之淫女子如潘金蓮，如潘巧雲，又如武則天

刁劉氏之類，彼輩作風，是皆可以代表沈師母；換言之，亦即沈師母之浪漫行爲，悉向上述地位著名淫女學習者也。』余不以爲愜意，仍強之作詳細之說明；錦霞小姐斜睨而撇其脣，嘆曰：「儂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，不啻成一難題矣。我之宿處，與沈師母之臥室，祇有一板之隔；板間且多縫隙，彷彿借其置身一室者然。以是二樓一言一笑，固然清晰可聞；而二樓之一舉一動，尤能一覽無遺。由此推想，我所熟悉之程度，當可不言而喻矣。此等事件，非文字所能描寫，抑非言語所能敘述者；儂要我詳講明白，請問叫我那能講得出！」

余聞錦霞小姐如是措詞，頓示以神祕之笑。彼姝睨余笑，羞窘萬狀，撒嬌問曰：「弗管弗管！儂阿是想到壞地方去哉？笑嘻嘻，弗是好東西，儂送個人，門檻真是精來！」余服其聰明，又復喜其天真，爲欲逗其笑，故意輕輕鼓掌，趣之曰：「樓板有縫，格種穢會真真難得！儂夜夜睨在欄樓裏向，偷看西洋鏡，想已撥儂看見許多精彩鏡頭？西洋鏡到底有趣弗有趣？儂看看阿會難過哉？幾時，請儂許我在欄樓裏住一夜，大家偷看看阿好？據沈師母講，伊樣樣色色，經驗都交關豐富；阿拉兩家頭，如果能够一起看，賽過上一次講堂，可以多懂一些門檻。到那時候，你我倘使高興，還不妨以欄樓爲實驗室，照式照樣，試驗一次！」

錦霞小姐面現窘色，抑亦略呈醉意。正因窘而兼醉，其美遂愈洋溢天然天真之趣，似勝虞小姐一籌，而較小蘭，是又增加一籌也。按虞小姐之美，雖美已失少女天真；小蘭雖美而天真，惜因少受教育，更以身爲傭侍之故，論其溫靜固有餘，論其氣度則不足。然觀錦霞小姐，能執二人之美，兼收並蓄；不唯擁有虞小姐之特長，且能彌補小蘭之短缺。是以掂其美色，越乎水平綫以上；若以美術眼光繩之，乃屬內在之美與外表之美，融合交流，相映呼應，從而匯合集成之特殊美也。

此等姿色，因得氣質爲後盾，適宜遠觀，而又適宜近望；適宜作驚鴻一瞥之顧盼，又適宜作細細咀嚼之欣賞。不特此也，細細咀嚼之時間愈久，所得之滋味且愈深；不似一般女子之美，一經玩味，遂瑕疵叢出，趣味蕩然無存。至若燦爛火爐之下，矇矓星月之中，是尤有利於彼少女之存在。姑不問當時空間之光綫如何，氣

氛如何，亦不問欣賞者之心境如何，情緒如何；均可深見對方美之條件，緊密而深刻，千變而萬化，絕不爲空濶時間所約束，有所影響者也。

其時，錦霞小姐爲窘羞所迫，默默無語；余則乘其默默無語時，以其面部爲對象，分析其線條，研究其色彩，測量其風韻，體味其氣度，彷彿置身美專學校寫生室中，而視當前人體爲一模特兒然。歷時有頃，余兩目睜睜，仍貪婪不離，一若墮入迷惑之境。錦霞小姐不堪接受此種長久之逼視，乃以其足尖，輕踏樓板，悄悄呼余曰：「哈囉！儂在想點啥，儂究竟在想點啥？」余爲提醒，戲曰：「我所幻想者，即汝隔樓偷看西洋鏡之秘密耳。按小小閣樓，頗得地利，於焉夜夜有戲可觀，抑且百觀不厭。然此類戲劇，汝觀實不相宜，否則汝必中其毒害；蓋樓上演出之情節，含有誘惑少女墮落之巨大魔力也。」

錦霞小姐撕其脣，笑而璀璨，曰：「心地光明，不涉邪念；雖視，視而不見，雖聽，聽而不聞。二樓之風騷女角，縱然浪漫猥褻，至於不堪形容，何害於我哉！」余問曰：「女主角僅沈師母一人，然則男主角亦僅沈先生一人耶？」錦霞小姐掩口笑，曰：「沈先生老而醜，不能勝任主角一職。所謂男主角，類皆小生也。」余又問曰：「然則若輩所演出者，係何劇目？」錦霞小姐天真幌其腦，曰：「弗曉得！」余知其誑進而詰之曰：「其屬登梁山而入水泊乎？沈師母演招天下英雄，在梁山水泊之間，跳躍翻騰，實行練武，汝視之於目，果不驚魂盪魄，亦思求一試耶？」

錦霞小姐出其左右二手之食指，塞其耳，粲然曰：「君不發言則已，每有發言，例必涉及猥穢。以此推測，足徵君之性格，十分浪漫；以是若干意志不堅之女，輒易遭汝引誘而墮落矣。呂君嘗謂汝之女侶頗多，俟我觀察，彼輩是皆受君欺騙者也！」余指天宣誓曰：「上帝在上，耶穌在上，太上老君在上，通天教主在上，設我果有引誘女性墮落行爲，今日必患霍亂症，吐瀉致死！」錦霞小姐忍俊不置，曰：「謝謝儂，弗要碰碰囁舌頭好哦？現在冷天冷色，那能有霍亂吐瀉毛病？儂口頭雖然罰咒，實則罰與不罰，二而一也！」

余睨其笑，亦隨之欣欣然，喜不自勝。既而，余復以二樓善珠之行爲，視爲談話資料。余先解釋曰：「謂我動輒誘引女性墮落，未免誣人太甚。例以沈師母言，彼欲強我登梁山而入水泊，且賜吾以浪裏白條雅號，動機未嘗在我，卽一極好鉄證！」錦霞小姐無詞以應。余速之，始俏皮答曰：「哈人曉得你們玩的是啥花樣經？當其事者抑且不知，第三者毋庸論矣。」余曰：「一切汝悉目睹耳聞，觀其前後經過。汝今雖加誣於我，我則捫心甚安，問心無愧耳。」

錦霞小姐不待余畢詞，忽爾格格格格笑。笑，由清脆之高音，轉至低音；進而順勢下瀉，低之又更低，終則僅存笑之感覺，聲調乃漸漸歸於烏有。顧其爲狀，殆似思及某等嗚噓問題者然。余不明其笑之意義，請速說明。錦霞小姐翕脣良久，嘆曰：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；所謂強中還有強中手，此等事件，君已遭遇之矣！」余見彼姝吐語，至爲突兀，益感茫然。再叩之，錦霞小姐曰：「君昔玩弄女性於股掌之間，今後適得其反，亦有女性將出而玩弄汝矣。此之謂：惡有惡報，善有善報，因果循環，屢試不爽焉。」

余知季姝所指者，必屬二樓善珠。遂借其談，錦霞小姐曰：「君在我前，異於置身沈師母之前；兩相比較，沈師母似一噬人之虎，我則不啻被汝視同溫柔之綿羊。以故君在我前，滑頭滑腦；遠不若置身沈師母前，始終呆頭呆腦，彷彿一個馱子！」余曰：「此理至爲簡單。蓋卽不願接受沈師母之誘惑，亦卽說明此行，乃爲專心一志追求錦霞小姐也。」

錦霞小姐凝眸而笑，微頷其首。顧其脈脈含情之狀，頗似因余寥寥數語，大起感動。余爲表明本身之態度，復解釋曰：「自今而後，我當宣誓絕跡不履二樓。雙方既無法謀面，則前存之感情，不但可望逐漸沖淡；而日移之感情，乃亦無由產生。是則沈師母縱然荒淫無度，當不至登三樓而移尊就教焉。」錦霞小姐問曰：「沈師母倘或恬不知恥，非強汝就範不可，請問又將出何法抗拒之哉？」余毅然曰：「如何應付，不能預告。總而言之，蓋卽隨機應變，見機行事而已；沈師母之進攻，雖然強烈，吾當運用所有智慧與理知，築成堅固堡壘以

爲防禦，不爲所乘，亦不遽爾投降也。」

談多時，余於語言間，對彼妹備述愛慕之私。錦霞小姐不以余之喃喃爲厭倦，抑且樂於聆聽。未幾，曙光滿天，天漸大明。錦霞小姐整理髮絲，起而告辭。余挽留之曰：「此際天色已明，欲作健身操，此其時矣。」錦霞小姐幌腦微笑，曰：「適所言，謊君者耳。此來目的，志在與君晤面，初不預於健身操也。嘗聞沈師母言，君爲寫作事，晨起至早。今初頗信其言，殊未料今日登樓，君猶熄燈閉戶，和衣高臥也。」余曰：「晤我之動機，蓋爲沈師母事，特來忠告，藉以阻止我之墮落乎？」

錦霞小姐掩唇吃吃笑，笑而不語。余詰之曰：「阻止我之墮落，含義至爲深刻。半固爲我，半亦爲汝本身設想耳。所謂爲汝本身設想，或則挽救利權之外溢乎。」錦霞小姐不解利權外溢一說，問曰：「何謂利權外溢，恕我讀書不多，未能了解。」余曰：「我既爲汝而來，自欲得汝甘心。汝既爲我所有，則我之一切，亦即汝之財產也。以是我若被誘而與沈師母通，豈非使汝蒙受損失哉？」錦霞小姐蹀脚罵曰：「去去去！儂真是荒唐，真是浪漫，真是油頭滑腦，油腔滑調之至！」言已，遂返身遁，匆匆下樓去。

余既獲與錦霞小姐一通款曲，情緒大爲愉快。略事睡眠後，俟至午刻驅車赴民厚北里，訪呂山驛君。其時呂君適在調羹炸醬麵，睨余入，笑而問曰：「喬遷半月，未嘗見君訪我一次。我嘗懷疑老弟。必有新發展，今則所料不虛，原來著名戲劇家之太太，早已傾心於小白臉矣。」

余因呂君之言，責其於善珠前，不應將余昔日羅曼史，予以暴露。遂怨艾之曰：「君於柳善珠前，將我醜史，和盤托出；誠屬不够朋友之至。我遷新居雖僅半月，然自束綦巖，在在保留大君子風度；以故居停季氏伉儷，暨二樓沈君夫婦，他如季氏千金錦霞小姐，甚或沈君傭婦侍女等，莫不刮目相看，一致稱譽我爲現代模範青年。今經君數語痛詆，我之假面具從此揭穿，斯文掃地哉！」呂君睜目質問曰：「老弟放棄舊寓，忽爾他遷，絕無絲毫作用乎？十號之三樓，環境如何，空氣如何，光線又如何，我因不得其門而入，未嘗作觀光之禮。」

但依我觀察，其屋若與舊寓比較，則舊寓西廂，實勝新居三樓甚遠。由此推想，是則君舍舊寓而入新居，殆或含有若干不可告人之企圖乎？」

余恐招致呂君諷刺，初欲隱諱追求錦霞小姐之一幕。既而轉念一想，善珠與呂君乃舊識，或有宣洩余之秘密於呂君之可能，竊思與之隱瞞，不如坦言爲佳。余微笑有頃，乃作紆誦之口吻，問呂君曰：「敝居停之女錦霞小姐，君已見之乎？彼姝面部輪廓，五官線條，甚或一言一笑，一舉一動時之神情，頗肖一人；君其試思，究似誰何？」呂君拍案嘆曰：「那個小娘兒，乍視之，疑其爲虞小姐之化身；細審之，亦與虞小姐一切，大同而小異。彼姝倘與虞小姐，攜手同行街頭，若不稱之爲同胞姊妹者，未之有也！」余始直言曰：「彼此莫逆，凡事不敢相瞞，我所以突然遷居之理由，蓋即純爲彼少女也。我雖惑於彼姝之美，初無逐之暱之野心；祇因季姝之貌，酷肖虞小姐，故遷居該屋，志在日夕覲面，稍殺相思虞小姐之苦味耳。」

呂君聞余坦白供述，昂首呵呵笑，曰：「對極對極！老弟用心，固在我意料之中。昨日，柳善珠亦稱老弟確係追求季姝而去，且嘗指君必屬獵豔聖手。其時，季小姐未登三樓，迨經柳善珠招呼，小娘兒始欣然奔入善珠之室。我觀彼姝，不覺恍然大悟，肯定老弟之逐小妹妹，事出有因，與平常追求女性行爲，可謂截然不同。今所料果然中的，由此可見老弟之多情，確有異乎常人處也。」

余舉遷居經過告呂君，且妄稱歷時半月，迄未借彼美貌女郎，一通警效。呂君因有善珠，爲其先言，果信以爲真；反慰余曰：「能作精神上之仰慕，實較直接談情說愛有至趣。男女間事，以隱隱約約，若即若離之景況，最合詩意；苟每遇一女，悉依接觸肉體之方式行之，詩意反被破壞無存焉。况老弟有一虞小姐在，是更不應再誘季小姐，使其入彀也。」余異其說，呂君曰：「虞小姐業已返滬矣！」

呂君言時，態度似認真，又似譎詐，一時殆不易辨其虛實真僞。苟依余之見解，則視呂君所稱虞小姐業已回滬一說，決非事實；蓋余肯定虞小姐若不蒞滬則已，蒞必設法刺探余之新寓，謀良聚焉。况余新寓地址，呂

君早悉，而舊日居停吳氏伉儷亦知悉，是則虞小姐既返海壖，不難一索即得；今則未見彼姝叩余新居，由此推測，其非呂君故出詭言，戲余者乎？呂君見余不甚深信，微哂曰：「老弟或疑我爲撒謊歟？然我與老弟，交非泛泛，設無其事，我又安忍重提舊人舊事，用以刺激老弟之心靈耶？」余曰：「虞小姐既返滬矣，君何不授以地址，命其直接赴薩坡賽路訪我？」呂君呵呵笑，曰：「此中尙有問題，殆非一言兩語所能包括者。昨日我特踵叩君之新居，蓋即卿有虞小姐命，與君有所晤商也。」

余觀呂君表情，殊稱誠懇；始信其言不謬。方欲進而探詢究竟，呂君已返身蹲地下，烹煮炸醬麵。舉炊畢事，端麵命余共食。余以虞小姐事，志忒於懷，無意舉箸。呂君凝目視余有頃，軒然問曰：「君其念念於虞美人乎？昔日未遇錦霞小姐前，君以虞美人爲念，念之有理。今君已移對象於季氏之女，而季氏之女，抑又無異於虞美人之化身；不啻失之桑榆，得之東隅。君猶念念於舊日情人，則不當也。」

余覺呂君措詞，前後矛盾，毫無主見，不禁大惑；乃試問曰：「以足下之意，命我舍棄虞小姐而親近季錦霞乎？或仍囑我重投虞小姐之懷抱乎？」呂君閉目略思，發然嘆曰：「前者易達目的，後者難獲如願。欲與虞小姐繼續舊歡，勢已不許矣！」余益不解，詰之曰：「虞小姐或已覓得良好歸宿乎？」呂君置箸於案上，頻搖其手曰：「不對不對！錯矣錯矣！老弟倘以此種目光予以估計，不啻侮辱虞小姐，是亦未能了解彼姝往日對汝之用情也。」

余滋惑愈深，反復問曰：「然則？然則？然則？」詎訥訥良久，竟無以連續下文。呂君幾至噴麵笑，曰：「老弟何心急有如是哉？實相告，虞小姐茲已獻身宗教，將以宗教力量，療其往日苦痛。彼嘗任上帝之前懺悔，並宣誓終生孤獨其身，不再嫁人焉。」余聞其語，心如針刺，負疚曰：「此皆我所害之者耳！彼果終身不嫁，我必終身不娶，藉以贖我之罪！」呂君曰：「老弟若作此想，日後倘爲虞小姐探悉，將必增加痛苦！要知虞小姐愛君之忱，匪特未曾稍殺，抑且今甚於昔焉。」余爲感動，乃求宣佈虞小姐之任處，圖謀一晤。

呂君初不說明，余大失所望，憤而告辭。呂君視余不歡，急趨門畔阻余之行，含笑嘆曰：「苦兮呂山驛，今日做人，誠難乎其難哉！」余垂首無語，呂君拍余之肩，致歉曰：「老弟少安毋躁，待我說明如何？」余頗多怨艾之詞，責其不够坦白。呂君嘆曰：「一者命我守祕，一者責我守祕；不守做難人，守又難做人。虞小姐此番抵滬，僅贈我聖經一冊，而未嘗餽我少許甯波土產；不料區區一份聖經禮物，竟命我負擔一個無從應付之難題，算咱老粗上了當，大概是：晦氣星鑽進屁眼哉！」

語已，返身自書桌抽屜中，持聖經一冊相示。聖經爲新舊全約，燙金書面，金粉塗邊；書面之外圍，且紮有紅綠綢帶一束，視之金色璀璨，五彩奪目。余審聖經，心胸若經炙，楚痛無已。喃喃言曰：「虞小姐之姨父，係一基督教信徒；是則虞小姐之皈依宗教，殆受姨父之慫恿歟！」呂君頷首然余之說，曰：「老弟畢竟聰明！虞小姐初無宗教觀念，第因久經姨父說教，主張乃告動搖。而今持叩教堂，矢志不嫁；淒涼朝暮，寂寞年年，論其苦況，實不輸於遜跡庵堂之尼姑也。」

余聞呂君所述，心靈大受感動，辛酸之淚，幾至奪眶下。呂君繼又出示虞小姐之親筆函件，余展而誦之，書曰：「山驛先生：我返滬已三日。輪次爲海風所襲，不幸抱病；今求治於紅十字會醫院，所臥病房，適爲小弟弟自殺日所睡之室。造化弄人，無以復加，觸景追思前塵，是益增加病中之酸味也。本欲踵叩，以病故，不克走訪。見信可否抽暇，願我一談？倘蒙允許，千祈勿攜小弟弟同來，並懇弗洩我之來滬消息於小弟弟。望甚盼甚！餘俟面罄，即頌撰祺，虞盼盼手啓。」余讀函畢，遂納書入懷，倉惶奪門下樓。呂君欲追已遲，趨門外高聲語余曰：「我不能代虞小姐守祕，與我無涉。彼姝倘若責我不負責任，老弟應爲我證明；否則我够朋友，老弟不够朋友，這筆混帳，等到陰歷正月初一，一定觸觸老弟霉頭，讓儂一生一世倒運，以示報復。」余一笑置之，匆匆出屋逕赴弄外，驅車趕往紅十字會醫院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再版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三版

新浮生六記

(第三集)

第一章：靈慾記趣

本集每冊實價金圓拾伍元

著者 藍白黑

發行者 李嵩年

出版者 影藝出版公司

總經售處 風報社發行部

上海吳江路六六號

電話：六二二七二

全國各地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版權
所有



翻印
必究

本書封面由石佩卿先生設計



25 00